

攀枝花文丛

(双月刊)

2022 NO.5 (总第358期)

2022. 5

羊进了教室、张亮
飞翔的姿态、邱力
西斜的太阳、鲍邦协
横看成岭侧成峰、邓辉
田埂上疯长的太阳、美桦
绿叶的记忆、沈国凡
繁体的长河总在破浪前行、李明泉
唐浩源



一门
风雅

(选登)

翰墨写成盛事，大美写花城，“一门风雅”第二届李良胜师生书画展在市文艺创作中心金江展厅开展。以中青年为主的十五位艺术、九十余幅含国画、油画、岩彩画、综合材料在内的艺术佳作，体现了优美的意境拓展和笔墨图示，包含了对时代精神和本土文化的守望，本刊遴选部分佳作，以共诸同赏。



▲ 《天鹅》 纸本 55 × 116cm

卷首语

金秋十月，历史的时针指向又一个重要时刻——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开幕，全党、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翘首以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即将揭开新的一页。在这重要的时刻，本刊“传承三线魂·奋进攀枝花·献礼党的二十大”专栏以《绿叶的记忆》《风雨矿山路》《中国梦，你怎么这样蓝》等文学作品向党的二十大献礼。伟业势如虹，辉煌启新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路，凝聚奋斗伟力，接续谱写新的百年华章。

一年前，我们在头条位置隆重推出了本土作家张亮的短篇小说《散发香气的公路》，时隔一年，张亮再次拿出了另一篇心血之作——《羊进了教室》。作者以惯有的飘逸唯美、诗性寓意的笔触，营造了一个在乡村振兴语境下的山村童话。邱力的小说《飞翔的姿态》讲述了女人的故事，大地上平凡生长，渴望在空中凌云而舞的尤三姐，成为女性形象的隐喻，展示了以尤三姐为代表的现代女性进退失据的生存困境和她们寻求自赎之路的心灵历程。任正铭小说《囊肿，5.8公分》以及鲍邦协小说《西斜的太阳》有我们所不知的生活黑洞，有无法挣脱的惯性生活的“无痛感”，展现了现代人普遍性的生活及精神困境，令人品味再三。

本期散文作品各有意趣。辞藻美而不华，富有感染力，诗歌呈现出诗人各自的诗学理念和追求以及隐秘处绽放的情感世界，高处有繁花，低处有烟火。

攀枝花文学

2022年第5期

(总第358期)

编辑委员会

顾问：阿来

主任：赖小红

副主任：李吉顺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刘成东 吕文秀 沙 马

宋晓达 李吉顺 周 强

徐肇焕 黄 薇 普光泉

赖小红

编辑部

主 编：周 强

副主编：黄 薇 徐肇焕

执行主编：黄 薇

编 辑：黄 薇 徐肇焕 黄德俊

马 丹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特别推荐

- | | | |
|---------------|-----|----|
| 《羊进了教室》(小说) | 张 亮 | 04 |
| 创作谈：我怎么又敢写小说了 | 张 亮 | 09 |
| 编辑札记：让小说“飞”起来 | 召 唤 | 10 |

小说看台

- | | | |
|----------------|-----|----|
| 飞翔的姿态(短篇小说) | 邱 力 | 12 |
| 囊肿，5.8公分(短篇小说) | 任正铭 | 20 |
| 西斜的太阳(短篇小说) | 鲍邦协 | 28 |

散文天地

- | | | |
|----------|-----|----|
| 横看成岭侧成峰 | 邓 辉 | 35 |
| 田埂上疯长的太阳 | 美 桦 | 38 |
| 落日(外一篇) | 张鑫吉 | 43 |
| 梦回马鹿寨 | 谭明发 | 46 |

“传承三线魂·奋进攀枝花·献礼党的二十大”专辑

- | | | |
|----------------|-----|----|
| 绿叶的记忆(散文) | 沈国凡 | 48 |
| 风雨矿区路(散文) | 马晓燕 | 51 |
| 碗盘往事(散文) | 李刚花 | 54 |
| 中国梦，你怎么这样蓝(诗歌) | 单素奎 | 56 |
| 无限(外一首) | 乔光伟 | 57 |
| 金沙江畔(组诗) | 凡 羊 | 58 |



P12 飞翔的姿态

静态时光(组诗)	徐海涛	60
大白(组诗)	温馨	61
小区(散文诗)	普光泉	62
抗疫律诗四首	刘余嘉 张喜全 杨少波 起万斌	63

诗歌展台

· 诗人频道 ·

繁体字(组诗)	曾蒙	64
我是一只再也飞不回去的青鸟(组诗)	苟永菊	68
芳菲落人间(组诗)	陈建	71

镜与灯

人生的长河总在破浪前行	李明泉 唐浩源	73
——长篇小说《安宁秋水》的时代与地方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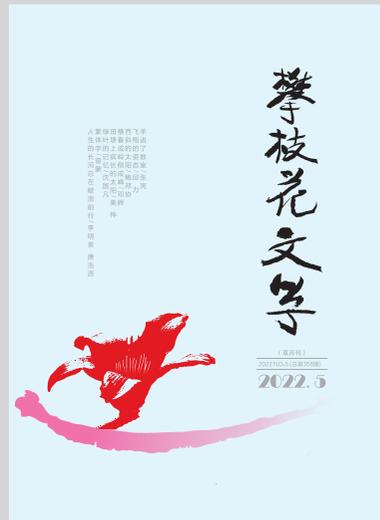
刊授学堂

岭上王(散文)	罗无烟	76
此心安处(散文)	张天爱	78
霸道的妹妹(散文)	阳俊辰	79

古韵新声

轱辘诗五首·中秋	刘余嘉	80
----------	-----	----

封面设计:朱建荣
刊头题字:何应辉



投稿邮箱

小说: Pzhwx_xiaoshuo@163.com

诗歌: 972797343@qq.com

散文邮箱: pzhwx_sanwen@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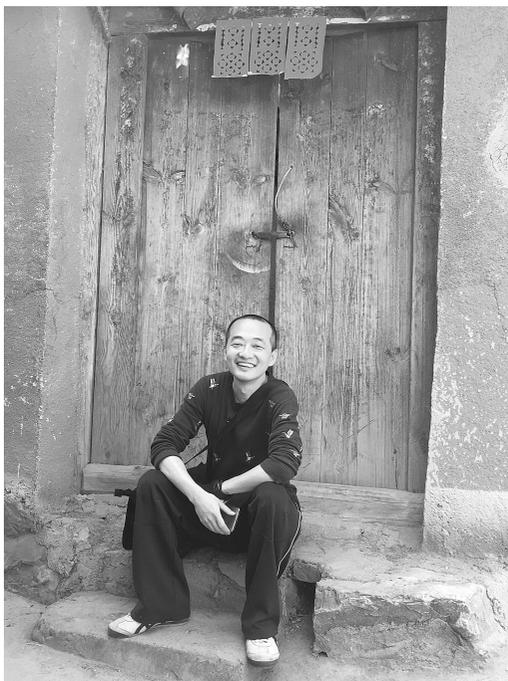
评论: pzhwx_pinglun@163.com

刊授学堂: kanshouxuetang@sina.com

旧体诗词: pzhwx_shici@163.com

ZHANG LIANG

[作者简介]: 张亮,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电影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戏剧家协会会员。现已出版的校园小说《班级里的那点事》,入选四川省2018农家书屋图书推荐名录。即将出版的《少年读党史》系列入选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有作品发表于《四川文学》《攀枝花文学》等刊物。现供职于攀枝花市文艺创评室。



“仁和小说改稿”选载

羊进了教室

张亮

得失镇烂泥田村的孟渔池这几天一直窝在他那三层小楼里,不敢出门的原因倒不是他在农林专家的授课现场请村民喝酒,被撸去了村主任的头衔,出门怕被人笑话。他不敢在村里露面,是怕村小的老校长吴上华找他,催他想办法恢复村小……正在他无聊地刷手机时,一楼的铝合金卷帘门被拍得当当响。

孟渔池心里一惊,这吴老校长这么等不及,还找上门来了?他快步走到窗户边,探出头去看。这个角度看不见大门外面的人。可他不敢不理吴老校长。

当时烂泥田村的村小教室里的读书声听得让整个烂泥田村人一天都美气。也有消息说,村小要被并到镇里。吴上华还反驳说,哪个憨包说这种话?镇中心校离我们这多远?你

让娃儿些哪个去?

过了两年,上面一个文件,烂泥田村的村小被撤。据说吴上华还去了趟县教育局。站在县教育局的办公楼前,教育科的王干事认识他,招呼他去办公室喝茶,他动也不动,只盯着县教育局的那块牌子看,任凭谁喊都好像没有听见。

吴上华从县里回来,人似乎变得更木了。其他村小老师都有了落脚的地方,年轻的分配到镇中心校,年纪大点的就提前退休。吴上华当时五十出头,镇中心校好像给了他一个什么主任的位置,他没有去,每天还是照常往村小的教室钻……

孟渔池两步三步下了楼,边从里面拉上卷帘门,边喊,哎呀,吴校长,稀客稀客!

开了门,外面拍门的不是吴上华,是一头羊,一身黑色的光游走在胀鼓鼓的肌肉上,一个大铃

铛吊在它的脖子上。头一晃，铛铛作响。孟渔池张口就骂，哪家瘟神？连个羊都关不住嗦？

骂了半晌，羊只偏头看他，像在辨认一个熟人。羊带来了过去村庄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羊温润的大眼睛试图向孟渔池传递着什么重要信息，它接着试图靠近孟渔池，见他下意识往后退，于是甩甩头，嘴角吹吹胡子，似乎早看出了孟渔池的生性懦弱。

孟渔池看它那神色，恨不得找根木棍抽它几下才解气。不过转眼一想，还是关上门上了楼。

不一会儿，老婆秀云从外面回来了。在下面惊风扯火地喊，孟老大，还不快下来看，哪家的羊哦，跑我们家门口拉屎！

可不，一嘟噜一嘟噜的羊屎蛋，被一绺残阳一照，像打了一层蜡。小巧的玩意，透着光泽。羊反正很得意，居然忍不住放声高歌——咩咩咩，美美美；美美美，咩咩咩！

孟渔池没好气地在楼上窗户喊，你管它哪家的，过一阵就有人来找了！看不顺眼，那就赶它走！

傍晚的风从山边刮过来，带来整片草地的清香。

秀云咕嘟着在孟渔池旁边说，那羊还没走，要不要去给它喂点水？孟渔池只是冲她用手随意一挥，一副她想咋办就咋办的态度。

夜幕下来，窸窸窣窣的声音，雨滴打在院子里的那棵芒果树上。

秀云直接去开了铁门，把羊牵了进来。

我就问你，你把它养在哪儿？孟渔池冷不丁在她身后问。

这三层小楼建在六年前，得失镇那年全面整体脱贫。孟渔池看着存折上的那串数字，拍在秀云面前说，下个月我们就建房，修个小二楼。

秀云打断他说，修什么二楼，要修就修三层楼，这样我们就是村里最高的楼房了。

孟渔池没有接话，这个婆娘已经忘了当时还是贫困户时的生活了，卖了芒果挣了五

十万，要一下投到修房上，万一哪天这芒果不好卖了咋办？不过孟渔池最后也还是没能撵过秀云，这女人家犯起浑，天老爷都得看她的脸色。

但是有件事秀云退让了。村里知道他家要新建楼，特意提前打了招呼，修楼可以，不能修什么猪圈、羊圈、鸡圈。说是乡村振兴得保证公共卫生。

夜里，两口子在床上嘀嘀咕咕。秀云说，庄稼人不养猪，不养鸡，这还能叫庄稼人么。孟渔池心里也不痛快，不过他没吭声。

要不我说，你下届去竞选村主任？秀云突然说。

你就知道瞎吵吵。孟渔池把身子一翻，背对着秀云。

雨下得更大了。被放进屋内的羊好像并不领情，发出不耐烦的叫声。孟渔池和秀云边劝说着羊前方有水有粮，边在后面赶，终于把它赶到了自家的卫生间里。卫生间出来就是一楼大客厅。他们怕羊不懂事，随地拉屎拉尿，只好把它关在卫生间里。

两人躺在客厅沙发上时，孟渔池说，这可不行，知道的人以为我们收留了一只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偷了一只羊，况且我们也没地方养它。

秀云又开始抱怨，还是以前的房子好，虽然是土屋，可有猪有鸡……你也是，这村主任当得好好的，去请人喝什么酒……

孟渔池听得心头泼烦得很，赶紧说，养羊的地方也不是没得，村小空出那么多教室。

秀云双手一拍，硬是得嘛，村小的操场现在的草估计都一人深了，在那里，这羊想干啥就干啥。

孟渔池酸溜溜地说，它比我幸福多了嘛，我想干啥都干不成。

秀云看他一眼，去，说个话都七想八想的……

第二天，这雨丝毫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烂泥田村地广人稀，差不多就是两座石头山夹了这个小村庄。地也没有多少好地，好不容易有块水田，先人们稀奇罢了，就把此地唤作“烂泥

田”。似乎这样一叫,周围的石头都能下来,撒种栽秧更容易一些。

早些年,烂泥田村的娃儿些出门都没条正经的裤子穿。村民们曾想过多开荒地,有了地就有了粮食,有了多余的粮食卖出去那就是钱。孟渔池他爹真这么干过。他找隔壁村的杨铁匠打了一把八十八斤重的锄头,一把六十六斤重的锄头,重的锄头自己用,轻的锄头老婆用。那一年他和老婆的腰都累弯了,两人在荒山上开了块地,刨出的石头正好围着地垒了四面墙,防治那些羊儿来啃粮食。不过这土质也一般,只能种土豆,土豆的卖价又不高,镇里赶集也没卖掉多少,只好自己吃。土豆丝土豆片土豆块吃了个遍,老婆骂他放屁都是土豆味儿。老婆一气之下回了娘家,一个月后才消气跟着他回来。

孟渔池还记得那个时候,爸妈再忙,天天也要让他读课文给他们听。可那时他调皮,跑到江边村急滩处洗澡,跑到天木村爬那棵最高大的黄桷树,他还想跑,半路就被吴上华老师给揪了耳朵拉回教室。

或许那时候才是吴上华最幸福的日子。后来脱贫攻坚,吴上华以为村小会被重新恢复,他在村口一直等着,其他村民的芒果树栽下了,开花了,挂果了。他盼望中的红头文件还没有来。

外面的雨淅淅沥沥,秀云也就一再说,要不然再等等?孟渔池没搭腔。羊似乎看出孟渔池想让它早点走,每次孟渔池进卫生间,它都把屁股对着他。

孟渔池心头忍不住骂,你个砍脑壳的,要不是我们家卫生间大,要洗澡要洗衣要上厕所,一间当城里人家三间,我看你还有心情在这儿撅屁股?有那么一恍惚的工夫,他盯着羊的背影——也许它并不是一只羊,而是吴上华老师变成羊来考验自己的品德。他被自己的念头吓了一跳,看看羊,羊没有动静,听听外面,秀云在外面也没有动静。

雨下了七天七夜,还是停了。孟渔池在门

口喊,秀云,把羊赶出来,雨停了。

一人一羊走在村里的柏油马路上。要是前两年,别说下七天的雨,就是三天雨下来,摩托车都不敢骑出去,一上路就打滑。还有那泥石流,雨水把山体泡涨后,顺着山势跟着泥巴石头往下冲,吓死个人。好在乡村振兴,县里拨了笔专项资金给村里修路,那些以前发生泥石流的山体上也用钢筋混凝土加固了。

羊是好羊。孟渔池提着一个超市塑料口袋,里面装着红薯藤的嫩叶在前方带路,碰着地面稍微干燥一点的放些上去。羊就心满意足上去啃食干净,接着屁颠屁颠跟着他走。

村小并不远,那口袋里的红薯叶还没喂完,他们就走到了。

村里如今家家户户都起了楼房,有的楼下还修了车库。可村小还是孟渔池记忆中那个老样子。它既没有变得和吴上华老校长一样老,当然更不可能和村里那些新修的楼房一样新。

村小的铁门虚掩着,记忆中铁门上的大铁锁这会儿居然不见了。孟渔池推门进去,羊跟了进去。也不知道是谁经常打扫过,里面的路面很洁净,两层楼的教学楼也没有被荒草所覆盖。孟渔池等羊跟着进了校园后,随手从里面把铁门合上。

路过操场时,一个篮球架孤独立在泥土上,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四周的低洼处都积了水,就篮球架那里看着还稍微干燥点。孟渔池找来根以前食堂师傅买菜用的草绳,把羊拴在篮球架的柱子上后,往教学楼那边走。他边走,边回头朝羊看。草绳比较长,让羊有足够的自由能绕着篮球架奔走。

孟渔池走向了一楼一间教室,自己印象最深的一堂课就在这间教室里。往事历历在目。满教室都坐着学生,吴上华老师抱着一摞作文本,走到一个貌似孟渔池的小男孩面前,将面上的一本作文本递给他,孟渔池,你读读你昨天写的作文。

小孟渔池胆战心惊地接过作文本,咽了一口唾沫,不用翻作文本他都知道,昨天的作文本来他想写来着,可是一想到小河沟里的蝌蚪,他就心痒痒,本来说吃了晚饭就写,可是晚饭后家里

的电灯招来了一只绿色翅膀的飞蛾子,他一心只想抓住它仔细瞧瞧。这一来二去,时间就给耽误了,早上交作业,只好闭着眼睛交了本没完成的作文本。

吴老师看着他飘忽的眼神问,还要酝酿情绪?

小孟渔池一下打开了作文本,先是低着嗓门念了个标题和开头,接着就慢慢地念了起来。他的故事吸引了吴老师和同学们,他们似乎看见黑不溜秋的蝌蚪摇晃着小尾巴游出了作文本,一只罕见的绿蛾子飞了出来。可这只绿蛾子真傻,它就冲着电灯泡撞,电灯泡都怕它了,它来撞一次,自己就扭腰躲开一次。

教室里很静,静得能听见绿蛾子再一次向电灯泡撞击前的喘气声。

过了好一会儿,吴老师才说,孟渔池的作文写得真好,文章真情最动人,我读小学的时候都写不出这么好的文章。

班长钟丽丽举手说,老师,我想看看孟渔池的作文本,带回家好好学习。

小孟渔池知道,钟丽丽这人最小气,她见不得老师表扬其他同学,吴老师表扬了他作文好,她一定要从这篇作文里找出几个错别字,证明他还差得远。

吴老师说,可以啊。小孟渔池可怜巴巴看向吴老师。吴老师接着又说,不过作文本得明天拿给你看,今天他得先拿回家工工整整抄一遍,我准备推荐他的作文在市里的报纸上发表。

有几个同学惊讶地叫起来。小孟渔池后面座位的铁蛋狠狠朝他后背拍了一下。要是平时,小孟渔池准要还击回去,不过现在他知道这是小伙伴在向他表示祝贺,也就看着他傻笑两下。

快下课的时候,吴老师走到小孟渔池座位边上,轻声说,下课到办公室来一趟。

下课了,小孟渔池跟着吴老师去了办公室。他知道,吴老师将在那里给他上人生第一次重要的课。

一阵咩咩声从操场上传来。孟渔池大步走了出去。篮球架旁只有一根草绳。那只羊咩咩叫了几声,以示庆祝外,已经不见踪迹。

学校的铁门依然合上,从里面看,没有被撞开一丝缝隙。学校又不大,举目看去,不过一座两层的教学楼和一块操场。羊多半进了教室。

孟渔池顺着教学楼,一间一间找,就看每间教室的门开得足够钻进去一只羊。

这时候听到铁门外面有几个人高声说话,咦,这门咋个不上锁?公共财产被偷了算哪个的?

孟渔池怕被撞见了说不清楚,赶紧来到下一间教室,门正好也开了一人宽的缝,于是赶紧进门。正准备轻轻从里面把门掩上,门发出刺耳一声尖叫,孟渔池赶紧朝里走。他刚蹲下去,那只他正寻找的羊正好踱到了他的面前。

外面的人说话仍然中气十足。孟渔池听出来了一个人的声音,得失镇马副镇长,马日海。马日海也是从烂泥田村小毕业的学生,高孟渔池一届。

马日海正给其他人介绍着村小的地理优势,谢总,你要知道当时刚解放,政府就把村里最好的地段拿来修学校。九二年造了这座新楼……你那个芒果果汁加工厂一进来,肯定顺风顺水。

一个人客气地打着哈哈说,马镇推荐的地方,那还有啥说的。

两个人似乎已经谈妥了最重要的事,边往里走边扯起了闲话。

谢总问,前段时间,还是那个孟渔池的村主任,怎么一个月不到,就换人了?

马日海说,那个榆木脑壳,你猜他干了件啥哈眉日眼的事情?那天市农科院的专家现场教村民种石榴,随口说这村小的地方不错,要是没别的用途,把村小推了,改种石榴。他心头不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嘛,他从家里搬来酒坛子请村民喝酒,这不是拆专家的台嘛?专家反映到县里,情况属实,一纸公文就把他撤了。

谢总顿了一下说,看不出这小子对这村小还蛮上心哩。

马日海说,那个吴上华倔老头带出来的学生,一个样,一个样。

两人说话声渐渐远去。不久铁门也咣的一声关上了。

孟渔池这才站了起来,看看身边的羊说,幸亏你没叫,也没有晃铃铛,要不我的脸就不知道该往哪里放了。

羊仍没叫,只是用温顺的眼睛看着他。孟渔池往教室外面走,它也跟在后面。

村小荒废了十多年,看镇里这架势,村小这地盘是要转让给谢总的芒果果汁加工厂了。孟渔池猛地瞪大眼睛,他想明白了,吴老师一直都是对的。毁一所学校容易,再建才难。现在乡村振兴,教育这块肯定会重视的。那个时候一旦想恢复村小,村小又没了,这对烂泥田村来说损失就太大了。

孟渔池看着身后那只无缘无故出现的羊。以前他不知道这羊出现在烂泥田村的原因,现在他知道了,这羊就是为了保留村小而出现的。他孟渔池从来没有给领导送过礼,哪怕是他最想当村主任的时候,可现在,一只壮实得像头小牛的羊就出现在他面前。他养了它七天,没人来找,这本身就说明这羊既不是本村的,也不是附近村子的。

每在教学楼里走一步,孟渔池说服自己的理由就多一分,直到他走到当年吴上华老师的办公室。他一下子就呆在了外面。

小孟渔池轻轻快快从他身边经过,像只羊一样蹦进了吴上华老师的办公室。吴老师请他坐在自己藤椅旁边的椅子上,过了好半天,吴老师才说,你还没有向我承认错误呢,你确实有写作天赋,不过天赋和品德相比,我更看重一个人的品德。

孟渔池像当年那般只是低着头。天色渐晚,当他想起羊的时候,羊不见了,也许又窜进了哪间教室。

当他不经意间朝一间教室的玻璃窗往里望时,一下就呆住了。

一间教室里,呆着满满的羊。差不多一张课桌后面就呆着一只羊。在月光下,这些羊都长得很漂亮。四肢健壮修长,月光在纯色的皮

毛间游走,流到眼睛里,水灵灵的眼神光彩夺目。吴上华老师站在讲台上,似乎正在点名。

“刘晓峰、杨继东、马宁远……”

都是孟渔池曾经熟悉的名字。正在他竖起耳朵,等着吴老师点自己的名字时,果然听到了。“孟渔池——你看看你,全班32名同学,就你刚才又迟到。”

孟渔池偷眼去看到底哪只羊取了个自己的名字。原来是那只跑到自家的羊。

“不过你还是有优点的,迷路了都能自己找回来。”吴老师说。“孟渔池”耷拉着脑袋,似乎有些难为情。

“大家都很不错,”吴老师继续说,“你们帮着今后读村小的孩子守住了教室。”

孟渔池想笑,但不敢笑,只好憋着。

“现在村子也有钱了,那些返乡回来生二胎、三胎的年轻人也多了。这些小孩一长大,最迫切的就是读书。”吴老师讲得头头是道,羊们没有一只乱动乱讲,都在认真听吴老师上课。

“不过,”吴老师叹口气低声说,“你们今天也听到了,镇里准备把这学校租给做生意的老板。”

孟渔池用手抹了把脸,吴老师话里的伤感传染了他。

吴老师这时朝窗户看了过来,孟渔池赶紧把头缩回去。

吴老师接着说:“我今天也想明白了,光等在教室里,是没用的,你们看这样好不好,我们连夜到镇政府去,给他们讲讲,把村小留下来是多么重要?”

每只羊都兴奋地晃动着自己脖子上的铃铛,铛铛铛,铛铛铛,铃铛声透着它们迫切的情绪。

学校的铁门打开了。吴老师领着一群羊,走在通往镇政府的大道上。

孟渔池跟在后面,目送着自己的吴老师,还有这队羊。月光撒在吴老师的头上、身上,也撒在所有羊的身上,晃得他们的皮毛闪闪发亮。这夜里,路是亮堂堂的,连他们的影子都是亮堂堂的。

孟渔池忍不住从暗处走出来,跟了上去。

责任编辑:召唤

【创作谈】

我怎么又敢写小说了

张亮

在写《散发香气的公路》前，我一直有个错觉，我认为自己会写小说。从小学起，我就开始偷着看《三国》看《水浒》，高中时看《茶花女》看《高老头》……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跑。名著看得多了，好像那就是我写的了。彼时心比天高，豪气如我妈在院子里种的喇叭花，见谁都想吹一嗓子。来来往往的人不理睬我，就徒自举头向天歌，自我陶醉。

但不久我就知道，稿件投大刊屡投不中，一定不是我没有附上一张帅气的生活照，而是我的稿子本身存在问题。至于问题出在哪里，是语言的问题，还是结构的问题，是小说没有温度，还是小说里的人物死气沉沉，形如呆瓜，这些我是不知道的。正因为我这样的辨识度，我开始由盲目自信转为自卑，我认为我不适合写小说——好坏不分、善恶不明，思绪混乱、情绪堵塞，还怎么写？

转机发生在创作《散发香气的公路》后。经《攀枝花文学》小说编辑老师修改后，这篇小说首发《攀枝花文学》，后经推荐再发《四川文学》。反复思考编辑老师修改的痕迹，从中摸索写好小说的路径，很受启发，也有了继续写小说的信心。于是有了这篇《羊进了教室》。

《羊进了教室》的初稿是实打实写一头羊

在教室的遭遇。我的原意是想透过这头羊，来写一位年轻的女老师，写写她任人摆布的命运，但后半部分越写越“光明”，那已经不再是一个如同羊的女老师。初稿发给《攀枝花文学》后，很快得到编辑老师的回复：“要让小说落地，再自然反弹、滑翔，最后飞起来。”这句话，让我悟了好久。

大约四个月后，有次下乡，我无意中听到一个村干部的故事，他在市农科院专家现场讲解魔芋种植时，将一壶酒带去请农户喝。于是《羊进了教室》有了新的人物。

大概是有十四年学校工作经历，我个人认为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乡村教育振兴，但教育投入大，见效慢，被重视程度远远不够。甚至从前些年开始，我们的村小被撤，老师和学生合并到镇中心校。第二稿《羊进了教室》就反映了这个社会问题。

《羊进了教室》的主人公是在小说高潮部分才露脸的吴老校长。他钟情于乡村教育，他活在他人的讲述中。我曾经怀疑过他，当小说快收尾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四周没有风声，也许连风也在想要是曾有位这样的老师该多好。

人过四十五，我不清楚其他写作者的想法，我总想着和这个世界、和自己和解。写作者没有多少力量，我只能寄希望于笔下的人物，希望他们有力量，既走好自己认为正确的路，也温暖着这个人世间。

【编辑札记】

让小说“飞”起来

召 唤

或许是巧合，自2021年《攀枝花文学》第五期到2022年第五期，做小说编辑恰好一年整。一年前，我们在头条位置隆重推出了张亮的短篇小说《散发香气的公路》，后经本刊推荐，又在《四川文学》2022年第三期发表。用作者张亮的话说，“小说头一回开荤上了省级刊物。”时隔一年，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地盼到作者这篇六千字的短篇《羊进了教室》——单从“量”来说，一年一个短篇着实是少了些，但恰恰说明，小说的确有它的难度，尤其是好小说，更是难上加难。这个体量“轻”的小说，修改一遍后，就过了，不像前者四易其稿，历经漫长而痛苦的煎熬。

作为老校长的学生、也曾经是烂泥田村小的学生孟渔池，因不满“市农科院的专家现场教村民种石榴，随口说这村小的地方不错，要是没别的用途，把村小推了，改种石榴……”身为村主任的孟渔池心头很反感专家说的一席话，就故意从家里搬来酒坛子请村民喝酒，砸了专家的场子。专家把情况反映到县里，一纸公文就把他的村主任撤了。有一天，原本无官一身轻乐得在家图个清闲悠哉的孟渔池，因了这只突然蹿进他家的羊，一下搅乱了他的生活。孟把这只羊安顿在闲置多年的村小后，“以前他不知道这羊出现在烂泥田村的原因，现在他知道了，这羊就是为了保留村小而出现的。”那天，孟走进了久别的教室，竟发现一间教室里，呆着满满的羊。差不多一张课桌后面就呆着一只羊。“在月光下，这些羊都长得很漂亮。四肢

健壮修长，月光在纯色的皮毛间游走，流到眼睛里，水灵灵的眼神光彩夺目。吴上华老师站在讲台上，似乎正在点名……‘刘晓峰、杨继东、马宁远……’”孟出现了幻觉：学校的铁门打开了。吴老师领着一群羊，走在通往镇政府的大道上。孟开始梦游，他跟在后面，目送着自己的吴老师，还有这队羊。月光撒在吴老师的头上、身上，也撒在所有羊的身上，晃得他们的皮毛闪闪发亮。最后，“孟渔池忍不住从暗处走了出来，跟了上去。”

小说就此戛然而止，而带给我们的是一片亮堂——“这夜里，路是亮堂堂的，连他们的影子都是亮堂堂的。”

《羊进了教室》以作者惯有的飘逸唯美、诗性寓意的笔触，用人、羊、教室、阳光，以及可观可闻可感的声音、色彩等物象，营造了一个山村童话，其灵动的语言、精巧的句式、品质的神性、气韵的灵性，宛若一曲田园牧歌。文本婉约曼妙的“轻”，主旨内核和精神维度的“重”，自然地让我们联想起铁凝的《哦，香雪》里的一心想走出大山的香雪，想起三十年前刘醒龙的《凤凰琴》——大别山深处，一所叫界岭小学的操场上，无论刮风下雨，师生们每天早上都要列队唱《国歌》升国旗的画面。与四万多字的“重磅”中篇《凤凰琴》比，《羊进了教室》自然是一门“轻武器”，不可能如前篇写出人的命运或者制造“轰动效应”，但毕竟在乡村振兴语境下，作者提出了“现在村子也有钱了，

那些返乡回来生二胎、三胎的年轻人也多了。这些小孩一长大，最迫切的就是读书。”的乡村教育现实困境，仿佛刘心武的《班主任》发出的那振臂一呼——“救救孩子”。而这些诘问抑或呼喊都是在轻吟浅唱、娓娓道来的审美性叙事中，驾轻就熟完成的。无疑，这自然跟作者当过多年的教师经历和对乡村教育有着深切的悲悯情怀，有关。

小说的“轻”也好，“重”亦罢，那只是停留于技术层面的一种形式，无论多么花哨，都是“僵”的，“死”的。都说“接地气”的小说是好小说。不错。但好多人都是

停留在“地”的层面，而忽略了“气”。在我看来，“地”是“本”，而“气”，才是小说的“韵”“魂”“神”，是只可“意会”的尤物。小说仅仅“落”于“地”，是不够的，必须让其“落地”的一刹那，自然地“反弹”、“腾挪”，最后，来一个完美“腾空”，这才是既“接地”又“沾气”的好作品标准。

让小说“飞”起来吧——唯有在观照现实、打量世道、探秘人心、审视人性的各个维度，去审美地提纯品质，你所书写的作品，自然会生了一双隐形翅膀，才会也必将“飞”起来。



飞翔的姿态

邱 力

1

那个夏天，尤三姐来我家当保姆。没多久，就看出她是个很不一般的人。

他们说尤三姐是我爸妈给我找的小媳妇，等我长到可以娶媳妇的时候，尤三姐就能和我洞房花烛夜了。他们还说，别小看尤三姐是香纸沟尤保本家的闺女，她可不是省油的灯，说不定等不到我屁毛长整齐的那一天这女子就远走高飞了。他们叽叽歪歪说了许多话。这些刺人的话如同夏夜成群结队的蚊子，在我耳畔嗡嗡嗡嗡地叫个不停。他们是我的街坊邻居，是我的叔伯姨妈，他们说啥都行，我可以统统把他们的话当耳旁风。但毛果不行，毛果的话是蚂蟥，会吸人血。我可以原谅蚊虫的骚扰，但不能让蚂蟥肆无忌惮地伤人。毛果说尤三姐是个祸国殃民的小骚货，如果我不和尤三姐划清界限，他就号召全院坝的所有人孤立我。以前一听到要被孤立，就好像叛徒甫志高听到要上老虎凳或者灌辣椒水，我马上就会变成一条夹着尾巴的狗。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尤三姐来我家，我有了一个特殊的伙伴。我不会再害怕被以毛果为首的臭小子们孤立了。虽然上学和放学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但回到家中，就跟尤三姐在一起。这是我的秘密，毛果他

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管他的呢。

2

我妈对尤三姐第一印象就不好。

早在一周前，爸妈和外婆就商量好了，让外婆到省城去照顾舅舅一家。舅舅舅妈工作忙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表弟表妹的饮食起居。而我们家呢，爸爸会在老家香纸沟找人照顾我和妹妹。这位香纸沟来人就是尤三姐。那天，我隐约听到爸妈在争论。我妈说，她托人打听了这个叫尤三姐的女娃儿，人小鬼大，一个人跑到县城来打工。才被县招待所辞退，原因是跟招待所的周所长纠缠不清，在所里影响不好。我们家还是另外换个人吧。我爸说，大惊小怪的，尤家三芽儿的爹小时候帮过自己很多忙，能考上县城读书工作多亏了她爹。更何况人家听说是当保姆一开始还不乐意，后来说是来我们家才点头的。说是来当保姆，有这么一层亲戚关系在，其实是来我们家帮忙的。时机成熟，帮她找个好人家嫁了，就不用再回香纸沟了。我妈后来赌气了，说，帮忙？就怕帮倒忙。请神容易送神难。万一有个什么事你自己捡底啊。撂下这句话就摔上门走了。

尤三姐一来我家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人勤快得让人没话说。也不征求我爸妈的意

见，就先去菜场，拿着自己在县招待所结算的工资买菜做饭。当晚的饭桌上真是色香味俱全，老实说，比我妈的手艺高多了。我妈炒菜最喜欢往锅里掺水，肉也是精打细算地切成丝丝，连牙缝都填不满。尽管我们每次都吃得牵肠挂肚的，但敢怒不敢言啊。我妈看到尤三姐反客为主地不停为我爸、我和妹妹挟菜，立马用筷子敲打饭碗，愠色道：“这么大的人了，不会自己吃饭啊？我们家不兴这种规矩。”尤三姐朝我和妹妹笑着吐了吐舌头，用手拢了下两条长长的辫子，埋头吃饭。在尤三姐仰身朝后撩辫子的刹那，我发现这个来我家当保姆的女孩是那么的美。18岁的尤三姐介于我妈和我妹之间，最能展现出一个女孩动人的风情。她不像我妈脸色蜡黄总是套着件宽大的干部服，并且动不动就横眉竖眼的。也不像我妹乳臭未干，只会哭鼻子告我的状。尤三姐身上有香气，从我进门时就闻到了，这种香气如丝如缕的，尽朝鼻子里钻。和其他女人涂抹的那种浓烈的雪花膏味道不同，是少女身上自然的体香。乳房翘翘的，像是两枚诱人采摘的热带水果。的确良衬衫明显是收了腰，更显出那一握的柔美。尤三姐起身给我们盛饭，只听见我妈鼻子一哼，我爸忍不住粘在尤三姐腰身的眼睛就垂头丧气地掉落在饭桌上，气氛暧昧得如同熟透的菠萝发出的那种甜腻腻腐烂味儿。

饭后，我妈照例去和院坝里的几个阿姨围在一块做纸门帘。那时候，不知怎么就兴起了手工制作纸门帘，一股风似的，家家户户都能亲手制作一幅漂亮的纸门帘为荣。大家各自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手艺，把一幅纸门帘制作得形状各异，五彩缤纷。我妈她们正在为门帘的造型讨论：到底是像珍珠一样串起来好看，还是像竹节一样拼起来耐用？尤三姐凑了过去，不知深浅地说：“阿姨，其实你们做的这些人都在做，我觉得如果做成一幅海洋生物的门帘，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我妈她们都抬起头来看着尤三姐。“妹子，别光说不练，你做一幅

来我们学学。”我妈的同事胖阿姨说。尤三姐大大方方地坐在小凳子上，将地上的彩纸、剪刀、鱼线和胶水归拢在脚边，便开始制作。尤三姐双手灵动，折、叠、剪、粘、串，一系列动作，眼花缭乱得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半小时不到，一幅海洋生物纸门帘就制作完毕了。挂在门框上，微风吹过，只见热带鱼、海龟、水母、海马、海星在蓝色丝带的陪衬下，发出梦幻般的光芒，仿佛一幅浓缩的海景图。

“浩！小姑娘有灵气得很啊。站起来我看看。”毛果他爸，也就是那个头发浓黑，梳个大背头，谈吐不凡，一听就是个大领导，老爱把“好”说成“浩”的县文化局局长，不知何时站在大家身后，欣赏的目光从纸门帘上转移到尤三姐身上。尤三姐挺胸站立，像一棵骄傲的小白杨。

“再走几步，转个圈哈……浩！是个浩苗子啊……浩！”毛伯伯伸出长着浓密汗毛的双手，捏了捏尤三姐的肩膀。说完最后一个“浩”就倒背着双手，若有所思地走了。毛伯伯不仅是县文化事业的主管，还是慧眼独具的星探。前院的建华哥从部队转业回来，原本是要到县公安局报到的，被毛伯伯一眼相中，硬是挖到县文工团。如今，建华哥已是文工团的台柱，响当当的明星了。建华哥就是我们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洪常青、李向阳、杨子荣和李玉和。就连平时对任何人都爱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我妈，对建华哥都要竖大拇指。我一犯错她就说：“你看看人家白建华，不要成天就晓得跟在毛果屁股后面疯。我就想不通了，毛果他老爸是我领导，毛果咋个也是你领导呢？没出息的东西！”

从毛伯伯意味深长的几个“浩”中，大家晓得尤三姐八成是被毛伯伯相中了。我妈回屋一说，我爸和我还有我妹都很兴奋。一颗像建华哥那样的明星也许就要在我们家冉冉升起了，想想都来劲。本来我们一家人可以为这事兴奋好大一阵的，可第二天中午就发生了一件让人沮丧的事。

怪只怪我让尤三姐帮我做了一回法。

我妈中午回家，一撩门帘，发现有异。咦，怎么一幅好端端的海洋生物纸门帘上又挂上了纸元宝啊纸车纸马纸门神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当然是尤三姐的杰作，我们也没这个本事。我妈两眼一轮说：“我家又不是纸扎店，晦气！”

尤三姐指着我说：“弟弟身体不好，我想拿这些东西来避避邪。”

我妈已经怒不可遏地将那些东西抓扯下来了，“你才邪门，还真是把你爹那一套学全了啊。要不是看在你叔和你爹有那么点儿挂角亲，我是不同意让你来的啊。”

这事真不能怪尤三姐。那天中午前，一大早就溽热得让人病恹恹的，我逃学回家，正在做饭的尤三姐看我脸色难看，就把馒头和碗儿糕放进蒸锅里，拉我坐着说话。

6岁时我得了场脑膜炎，把上学耽误了，所以直到8岁才读一年级。18岁的尤三姐来我家当保姆时，我11岁，读四年级上学期。那场脑膜炎也许真给我留下了后遗症，身子整天都是虚虚飘飘的，爱做恶梦，梦里总是下着毛毛细雨，遇见面孔模糊的人和我同行，梦醒时浑身冒汗。在班上，我内向得要命。从来都不愿意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一听到看门老头敲响的清脆钢声（学校用一截不知从哪儿找来的钢圈来作为报时），我就忍不住要往厕所跑。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学校。尤三姐听我说完后，就用三枚铜钱和一叠印有文字符号的黄草纸给我算梦。

尤三姐给我看手上的三枚铜钱，她说是三帝钱，也就是乾隆通宝，嘉庆通宝以及道光通宝，三帝钱的灵力比其他物件要强。再加上那些写着字句的黄纸，算起梦来就很准。我不喜欢三帝钱，这些又脏又旧的玩意儿连半根冰棍都买不了。我喜欢那些黄纸，纸上写着细密的文字并且画着一些弯弯绕绕的符号，让我觉得很神秘。尤三姐说，先撒三帝钱，再看纸上的文字，就对要卜卦的婚姻啊财运啊官运啊一清二楚了。这一手本事，尤三姐是从小跟他爸尤保

本学来的。

原本尤保本是不打算让尤三姐学他那一套神神道道的玩意，但尤三姐对这一套玩意似乎颇有天赋，一点就通，且能举一反三自圆其说。

尤三姐说：“梦就是命，算命就是算命。从前在家里时，就常常做梦，梦见自己来到一个大院子，先是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在唱歌，然后就走进一户人家，那户人家的摆设和房间都是那样的清楚明了。一来到你们家，把我吓一跳，怎么跟梦里的那个人家是那样像哩？”

尤三姐又说：“我是个纸命。小姐身丫鬻命。来你们家前我算过，你们家的气场适合我。还有一个秘密就是，我前世做过戏子，所以现世也要做个戏子。”

尤三姐这样一说，好像我们前世真是一家，今生有缘又相遇了。当时只觉得从心里和尤三姐又亲近了许多，丝毫没有想到尤三姐梦见的那个在院子里唱歌的人是前院文工团的建华哥。建华哥才是她心目中最亲近的人。她说的这些梦啊命啊其实是在为她的新生活进行铺垫。这是后话。

尤三姐算完我的梦，说我是小鬼缠身，而且这小鬼是我没见过面的亲兄弟。还真不是瞎说。老早我就听我爸妈闲聊时说起过，在我之前，有个老大，生出来是个死胎，按理说我排行老二才对。我身体差是那个老大在作怪，得跟老大搞好关系，让他在那边安生。我听得冷汗直冒，央求尤三姐给我想法子。看时候不早，爸妈都要下班了，尤三姐拗不过我，只好简单给我做了一回法。听她叽哩咕噜地念叨了一通，作辑向四周拜了拜，又烧了几张黄草纸，从随身带来的包裹里取出几样纸扎玩意，将纸品挂在了门帘上。

3

我们院坝是个老宅子。院坝里总共住着

九户人家，说着南腔北调的话，在县城各个部门大多掌握着实权。在这个高干云集的院坝，我们一家作为普通工人阶级能够忝列其中，真有点儿鱼目混珠。所以我妈一再强调要我和我妹争口气考个好学校，别让人家看扁了。在院坝里的高干中，属毛伯伯这种南下干部最牛。他们在南方呆久了，舌头被南方潮湿的空气浸润得发软发霉，吐出来的话变得南不南北不北的。要么模仿伟人一挥手说句大气磅礴的“浩！”，要么满嘴喷着大蒜烙饼味儿，嚷嚷道“中不中？中！”

我爸是个邮递员，平时在家夹着尾巴做丈夫，一跨上那辆墨绿色的“飞鸽”单车，就嚣张得目中无人。再高的坎儿两手一提车龙头就跳上去，再宽的沟儿两腿一夹就飞过去。飞鸽单车就是我爸身体上的一个器官。我妈作为县电影院一名威风凛凛的检票员，不仅在电影院威风，回家也威风。有时候，我担心的不是自己又做恶梦了，而是担心我妹长大后会成为我妈那种女人。真不知道我这是不是杞人忧天。

我这么一说，你可能就明白了：我除了内向还自卑。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之所以和毛果走得近，完全是一种寻求强者庇护的心理。可毛果现在提出要孤立我，我想，这其中的根源是因为毛果在纸飞机比赛中输给了我。

我们院坝里的小孩经常聚在一起搞些娱乐活动，比如在春天滚铁环、丢沙包、打棒子。在夏天去乌拉河潜水、马路上接力跑、松树林中捉知了。而玩纸飞机则不分季节，多是大家放学后凑拢在中院的天井，从书包里翻出各自的作业本，很豪爽地刷刷刷撕去四五页（统一用作业本折纸飞机是为了公平，这样可以避免因纸张的硬度和长度不同产生飞速和方向的不同。）折出自己满意的纸飞机。玩纸飞机比赛比的就是飞机飞得多远飞得多美。输家可以在彩色玻璃珠、甲秀香烟、早餐零用钱和帮忙抄家庭作业几个选项

上选择一个来送给赢家。我已经输给毛果他们很多次，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为赢家抄家庭作业。其他三项我家的条件不具备，未战先怯是我屡战屡败的原因之一。输的次数太多，帮赢家抄家庭作业是压在我头顶上的一座大山。以至于我右手中指的第一指节都写起了老茧包。这一次，我的纸飞机却很轻易就赢了毛果他们。是尤三姐帮我折的飞机起了关键作用。毛果不服输，捡起我那架飞机仔细察看。

“是三叉戟飞机，他妈的。我说哩，咋个飞不赢你。”毛果一咋呼，大家围拢过来，七嘴八舌议论开了。

“三叉戟飞机？是林彪被打落在温都尔汗的那种飞机？”

“老子说嘛，咋个飞得又快又稳呢。”

毛果丢了五根甲秀烟给我，要我回去叫尤三姐给他们每人折一架三叉戟纸飞机。尤三姐一听是给毛果折纸飞机，说什么也不愿意。尤三姐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爸以为自己是领导就可以乱来？别人愿意，我才不愿意呢。”我不明白毛伯伯咋个就乱来了？又咋个会让尤三姐这样反感？问不出个所以然，就算了。

我被毛果他们孤立的那些日子，总是一个人在学校和家之间徘徊。白天还行，晚上就无聊了。尤三姐经常往前院跑，有时候下午回来得晚了，火急火燎地赶回家还蒸出了一锅夹生饭。我妈给我爸发牢骚，说尤三姐是去找前院的白建华，不知羞耻地围着人家屁股转。还专门找过毛伯伯，想要去文工团当学员。我爸说，白建华他们文工团以前送戏下乡到过香纸沟，兴许尤三姐认识人家哩。我把听到的这些话向尤三姐打小报告。也好有个借口往尤三姐的房间钻，我喜欢在一旁看尤三姐玩纸。没事的时候，她总是将手里的纸折的折剪的剪粘的粘。一会儿，便弄出些像模像样的纸玩意，比如纸鹤、纸鸽、纸蝴蝶、纸鹰，当然还有纸飞机。我已

经学会折那种非常酷的纸三叉戟飞机了。你只要在机头哈上口热气，平举右臂，轻轻一送，这种独一无二的纸飞机就会飞出好远。我发现尤三姐折的几乎全部是会飞的东西，问她，她说就是喜欢看它们在空中飞舞的样子。说完就抬头看着这座老宅子上方被屋顶切割成正方形的那块天空。天空寂寥，偶而会飘过几朵苍老的浮云，或者一群看上去无所事事兜着圈子盘旋的信鸽。我不明白有啥好看的。尤三姐在想些什么呢？尤三姐要我帮忙。她要我充当缠毛线球的架子，那些面条般黑色、红色、白色和灰色的毛线在我张开的手脚间缠绕。尤三姐说是要为我们全家每人织一件毛衣，过一个暖和的冬天。可现在夏天正热着哩，冬天还不知在哪儿。吹着风扇织毛线，这种样子你说是不是有点儿傻乎乎的。我爸从里屋出来，热得不停地扇着蒲扇，笑嘻嘻地瞟了尤三姐一眼：“咦，三芽儿愣是邪门啊。热不怕。回头我让阿姨把买毛线的钱补给你啊。”就到前院找叔伯们耍扑克去了。

我们家毛衣织好的那天下午，放学路上，毛果突然从身后抄上来拦住我说：“喂，回去告诉你家那个小保姆，离我爸远点。这个狐狸精害我爸我妈吵架。再来勾引我爸，我饶不了她！”一听这话，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也许是被孤立太久，也许是骂尤三姐的话太毒，我吼叫着冲过去揪住毛果的衣襟，把他推搡在地。随后，我和毛果就缠斗在了一起。毛果他们人多，挨打的是我。晚上，我怕爸妈责骂，躲在尤三姐的房间。尤三姐向我爸妈谎称是在辅导我做作业。她叹着气给我的伤口处抹红药水，“好汉不吃眼前亏。记住了么？等年底我可能就要走了，你外婆回来带你们，你得自己照料好自己。”我问她要走哪里，她不说。她将织好的毛衣平放在床上，一共五件，多出来的那件是件男式的高领毛衣，黑红相间菱形图案，尺寸比我爸的大，不知尤三姐是给谁织的。我全身疼

痛，胳膊抬不起来，无法试穿毛衣。尤三姐将我的手抓住，放在她的胸口，说：“我让你摸，摸了就不那么痛了。你千万莫讲。”我听话地伸手入她的怀中，手指哆嗦半天才解开胸罩的搭扣。我的右手握住了尤三姐的左乳。摸完后，全身筋骨果然不那么痛了，可心里却升腾起一股莫名的燥热。脸也好像在发烧，我不敢再在尤三姐的房间里呆，心如鹿撞地赶紧回了自己的小屋。早上起床，发现裤头和床单湿了一片，以为自己又尿床了。一摸，黏糊糊的。

4

夏天过完后，转眼就是深秋。秋风吹着吹着就吹寒了白天和夜晚。

我们家统一穿上了尤三姐织的毛衣，那件多出来的高领毛衣呢？不说你也猜得到：它早就穿在了建华哥的身上。这一次，我妈没有对尤三姐再发表牢骚怪话。事情明摆在那里：尤三姐和建华哥恋爱上了。我妈变得心平气和我却有点儿满腹心事。听到尤三姐和建华哥谈恋爱的消息后，又看到他们两个在院坝里走出走进的样子，我心里竟生出十二分的不乐意。不久，传来尤三姐被县文工团录取的消息。据说，这事还得感谢人家毛伯伯，可尤三姐不是那么反感这位喜欢“乱来”的毛伯伯吗？那几天，这些烦心事搅得我一下子沧桑了许多。就连我爸叫我洗个过冬澡我也懒心无肠的。在热气腾腾的澡堂子边，我惊奇地发现，我的扁毛和我爸他们大人的基本上可以平起平坐了。我知道我长大了。我再也不会屁颠屁颠跟着我爸，去澡堂子洗澡了。我会像所有大人一样，独自肩头搭块毛巾，手上拎着换洗衣服，大踏步迈进澡堂。一丝不挂雄赳赳地站在池子里，气昂昂地呼喝那个精壮的搓澡工：“搓背！下手重点哈！”

尤三姐是在这年的春节后离开我家，搬到县文工团宿舍去住的。尤三姐一走，我就

搬进了她住的小房间。从省城回来的外婆和我妹住一屋。尤三姐留下来的除了那些纸鹤、纸鸽、纸蝴蝶、纸鹰、纸飞机，还有若隐若现的体香。我知道，18岁的尤三姐以这种特殊的方式永远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了。我拿起纸飞机，朝窗口轻轻一送。我失望地看见，纸飞机没有像以前那样滑翔好一阵子才稳稳降落，这一次，纸飞机甫一出窗口，便机头朝下，直直坠落在地。我想重新折叠一架三叉戟纸飞机，可不知为何，再怎么努力，都无法折叠出一架独一无二的三叉戟纸飞机了。

连续失眠好几天后，我终于忍不住偷偷跑到文工团去看尤三姐。

在一间偌大的扇形练功房里，尤三姐穿着弹力紧身衣，和七八个男女正在面对大镜子劈腿、旋转、蹦跳。建华哥在一旁指点，一会儿，他将尤三姐搂抱在怀里，又分开、掩面、跌倒，大约是在演绎一对生死相依的革命情侣之类的角色。那时候，这样的情节经常在县城大礼堂的舞台上演。当初扎着两条粗黑辫子的尤三姐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尤三姐梳着一把利落的马尾辫，动起来，这条马尾辫一会儿将从前那个小保姆的身影扫到我眼前，一会儿又将马上就要大红大紫的尤三姐扫出我的视野。谁都看得出来，尤三姐的好日子就要来了。用我妈的话来说：“尤保本养了个好闺女啊。这笔买卖做得划算。岂止是保本，绝对是稳赚不赔嘛。”

尤三姐和建华哥来我家送结婚请柬的时候，我躲进了小房间不出来。他们在外屋讲的话，我却听得一清二楚。尤三姐来敲门，我只好装模作样地拿着语文课本去开门。她看着我，没说什么，将一包喜糖放进我的手里就拉着建华哥的手走了。我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只想独自呆在小房间里。听我爸妈回来说，尤三姐和建华哥作为县里的文艺骨干，很快就要调到省城歌舞团。这可是毛伯伯在婚礼上宣布的，还能有假？我想，今后我是再也很难见到尤三姐了。这样也好。等

到尤三姐度完蜜月回来，接到调令的却只是建华哥一个人，尤三姐仍然留在县文工团。这件事情，我是在饭桌上听到的。我爸第一次砸了筷子，啪的一声脆响，吓了我们一跳，“他妈的，太不像话了！整个事情都是他老毛在从中作梗。以为我们不晓得他是哪样人？！”我妈压低嗓音说：“声音小点儿行不行？还怕人家听不见？你还要不要我在人家手下混了，哎？”我看见我妈第一次在我爸面前服软。看来，有时候男人就得发点儿脾气，不发点儿脾气这个世界还真以为你是只病猫。

5

我爸说，三芽儿邪门得很，一个星期要给白建华写三封信。写好了只要我爸一个人投递，她不相信街头傻头傻脑立着的邮筒，也不相信邮电局那些公事公办的办事人员。我爸从邮电局出来后，就见她将写好的书信折叠成纸鹤，放入信封，在信封正中一笔一划地写上“白建华同志亲启”几个正楷字。看着我爸一抬腿上车，拍拍驮在车两边的邮包，才挥手离开。如果我爸是从家里出来，她就会先递上一袋水果或者糕点之类的，再从怀里取出个信封，交给我爸。我妈在屋里看见了，好几回叫尤三姐进屋来坐坐，她都不肯。建华哥的回信一般是一周两封或者一月一封，不一定。尤三姐收到回信的时候简直像过节。每次我爸骑着“飞鸽”单车一个急刹，潇洒地单腿点地，停在文工团大门，抬头冲二楼的排练大厅咋呼一嗓子：“三芽儿，来信了哈！”尤三姐就会欢天喜地从窗口伸出头来，脆生生地答声哎，马尾辫一跳一跳地出来，像是在对来信了这事儿不停地点头致意，满脸红润地接过那封薄如蝉翼的信件。我爸回家来总说：“这是何苦呢？当初就劝他们两个，不要两地分居。可三芽儿不听，说只是暂时的。她以为调动容易得很？”

尤三姐去省城住过一段时间，不长，匆

匆地就独自返回了。据她说，建华哥外出活动频繁，还常常参加慰问演出或者某个团体的走穴表演。她人生地不熟的，文工团事情也多，呆得心慌，不如回来踏实。

有一天，一辆挂着省城车牌的北京吉普开到了县文工团。事后据邻居们带回来的消息称，这是建华哥单位省歌舞团的车，车上三个男人代表着建华哥的组织。他们的脸色霜打一般，轻轻敲开团长办公室的门。一会儿，团长让人把正在排练节目的尤三姐叫来了。尤三姐神情懵懂地听他们介绍情况：白建华在一次到矿山慰问演出时，遇井下瓦斯爆炸，不幸罹难。当时在井下，千钧一发之际，白建华还奋不顾身地救出了自己的一名女同事。尤三姐一直沉默不语，一开始，大家还认为她是受到了突然的惊吓后，缓不过神来了。可细一看却不是，尤三姐完全是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组织上考虑到建华哥在这起突发事件中有救人的英勇行为，已报批为烈士。将建华哥的骨灰盒和遗物交给尤三姐，并说什么时候休整好了，都可以办调动手续，来省歌舞团上班。尤三姐木木地回答：“我为啥要去呢？人都不在了。”说完就低头折衣服两边的下摆，折出的形状与一双翅膀的形状极其相似。大家面面相觑，愕然着，脸上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尤三姐仍然按时上下班，练功、排节目、上台表演。仍然一个星期给白建华写三封信，每次都在邮电局门口守候我爸。将写好的信折叠成纸鹤，放入信封，在信封正中一笔一划地写上“白建华同志亲启”几个正楷字。双手交给我爸，我爸说：“三芽儿，白建华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你别这样折磨自己好么？看你这样子。叔难受。”尤三姐执意将信交给我爸，看着我爸一抬腿上车，拍拍驮在车两边的邮包，才挥手离开。信件投递后，尤三姐开始苦苦等候建华哥永远无法回复的信。她几次三番地上门来询问我爸：“算起来，也该来信了吧，叔？再帮我找

找嘛，别打落了啊。”脸上满是期待的神情。我想，我爸后来竟然冒充建华哥给尤三姐写回信，大概是因为拗不过尤三姐，或者是因为心里太难受才这样做的吧？我爸其实只是在一个空白的信封上模仿建华哥的笔迹，写上“尤三姐同志亲启”的字样，像从前一样，骑着“飞鸽”单车一个急刹，潇洒地单腿点地，停在文工团大门，抬头冲二楼的排练大厅咋呼一嗓子：“三芽儿，来信了哈！”尤三姐就会慢腾腾地从窗口伸出头来，懒懒地答声哎，马尾辫一摆一摆地出来，像是在对来信了这事儿勉为其难地表示认可，双手略微颤抖着接过那封薄如蝉翼的信件。看着尤三姐消瘦的背影，我爸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爸耍了不到一个月小聪明，就被勒令叫停了。

单位领导上门找我爸谈话，要我爸立马停止再为尤三姐投递和回复信件。领导严厉批评了我爸，说我爸的行为不仅荒唐，而且让人担心。如果再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作为烈士亲属的长辈，首要责任是帮助她正视现实，从阴影中走出来，拥抱崭新的生活。否则，你自作聪明的好心就是一把伤害她的刀子啊。我爸被领导教育得点头哈腰，连声啫啫。送走领导，我妈却不识好歹地数落我爸：“你在单位怕领导，回家怕老婆。是做善事还是做坏事都分不清，我咋个嫁了你这个软骨头呢？”

如果知道几天后会发生的事情，我爸肯定会为自己是个软骨头感到后悔不已。

6

尤三姐发现我爸像是在跟自己玩捉迷藏的游戏，要找我爸投递一封书信比登天还难。尤三姐拿着一封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书信，失魂落魄地从邮电局走到我家，又从菜市场走到杨柳街，再从县文化局走到县文工团。一路上神情恍惚，脚步虚飘，脸色惨白得如同一个纸人。跟她打招呼的熟人都说，

尤三姐像是在找寻什么重要的东西。每天她都满脸失望地独自回到单位的宿舍楼。

那天黄昏，来自省城的最后一班客车驶入县城车站，从刚刚熄火的车上走下来一个漂亮女人。这个女人名叫段丽娜，长得像她的名字一样洋气，是省歌舞团的灯光师。建华哥在发生瓦斯爆炸的井下舍身救出的女同事就是段丽娜。关于段丽娜和尤三姐之间的故事，全都是我道听途说的。我们乌拉县城的闲杂人士大多是些满嘴跑火车的家伙，你难道还指望他们对传播的这些小道消息负责？

段丽娜在清理白建华的遗物时，意外地在捆扎成一包的信件边发现了两封没有寄出的书信。一封是写给自己的，一封是写给妻子尤三姐的。作为白建华的秘密情人，段丽娜感到除了身份不便公开外，和白建华相处的每个日夜，自己都是一个称职的爱人。这可以从白建华发自内心的欢娱得到证实。这两封书信表达了白建华对两个女人的爱恋和痛苦。白建华写道，在舞台上，每当被段丽娜的追光灯照耀，就感到照耀着的是自己几近绝望的生命。而越是深陷于段丽娜的爱恋，就越是感到对不起对自己情深意重的尤三姐。白建华表示，与其这样伤害两个无辜的女人，不如让自己一死了之。看到这些文

字，段丽娜忽然读懂了在井下，瓦斯爆炸时，白建华奋力将自己推向井口时的眼神。那是一种混杂着眷恋、痛苦、无助和解脱的眼神。段丽娜此番独自前来乌拉县，就是想见到尤三姐，当面将那包尤三姐先前寄出的信件物归原主，再向尤三姐表达自己的歉意。段丽娜希望尤三姐和自己能像两个患难与共的姐妹，敞开心扉，缅怀共同的爱人，毕竟往事如烟，美好已成追忆。

据目击者称，两个女人是在乌拉河桥上相遇的。晚霞映红了半边天，好像天边正燃烧着一堆熊熊大火。段丽娜取出包裹，向尤三姐展示那包捆扎得整整齐齐的信件。至于她们讲了什么话就只好妄自猜测了。尤三姐将信件一一拆开，拿出折叠成纸鹤的书信，向桥下投掷。每一只纸鹤的翅膀都被晚霞镀上了一层梦幻般绚丽的色彩，每一只纸鹤都扑棱棱地在晚风中奋力飞翔。就在大家痴迷于观赏飞舞的纸鹤时，尤三姐猛地向前一扑，跨上了桥栏。段丽娜愣了一下，向她扑去，一把拉住了她的胳膊，将她整个抱住，拖下了桥栏。两个女人搂抱着失声痛哭，哭声把黄昏涂抹得湿漉漉的。风把纸鹤卷了回来，在她们头顶轻飘飘地飞舞着。

责任编辑：召唤



囊肿，5.8公分

任正铭

在盥洗间里，费家新着实被自己吓了一跳。刚刚挤了牙膏，用清水才把口漱了，没想到脚步还没挪动，又把牙膏挤在了牙刷上。等他反应过来时已经在第二次漱口了。一麻傻三年，前天上午儿子听说自己就要被施行全身麻醉时就这样笑着说。

这个时候费家新靠着盥洗台，忽然想到了日本电影《追捕》中那个目光呆滞的横六敬二来，心情顿时无比地沮丧。年轻时他很欣赏沉默寡言的高仓健硬汉形象，没想到为着这5.8公分的囊肿，他却将与横六敬二渐行渐近了。

—

“所见右肾大小约98mm×46mm，左肾大小约122mm×48mm，于左肾实质内见一薄囊53mm×49mm，位于下份，内透声好，后方回声增强。诊断为左肾囊性占位性病变（囊肿）”。就是这一段冰冷的文字，加上一系列的CT报告，血液检验单，很快让费家新将要第一次躺在手术台上了。

对这个医生说有5.8公分的囊肿，费家新在十多年前就知道。体检时医生说有胡豆大，后来听说有鸽子蛋大了，再后来据说有乒乓大了。最近几个月他感到特别地胀痛，

睡觉也只能侧向右面，去本地医院检查得知竟有鸡蛋大。彩超医生说早该手术得了，否则不小心被挤压破了会引起感染很不好收拾的。

费家新是一个中学老师，在学校也能够应付着做一点其它杂事，有时还在社会上去做一些培训讲座，好像显得很忙。其实他自己知道在单位顶多算一个鸡肋人物，可没完没了的杂事还是使得他对何时去拿掉这个5.8，一直没有排上时间号。直到定居在成都的大嫂上周打来电话，说在电视上看到北京卫视一个什么频道介绍过肾囊肿的病理知识，希望找来看看。家里的电视机没有设置回放功能，他叫居住在重庆的儿子搜索后发来。真的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专题片称一个聊城的妇女，第一次去检查肾囊肿只有2.2公分，几年后去检查就有4.7公分了，第三次去医院被直接告知5.5公分，肾癌。自认为是无神论者不怕死的费家新还是吃了一惊，咋就搞得这么快哟？于是他当即做出了一个决定，明天做完已经答应了的最后一个讲座，下午就去重庆那家已经联系好了的医院治疗。

讲座在陈独秀旧居陈列馆如期进行。费家新做的是《陈独秀晚年遗诗解读》知识讲

座。他觉到这里的工作人员个个都敬业好学，下午就要进入医院的这位陈独秀研究爱好者，竟然心情大好，滔滔不绝地讲了整整一上午。

而在下午费家新走进病房就完全没有上午那样的意气风发了。35床，“前床”是膀胱癌；34床是女性，在她的家乡医院做子宫切除手术，却被医生不小心把输尿管弄破了，当地无法治疗就转到重庆来的；33床，膀胱癌，再一打听据说这整个一层楼大多是癌症患者或与癌症近邻疾病的患者。晚上躺在35床的费家新就有些夜不能寐，浮想联翩了。

实在睡不着，费家新趁着还没有动手术就半夜起来，像幽灵一样独自在走廊上游荡，很快就被监控录像发现了。年轻的护士礼貌而不可违抗地请他回到病房。

这是医院2号楼的12楼。窗外的夜重庆已经安静下来了，他想把窗户推开，让视野再开阔一些，忽然发现病房偌大的窗户只有两扇能够推开，能推开的缝隙都只有5公分。费家新自个儿笑了，他想医院太体贴人了，病房的窗户只能打开至5公分，就是担心他一样有些神经质的病员，在疾病的巨大灾难来袭时把持不住一时犯傻。

二

娜娜打来电话了，还没开口就笑得稀里哗啦。费家新说你捡了金子吗？娜娜说金价跌得这么厉害不值钱了。娜娜独个儿在电话那头边笑边说着。费家新完全料到现在她是怎样地眉飞色舞，肯定还伴有激越的手势，明亮而染了鸡冠红的指甲间一定夹着一支纤细的外烟。费家新在病房听了好久才明白，他们是和朱二毛的又一桩“合作”成功了。

认识且断断续续地交往了十多年的娜娜，是费家新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马路艳遇。

十多年前一个夏天的傍晚，费家新第二天要乘车出差去重庆开会，为了稳妥起见他就趁着饭后无事，出门准备提前把车票买

好。走在武装部门口前，过来一个约莫二十五六岁的女子，开口问老师现在到南川去，到哪里能买得上车票？

高高的个子，一头干练的短发，火红的短袖衬衫，衬衫下面斜着挽了一个疙瘩。一只手拖着箱包，一只手拉紧着背上背的一把吉他背带。用今天的话来说，在那时是典型的文艺女青年范。就是因为这个范，自我坚持不和陌生人说话的费家新，很耐心地告诉她要打听的车站该怎么走。看着眼前这位吉他妹仍一脸茫然，就自作多情地说，这样吧，我带你去你要去的车站，然后我再去我要去的车站。在吉他妹不断地感谢声中，费家新觉得胸中有金庸笔下某个侠士的义气袅袅升腾起来。接下来，费家新不但绕道把她送到了她要去的车站，得知这里根本没有到南川的车后，还陪她一路说着话在城转了转，而且还把她安排在老水井旁的丝绸宾馆住了下来。做完这些，他要赶回家了。在宾馆的大堂，费家新说还不知道你叫啥名字呢？吉他妹犹豫了下说就叫我娜娜吧。毕业于武汉大学，现在在一家天然气公司做管道工程设计。还问吗？

费家新匆匆走出丝绸宾馆大门口，娜娜追了上来，呃，明天我和你一道到重庆吧。重庆到南川的车可多嘞。

第二天费家新是上午报到，下午开会，晚上自由活动。刚散了会娜娜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称重庆变得太漂亮了好想看看再走。之后她很不贴切地用了一个成语说感谢知遇之恩，今晚我请你吃饭。

吃饭的地方是费家新定的，在两路口洞子火锅。其实那就是利用防空洞开设的火锅店，比起其它店面还是差不多的大同小异，只是费家新在重庆读的大学，曾经来过这里几次。他喜欢这里的天然凉风，喜欢来这里就餐的人会自觉地不高声喧哗，好像约定俗成似的。

娜娜还是背着那把土黄色的吉他而来。

费家新说你和我在一起，麻烦你不背吉他出来，给我留点面子嘛。娜娜很矫情地叫了一声大叔。吃了饭娜娜要去买单，费家新给制止了。说我来。娜娜说为什么。费家新说，别人说的一男一女吃饭，女的买单就肯定是两口子，若男的买单，要么是情人要么是朋友。娜娜问我们呢？费家新说大叔。娜娜就咯咯地笑起来了。这是费家新第一次看到娜娜的笑。还是有点好看。

娜娜说明天就要各奔东西了，再迁就我一次，带我去朝天门看看两江夜景吧。

从两路口到朝天门他们居然是走路去的。到了朝天门码头时，观景的人已经不是很多了。娜娜看着满眼的火树银花不夜天，有些夸张地表现出叹为观止。费家新也觉得夜晚重庆的万家灯火与漫天星斗交相辉映，显得宁静、多彩，神秘而辽远。曾去过香港的他固执地认为重庆和香港比较起来耐看多了。

一阵江风袭来，娜娜说我给你弹几支曲子吧，不然你肯定怀疑我在装。预热一会后，娜娜就边弹便低声吟唱了起来。吹过一段时间的萨克斯的费家新慢慢反应过来了。这是由英国民谣改编而成的吉他曲《绿袖子》，描写的是对爱情感到失望与忧伤。接着娜娜不再唱了，闷声地弹着《乡愁肖罗》、《最后的颤音》。费家新听得是懂非懂，只有一点明白这两首都是巴拉圭著名音乐家曼多雷的作品。几支曲子的基调都是低沉而悲凉的，仿佛是荒芜的河滩长出几丛芭茅草来，更加显得荒芜和忧伤。

转过身来，费家新在不经意的侧目之间，忽然发现娜娜早已泪流满面。你不要吓我哟？

娜娜苦笑了一下，我离婚了，在几天前举办结婚仪式后的第二天。房子是婆家人买的，很宽敞，有180多平方。好些日子在那套装修得很漂亮的二手房里，我总感觉杂物间和卫生间里不时有一种怪怪的香气，是不同

于甲醛的味道。办喜事的当晚，在餐厅很久没看见新郎官了，我找回家里，发现那股味道特别地浓。卫生间的灯亮着，我拿来凳子站上去，从用来透气的天窗上偷窥，惊恐地发现他竟然沉浸在吸毒的极乐世界里。

我是主动提出净身出门的，就带了一把吉他。

三

躺在35号病床上费家新还没有把娜娜的电话听完，年轻的护士就明显地有些不耐烦催促着。老师，你可不可以把液输起了再接电话嘛。费家新赶快掐了电话，连连陪着不是。对不起，真的是对不起。

费家新发现输液还是一件很愉悦的事情，经过针头刺进皮肤那一瞬间的小痛后，就可以躺在床上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发呆竟是这样的美妙。不过，护士给输上液后递给他一张单子，费家新仅撇了一眼就感觉美妙不起来。第一天的费用就是8000多元，且大多是自费，仅CT检查一项就是2000多。

有着性格固执缺陷的费家新，一直认为医院就是医生们的印钞机。从早晨医院大厅的卷帘门一拉起，医院就变成了人山人海。他给老婆说现在没有哪个面对社会的服务单位有这些大医院的业务好，一年四季不愁生意。他明白自己就是通过同学的亲戚关系才住进这家名气不菲的医院的。昨天看到CT检查登记处照样是密集的人头攒动，排轮子要排在好几天后。费家新实在是感到左肾胀痛难忍，每晚睡觉都不敢平躺着睡，更不敢向左睡，而只能向右侧睡，脑袋压着患有肩周炎的右肩膀也是痛苦不堪，于是只好腆着脸去找同学的亲戚。亲戚亲自去说明情况后，当天就给安排了。

打上粗大针头的置留针，躺上机器，通过置留针头注入药物，瞬间全身发热。按医生指令吸气憋气出气被反复检查后，刚走出

检测室就被通知不准走远了，20分钟后还要检查一遍。费家新心里咯噔了一下，病情很严重吗，用这种先进的机器还查不到原因？经过第二次检查，费家新背着老婆怯生生地去打听。医生说还要分析，听候通知。

重新躺回35床，费家新的心情就有些沉重了。自己是费家里的老幺，从小体弱多病。他记得大概4岁的时候感冒发烧，半夜起来撒尿，妈妈把电灯开了，费家新爬下床就对着床下那双妈妈给他做的小沿口青布布鞋撒尿。妈妈问你的鞋子在哪里？费家新一只手指着屋顶大声回答，天上！被一个耳光打清醒后，才在床下去找自己的小尿壶。费家新一直认为就是那次烧成了肺炎，后来还患上了支扩。他曾在幼年时看着那些生龙活虎的大哥哥们，想到自己要是能活到18岁该多好！18岁熬过了他又期望能活到26岁，他知道那时的男性在那个年龄可以结婚了。妈妈问男的年满25岁就可以结婚哟。他说刚结婚就死了好划不来嘛。总之后来费家新活过了26岁，直到现在还活着完全是出乎他的预料。

四

这个朱二毛是费家新的一个知青朋友朱大毛同父异母的弟弟。他两兄弟年龄相差20多岁。朱大毛和费家新曾在一个生产队当过知青，一口锅儿吃了三年的红苕包谷饭。后来一个参军，到地处花溪市的贵州军分区当了三年警卫兵，一个考上师范院校读了三年的书。朱大毛转业回到父母所在的棉纺厂粗纱车间当了机修工，费家新毕业后做了孩子王。虽然工作不搭界，两人还是情同手足，所以费家新认为朱二毛和娜娜勾搭上，是应该挨他的耳光的。

那个叫罗娜的娜娜是和费家新那次在两路口洞子火锅馆，吃了火锅的第二年嫁人的。是娜娜在网上找的。老公是某区一个很牛的单位的处长，年龄比娜娜大近20岁。后

来娜娜电话里给费家新说，我喜欢大叔你又不是不明白，在你老家和在重庆的那两个晚上，如果不是我的生理周期，肯定我就主动给既有贼心又有贼胆的你做贼的机会了。说完又是一阵哈哈的笑。当然，在我最孤独的日子里，老师给我的开导和鼓励我是没齿难忘的。费家新不知是为那次见面后，娜娜几次约了他到金佛山去玩，他都没去而把肠子都悔青了，还是善于自我解嘲，只好在电话里连连地王顾左右而言他。你的吉他弹得有进步没得哟？喝喜酒的时候还是喊一声噍！

罗娜和处长老公带着他们的女儿来费家新老家旅游过，费家新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趁着一个无人的机会，娜娜拥抱了一下费家新。她轻轻说，一个人在走出人生感情最低谷的时候，最能怀想的就是在那寻死的念头都有了的日子，给她带来真诚安慰和鼓励的人。

前几年已经成为全职太太的娜娜，随处长老公调到了重庆。老公还是当处长，可此处处长就非彼处长了。中秋节，娜娜请费家新一家人去她家过节。老婆说晕车，费家新就自个儿去了。到了重庆，费家新担心他这样的角色有点尴尬，就顺便把在重庆给车间采买机器零件的朱大毛喊上。朱大毛说二毛也在身边。费家新说一起喊上。是娜娜开车到红旗河沟长途车站来接站的。

到了娜娜家，自以为有些见识的费家新才算明白了什么叫豪宅。三跃层，一盏从圆形的穹顶垂直而下的水晶灯，既不刺眼又不迷蒙，柔和的光线恰到好处。水吧影院一应俱全，旋转晶亮的扶梯妙曼而上，给全欧式的装修平添了几分浪漫。说不出怀揣什么心理的费家新，酸溜溜地对娜娜说，扶梯设计得倒是好看，就怕李处长今后年长寿高，上下爬梯子会一路气喘吁吁哟。娜娜什么也没说，只见她用染了鸡冠红的指甲头一摁，一部隐藏着的豪华家庭电梯就悄然打开了。服了，真的是服了。大毛二毛同声地赞叹。

坐下喝茶，娜娜说茶几上有烟自己抽，今天给保姆放了假，就和老公准备家宴去了。忽然，费家新闻到一股塑料燃烧的刺鼻味，顿时紧张起来。还好，他发现是朱二毛点烟时，没有像自己一样把包裹着烟支的塑料薄膜撕开后再点燃。朱二毛说这龟儿外烟就是洋盘，哪里晓得每一支烟还要用薄膜来裹一层嘛。

在独立的家庭餐厅吃饭，李处长说我不会喝酒，娜娜可以陪一点。你们背后的柜子上都是酒，随便选。大毛二毛选的茅台，费家新选的是五粮液。他不喜欢酱香型的酒。娜娜用的是费家新不懂英语而不认识的红酒。五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吃着饭，大家先还有点拘谨，可几杯酒下肚想斯文都斯文不起来了。朱大毛最先畅谈起当年在部队当兵的风光，那个时候姑娘眼中的解放军就像现在的官二代富二代这么光鲜。费家新也不顾年龄，也不忌讳饭桌上还有学生，一个劲地卖弄他在刚参加工作的学校里，有好多漂亮的高中女学生找他耍朋友他都没干的糗事。费家新绘声绘色讲起细节来，把娜娜两口子和他们的女儿逗得打着哈哈笑。

只有朱二毛可能是年龄的差异，很少说话，只顾喝酒吃菜。末了，二毛突兀地拿出几张钱来，说几个大人中就我最年轻，和侄女的年龄差异最小，请准许我给侄女送一回见面礼吧。费家新在心里嘲笑，人家还看得起你这点渣渣钱，没想到娜娜竟让他的女儿站起来双手接过了。他和大毛正准备效仿，被娜娜狠狠地剜了一眼。

费家新和朱大毛都喝醉了。娜娜喊去唱歌，五音不全的费家新坚决反对。没有喝酒的李处长就开着车，细心周到地把他们送到了既定好的酒店。

五

在之后，费家新读到女作家张曼菱写的一部中篇小说《那里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非

常向往云南风光，后来再看到同名电影就有些按捺不住了。趁着所在的原单位人事管理活络，他就去云南一家民营学校竞聘为了中学校长，在云南一面打工一面旅游去了。

有一个星期天的上午，费家新在玉溪阳宗海度假旅游区开会，接到朱大毛的电话，称希望给弟弟朱二毛帮一个忙。几十年来朱大毛是从未向费家新开口求办事的，费家新想也没多想就答应了下来。实际上是朱二毛要在重庆去竞争一栋商业大楼的一层商场承包经营权。费家新自然想到了娜娜的处长老公。娜娜说你找对头了。

后来的情节走向是朱大毛给费家新电话转述的。朱二毛找到了李处长。李处长问你有多少钱？二毛说我没得钱。李处长说这是公开招标，你准备填多大的数额？二毛说我不懂，你给我填。开标了。12个老板竞争，中标的是填写出资数额倒数第三名的朱二毛。工作人员说，最后两名出资数额显然不足，超过倒数第三名的有恶意炒高的嫌疑。标的公示会只用了不到10分钟就散了。老板们了解到没有围标的现象，想到今后还要求助于人家都纷纷离开了。第三天，朱二毛径直找到出资金额排在顺数第三名的胖子老板，表示有意转包。有备而来的胖子老板喜出望外。

横枝斜逸的是有那么一次，费家新校长回重庆出差，傍晚没事叫家居重庆的儿子带他到解放碑逛逛，没想到遇巧的事情就发生了。费家新看到朱二毛一手提着大袋小袋的精美纸盒，一手挽着娜娜从女人街金鹰广场有说有笑地漫步出来。原来狗日的朱二毛还在和罗娜暗通款曲嗦？费家新的脸色不好看了，儿子问哪里不舒服吗？费家新说没得啥子。回家。

哥哥，我来看你了。正当费家新在病床上胡思乱想时一个久违的声音在病房里响起。费家新侧面一看居然是朱二毛！有些惊讶，有些愤懑地问，你咋知道我在这里？朱

二毛说是娜姐电话告诉我的。她又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朱二毛告诉，她说今天上午和你通电话，听到有人在旁边催促你把液输起了再接电话，就判断你生病了，就委托我来看望你。你咋找到这里来了？这还不简单，长期在重庆悠恍，我很快就通过朋友的朋友，兔子汤的兔子汤的微信圈就发现了你的行踪。

放下鲜花，朱二毛从包里掏出一个红包，这个是娜姐委托我送给你的。再掏出一个，这是我哥送给你的。再掏出一个鼓鼓囊囊的，这是我送给你的。费家新斩钉截铁地说把你哥的留下，你和罗娜的全都拿起滚！

朱二毛说你神志不醒，烧糊涂了呗？我这么辛苦把你找到，这么快赶来，你还做那样？古人都知道打脸不打送礼的，你也算是教过几天书的老师，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连为人处事的起码规矩都不懂？

现在你喊罗娜喊啥子？还是喊娜姐。罗娜现在喊你喊啥子？朱二毛还没来得及回答，费家新就补充了：小鲜肉！

现在说嘛，你和罗娜上了几次床？

朱二毛一下懵了。

看着费家新阴冷的脸色，朱二毛说我的哥哥耶，你不应该这样提问。你这是复杂提问，在法庭是坚决禁止的。你应该先问我和娜娜上过床没有？再问上过几次床？这才有逻辑性。现在我就负责地告诉你，在你发烧的脑子里想象的那些全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的事。

我一介无业游民，能够在重庆这个坝儿混着，没有通过哥哥你介绍认识娜姐和李处长李哥，可能还是在老家那个窄巷子摆着小烟摊的小烟贩。你知道，我家老汉瘫痪在床，婆娘又不争气，一直嫌我找不到大钱跟人跑了。我们那个家就凭着朱大毛在工厂当机修工人的收入，能维持老汉的药费吗？何况他自己还有一家人，他老婆病退了工资少得可怜，现在成了我老汉的全职保姆，家里还拖着一个读研究生的女儿。

尽管我和大毛早就明白这是年轻时书读少了的悲剧，可日子再艰难还得活下去。经过你的引见，娜姐成了我们艰难命运中的贵人，我和大毛是感激零涕都来不及的，我咋能有非分之想？何况不要说哥哥你曾经为娜娜摇荡过心旌，就是看见娜娜和李处长李哥那么珍惜他们的第二次婚姻，娜娜像照看小兄弟一样罩着我，如果我还有花花肠子的话，那就简直没有我们朱家人的人气气了。我对娜姐唯有的就是感激和爱护！

我也知道朋友交往的常识，不宜撇开朋友和朋友的朋友过多地直接交往，特别是异性，那叫跳墙。是江湖的大忌。可那些年你一直在云南打拼，虽然直接向你汇报得少，可我还是常常通过大毛转告了你，娜娜帮助我做了些什么。譬如，上次我参加竞标而认识的那个胖子老板。他有一个做房地产的朋友，干事很有眼力，前年子见着这房地产有些不景气的苗头，就在他老家的大山上圈了一方老林，做起健康养生、观光旅游的地产生意来。可就是在立项上遇到坎坎坷坷的事情太多。他们找到了我，我只好再去找娜姐帮忙解决了。今天娜姐很高兴地告诉你的事，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搞定了。

靠在床头，费家新听了朱二毛噤里啪啦地一个人说了这么多，好像是突然发现了这个朋友的兄弟，尽管生活在底层，看似有时落魄，有时嬉皮，可骨子里还是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挣扎。费家新心想可不可以这样形容朱二毛，就像一只有些顽强的虫子，为了活着不停地在蛋壳上爬行着，随时都努力着希望意外地发现一条缝隙。

费家新也转念一想自己既无权又无职，行将成为退休老头了，收受一点朋友的礼金总不算受贿吧，况且他们又没有叫我办过一件具体的事。然而话已出口，死要面子的他就说还是只把你哥的留下，趁现在老婆不在这里，你去给我买两包烟来吧。监视的人太多，好久没抽烟了。

好嘞！看着朱二毛转身的背影，费家新的心里总感到这个社会变得太快了，自己垂垂老矣，真的已经不能和旋转的现实为伍了。

哥哥，你的精神粮食来了。

朱二毛从挎包里掏出两条软中华放在床头柜上。喊你买两包又不是买两条，我只抽云烟你又不是不晓得？你嫂子管得这样紧，这么多的烟在病房往哪里藏，你这不是给老子挖坑吗？朱二毛像变戏一样马上从挎包里又掏出两包软中华，塞给旁边新来的34床等着做前列腺穿刺手术的大爷。爷爷，我在你的柜子里藏两条烟哈，等着我哥出院了，你就把烟悄悄给他。老爷子笑了。

六

终于要轮到费家新动手术了。

医生条款性地告知病人和家属应该了解的手术内容和风险，以及大概费用。特别指出做这样的囊肿手术有两种选择，或者把左腰划一个口子来手术，或者打孔进行微创手术，后者费用要高一些。老婆、儿子和儿媳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微创手术也有两种选择，一是用医疗器械穿刺肾囊肿把里面的液体吸干，二是把肾囊肿的表体彻底剪掉，敷以纱布掩盖治疗。儿子担心地问，那么今后还要划开取纱布吗？医生说不会的，那是仿生物性的会被身体自动吸收。于是他们又选择了后者。医生最后说在使用的医疗器械上可以使用经过消毒后反复使用的，也可使用一次性使用的，不过后者费用要高得多。儿子说那就用一次性使用的吧。按医生要求，由费家新签署授权书，把同意手术并愿意承担风险的应允权交给儿子，儿子在标准文本上签字同意。

头一天晚上就清肠，净身空腹。第二天上午就要手术时，却有一个脑外科病人急需动手术需要占用那张手术台。费家新只好靠输营养液等着。晚上12点多，穿蓝色工作服的护士拉来了拖移病床，费家新躺上去就在

家属们的护送下，穿行在曲里拐弯的走廊里。那些走廊好长，明亮的电灯在头上不断地晃着。家属们被止步后，拖移病床进入了地下室，还是在不同的通道上急急地滑行，费家新感到这种场景还是在电视剧《医者仁心》里见到过。除却病号服，赤着上身转到了手术台上，费家新还没看清头顶无影灯的样子，感觉插有置留针的右手一阵发热就睡着了。

费家新好像做了一个梦，但又记不清楚梦到什么了。一会儿听见一个女声问，费老师，你叫什么名字？费家新说我叫费家新。你到我们这医院来做啥子？我到你们医院来治疗囊肿。你的囊肿在左边吗右边？费家新说在左边。主刀医生说可以了。费家新就被卸下了手术台，重新装进了拖移病床上。当被护士推着床走出一道铝合金大门，费家新的第一眼看见的是微笑着的儿子，仿佛第一次发现儿子原来是长得这样的帅气。

插着好多的管子，费家新疼痛了一晚。从手术室回来得知，新来的那位靠窗户的33床活检报告出来了，是膀胱癌。一家人顿时陷入了一个悲怆的世界。

费家新的活检样本已经送检了。我是什么？他明白只有当活检报告出来了，才知道故事的最后结局。悲戚与喜悦、光明与黑暗、现实和未来，都装在那浸泡着一小袋溶液的薄薄组织里面。费家新明白，这种刻骨的焦躁与无奈的等待，他已经是在经历第二次了。

就是为着这个左肾囊肿，那一年费家新在昆明黄土坡那家著名的医院检查。肾病科一位精瘦的女医生，拿着费家新的x片大声说，你患了肾癌，基本可以确定了，但还必须拍一张CT。如果CT证明，你拍过的这张x片上显示左肾下极占位处是硬块，就肯定是癌了，是软的就有可能是囊肿。当着很多就诊的病人的面，那位年过50的医生说出这段话来时，就像与人闲谈她今晚在家吃云南人爱吃的洋芋焖饭，

还是出去吃酸汤鸡一样平静自然。

那天是周末，CT检查报告要四天后才能拿得到。星期天是费家新的生日，当他的二哥打电话来祝贺生日快乐的时候，身处异乡，正倍受煎熬的费家新，还是没有忍住把女医生的话给转述了。二哥当时在电话里就大哭起来。

经历过昏昏罔罔的四天后，费家新满怀悲壮，带了一个女老师陪他去医院。当他颤抖着拿到了诊断报告，突然他在报告中意外地发现“有囊肿（良性）”几个字，泪水顿时簌簌地掉了下来。年轻的女老师关切地问，费校长你怎么了？

眼下的历史竟然惊人地相似。那是在云南，现在是在重庆，只不过费家新躺在病床上的心情，再没有像几年前那样地翻江倒海了，毕竟走过的路他自己都觉得有些漫长了。一会，费家新的电话骤然响起，是去拿活检报告单的老婆打来的。费家新在第一时间就判断出自己暂时不会死掉了。

当紧张的心情还没有缓和过来，医生就说该出院了。费家新喃喃地对经常住院的34床说，怎么连伤口上的线都还没有拆，就急着催促出院呢？34床很内行地说，人家医院愿意收你作为老病人的每天40元床铺费加6元钱的空调费划得来呢，还是接收一个新入院的病人划得来？在这层楼来治病的人，哪个不会在几天时间里就花掉好几万？

提到医疗费，费家新看到三多万元的账单，忽然想到兜里卡上的钱还够不够呢？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办理出院手续的收费处窗口，穿白大褂的收费员告诉，昨天已经有人在你的户头上打入了三万。

费家新连声说绝对不可能哟！但仅仅是在一瞬间他忽然想到了朱大毛的兄弟朱二毛来。想到朱二毛，费家新就有些惊骇了。

从收费处大厅走出去，费家新发现娜娜安排来接他出院的车子，已经在医院门口等候着了。

责任编辑：召唤



西斜的太阳

鲍邦协

李闪当过兵,用他的话说,五十年代出生又穿过军装的人,比许多不走运的人有更多的不走运:可以被推荐上大学,可惜入伍了;刚入伍时,军队有许多干部参加了三支两军,部队干部缺乏,因这些人军龄短,提干无望,等军龄满了三年,三支两军的干部回来了,军队干部超编,提干还是无望,只好复员;复员时,地方已失去了对复员兵安排工作的热情,哪来哪去,转了一圈又转回了原地——农村。侥幸在部队提了干的,十多年转业到地方后,人生地不熟,升迁与他们无缘。几年后,人虽还年轻,但无文凭,只能再委屈委屈,后参加函大、电大、自大等,好容易文凭到手,但已失去年龄优势。个别的凭能力和业绩,或者遇上伯乐,弄个副科或正科的也有之。但好景不长,“内部退养”正等着你呢。

李闪把自己归于不走运的人。

“内部退养”是江山县委制定的一项新的干部管理制度。“内部退养”简称“内退”,这个词在《辞海》都查不到,可以说是江山县委的独创——毫无疑问,江山县委对这个词享有绝对版权。其内容就是,凡江山县委组织部管理的正

科、副科级干部,男同志年满五十二周岁、女性四十七周岁,均要被免去职务就地休息,但原待遇不变,工资、奖金等各项补助一个子儿也不少。其发明人据说是当时县委组织部分管干部调配的一位副部长。当时不知出于何种动机,时年已近五十二岁的他,代县委组织部起草并向县委常委报了一份干部管理意见,其中就有这么一条。这个建议,在县委常委会上获得全票通过。十七个常委,除县委组织部长因在省委党校学习未参加会议外,其他人对此方案赞赏有加。有常委说,组织部给县委当了一回高参,还有常委说,谁拟的这个文件,应该重重奖励!可在文件被县委通过后不久,这名副部长也因年龄原因被通知“内部退养”。这名副部长是否因此受过奖励,内退后的心情如何,又有何感受,已无从考证,但有一条是绝对真实的,县委组织部很快就在组织部科长中提升了一名副部长。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在成长!李闪则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拍在沙滩上!

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内退,标志着江山县委新的干部管理制度开始全面实施。

按惯例,干部在卸任前,县委组织部或分管的县委领导,要代表县委找有关干部进行一

次最后谈话。所谓“最后”，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意味着该同志革命生涯的结束，或曰政治生命的终结。

找李闪谈话的是县委组织部敬部长。一同被请去谈话的还有物价局局长、工商局副局长、公安局副局长、地税局副局长、法院副院长等人。

谈话约定下午三点在县宾馆小会议室举行。午饭之后，宾馆的停车场停满了各色小车。虽是冬天，宾馆的小叶黄杨树墙修剪得整整齐齐。棕榈树仍然笔直地挺立着，但似乎极不适应突然到来的寒流，扇形的叶片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一蓬蓬窝竹随风摇曳，显示出勃勃生机。

被谈话者三三两两坐在大厅内，等候部长召见。

说是三点钟开会，现在都三点半了怎么还不开始？李闪的战友、县工商局的副局长王瑁不耐烦地嘟噜了一句。

这句话像冷水丢进了油锅，引来一片噼噼喳喳的七嘴八舌：最后一次会，要多等一会——就是要让你体会一次你部下等你的滋味！

部长早已来了，现在正在同新提拔的干部谈话。一向消息灵通的公安局副局长老黄如是说。大厅内又掀起了新一轮的嘈杂声，并夹着十二分的不满。不满归不满，但大家还是耐心地等待着。这些受过组织多年培养且又担任过多年领导职务的一群人，虽然早就知道今天谈话的内容，也深知这种谈话只是一种形式，是否到场无所谓，但他们还是很讲规矩的。他们又等到了近一个小时，也没有一个人提前离去，直到宾馆服务员请他们走进会议室。

会议室里长方形的会议桌上首坐着敬部长，面对陆续走进会议室的人们微微带笑，偶尔点一下头，算是跟大家打招呼。进入会议室的人他都很熟悉，在这种场合下用这种方式打招呼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室内还有缭绕的烟雾，似乎在向新的与会者告诉什么。

桌上干干净净，没有往日开会时摆放的水果香烟之类。王瑁轻声说，怎么没有香烟？

李闪朝墙上努努嘴，你没见“无烟会议室”！无烟者，自带也！

众人笑。也难怪，平时只要有县领导参加的会议，宾馆总要破费为会议准备一些水果、瓜子、香烟之类。今天显然不言而喻，这礼节免了！

敬部长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说，今天请各位来，只有一个议题——我代表县委常委给大家集体谈一次话，根据常委意见，安排在坐的各位内部退养。各位工作多年，为党和人民做了大量工作，也为江山县的经济的发展做了不小贡献，这里，我代表县委常委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说到这里，他稍作停顿，见没有期待中的掌声，接着又说，请王科长宣读任免通知。

县委组织部干部科王科长戴一副近视眼镜，他拿出一纸红头文件，朗朗地读了起来：经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王瑁同志县工商局副局长职务；免去张干同志地税局副局长职务；免去黄又想同志公安局副局长职务……从即日起享受正科级待遇。凡在主管局任职满五年的副科级干部均可在现职上上调一级。

王科长宣读文件后，又如此这般地解释了一番，似乎是对这批内退干部的恩赐或照顾，因同一年参加工作的正科同副科之间仅工资相差在三四十元之间。李闪早是副科，但是他是文化局下属二级单位的局长，所以这一级与他无缘。

随后，组织部长问大家还有什么话讲，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大家心里说，有什么话讲，又有什么样要求呢！男五十二女四十七就“内退”，《劳动法》《公务员法》没有规定，现在讲以人为本，这不是剥夺人的工作权利吗！如果打官司，县委准败诉！可又有谁吃饱了没事撑得，闲得无聊去出这个头呢？有意见到厕所去提吧！如果谁对县委的决策提出异议，别人还以为你舍不得那顶乌纱帽呢！再说了，内退后待遇又不减，且再不用为工作伤神了，要多安逸有多安逸，谁还有意见。就是为后人着想，对县委的决策提出异议，一个人能改变集体决定

吗?还有,周边县市也都不是在这么做吗?只不过是内退的年龄有大有小,改革嘛,什么新事物都可能出现。对类似这方面的问题,上面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什么违法不违法,什么合理不合理,去他妈的!

关键的时候,又显示出了李闪军人的耿直性格。他站起来用很大的声音且带着质问的口吻问部长,我问一下部长,在副科级的岗位上干了20多年的人,为什么不能享受正科级待遇?

部长说,在乡镇在部队的副科级年头再多也不作数。又加了一句,这是常委的集体意见。在我们这个社会,不管什么事,只要沾上了“集体决定”,想改变是很难的。李闪还不明白!他心里哼了一声,未必在部队在乡镇是“杨白劳”了?再说,我压根儿也没想什么正科的事,如果把它当回事,20年前我就不会回地方。说句不中听的话,若论钱,身体保养好了,多活几年,那一月多余的几十元工资不就赚回来了!关键是这个规定把国家政策搞乱了,搞得人心里不舒服。

不舒服又能怎么样!

会议很快就散了。

二

得出宾馆大厅,不知谁说了一句,车呢?!大家才发现,刚才泊在宾馆停车场上的车阵已剩下为数不多的几辆了,稀稀拉拉地趴在那里。王瑁说,王八蛋,知道老子们休息了,车也不等了。张干同说,这也太现实了吧!

李闪提议,趁咱们还有点余热,去温暖一下自己。所谓余热,是指他们虽已告知内退,但工作还未办交接,还有点开支的权力。有人问上哪,李闪说,中天酒楼。随后,大家伙就挤上了物价局刘想局长的车,余下的人坐公安局老黄的车。老刘是一把手,司机是他自己挑的,在他手上被他关照了多年,基本上是他的专车司机,所以车等他情理之中的。公安局黄局是他自己开的车,他自己不走,车是不会走的。

中天酒楼是江山县城最有档次的酒楼,装潢豪华,服务周到,饭菜质量上乘。据说酒店管理是学的武汉大饭店的经验。最主要的是,县里有一巨头是这里的股东之一。平时,上面来了贵客,县接待办的人不在县宾馆接待,反而要往这儿带。

两台车先后停在酒楼大厅前,人还没出车门,立即有两名服务生过来,拉开车门,左手往前一摊,作出请的姿势。下得车来,迎宾小姐的一声“欢迎光临”,似吴侬软语,听得人骨头都要酥了。大厅内,喷泉随音乐起舞,霓虹灯忽明忽暗,萨克斯奏出的低缓流畅的乐曲在大厅中回荡。李闪在心里说,真是回家了。

服务小姐把他们一行领上二楼的一豪包。很快,黄局也上来了。他说,物价局的司机走了,并让他转告老刘,他来后恐不方便,饭后给他打电话,他会来接。王瑁很有感触地说,还是有人走茶不凉的。老刘听了心里感到暖暖的。

包间布置得素雅大方,餐桌上的一只小巧的玻璃瓶内插着一枝鲜活的玫瑰。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的一幅画,一名欧洲男子的侧面肖像,宽额头有点秃顶,尖尖的鼻子微微上翘,浓眉毛,黑胡须。仔细看,不得不佩服画家的匠心独运。男子的面部是一侧卧着的裸女。女子凸起的胸部是男子的额头,女子的玉臂夸张地向上伸去,成为男子额头的空白,臀部、大腿构成了男子的脸颊,最令人捧腹的是,女子的阴毛同男子的眉毛重合在一起,即看男子是眉毛,看女子是阴毛。这可能就是这幅画的点睛之笔。刘局说,这样的画都敢挂在大众场合,够前卫的。王瑁说,看了这幅画,我敢说,以后再没有“先生的眉毛赶不上后生的卵毛”之说了。黄局说,这就是看问题的角度了。比如说我们县的“内退”规定吧,你们就不能从另一个角度看。李闪说,内退中还能藏着一个年轻漂亮又不穿衣裳的姑娘不成?一向少言寡语的张干同说,那不一定。刘局说,现在好多事要用经济学的观点看问题。张局说,此话怎讲?刘局又说,商品社会有个供需平衡的问题,不平衡就要利

用税收这个杠杆。官场也有个供需平衡,不平衡就要利用权力这个杠杆。你们看,现在是不是官帽有限。大家听了恍然大悟。有人问,县里的干部年纪还大些,怎么不内退到他们头上,他们退一个,腾出的位置省出的帽子还多一大串呢?刘局说,这就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官官相护,古今亦然。再说了,省市领导工作忙,没时间管下面的这些小事。大家点头称是。李闪说,借改革之名,行徇私之实。张局对李闪说,你看,这其中是不是改革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呀!

由于大伙年龄差不多,退前职务差不多,不少人都有当过兵的经历,平时工作就有一些来往,加上今天的环境,所以大家特别高兴,互相说话就没有了平日的字斟句酌。酒菜上来后,王瑁举着筷子说,李闪,你今天做东,把我们弄到这个地方来,与我们今天的身份不相符啊!李闪说,什么意思?王瑁马上说,中天酒楼,就是如日中天,你看我们都下岗了,还谈什么如日中天!我们今天应该到再就业小吃店才对。李闪说,你看在坐的各位,论年龄刚过五十二,正是如虎的年龄,哪个不是经验丰富,又哪个不是家无负担,不仅在单位是干工作的年龄,如在农村还是壮劳力呢!说得大家点头称是。李闪接着刚才的话题“剪彩”,“祝各位老兄老弟身体如日中天、精神如日中天、事业如日中天。”王瑁又加了一句,性(幸)福生活如日中天。大家哈哈大笑,竟都杯底朝了天。

酒过三巡,就都有了些醉意。言语中就少了些斯文,脑袋也管不住嘴巴了。黄局说,斟满斟满,今日有酒今日醉,休管明天和谁睡。大家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高脚酒杯放到了正在旋转的餐桌上。王瑁盯着面前的一溜酒杯,自己端着空杯就是不撒手。张干同说,王局,喝酒像喝汤,这才叫工商,今天怎么了,刚谈完话,酒量就减退了,不在职了还不是工商。王瑁说,我今天真的有点不在状态,随之又反讥道,不像你们地税,半斤八两都不醉。李闪说,难得一聚,今天宁可把胃喝个洞洞,感情不能留个缝

缝。全斟满。王瑁听到这话,只好由他们去了。李院问,李闪你怎么不斟满?李闪无可奈何地说,各位都知道我不喝酒啊。李闪也确实不喝酒,刚才“剪彩”用的都是白开水。众人说,不行不行,李闪今天你要破个例,李闪只好接了白酒。王瑁看他又悄悄地换成了白开水,没吱声。刘局说,李闪,我今天代表大家给你敬杯酒,感谢你的热情款待。李闪慌不迭地站起来。刘局说,坐着喝。王瑁说,你们先别喝,我讲个故事,你们听了再喝不迟。就说一个年轻人去割包皮,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实习小护士给他备皮,这个年轻人的小雀雀不听使唤地翘起来了,小护士羞得去找护士长,并把护士长拉到病床边,当护士长明白是怎么回事后,对满面羞红的小护士说,去,拿碘酒来。随后,护士长用棉签蘸上碘酒往雀雀上一抹,雀雀顿时蔫下去了。护士长说,碘(点)酒都不尝还立起来。李闪说,狗日的王瑁敢骂我。众人听了哈哈大笑,就各自把酒喝了。

三

李闪到家时,已是深夜十一点了。

进了门,老婆王赘贤迎上来说,小刘都等你半天了。这时李闪才发现,客厅的沙发边还站着一个人。“李局长,我等你是想给你说句话。”李闪指指沙发,“坐着说。”“我还是想承包孔雀歌舞厅。”“合同已经同赵兴签了,要承包只有等到明年了。”“辜局长说,可以考虑。那我就打扰了。”说完丢下一个信封。“这是银桥黄董事长给你的信。”李闪拿起鼓鼓囊囊的信封,对来人说,你把这个带走,不然,我明天就要交到局里去。来人只好悻悻地拿起信封走了。

关上门,李闪不禁愤愤然起来。孔雀歌舞厅地处县城繁华中心,是他们分局管理的一个单位。前几年文化局投资了一百多万,音响、投影等设施在同行业中是属上乘的,可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年经营老是亏损,有时连职工的工资都发不出。文化局原先想把歌舞厅办成局里

的菜篮子,哪知却成了包袱。去年承包给一个叫赵兴的人,不仅按合同交了承包款,本人也赚了一大笔。年底,分局又同赵兴续签了合同,将承包款上调了10万元。当时是李闪代表甲方签的字。有些人看了眼红,通过关系,纷纷找上门来,要求承包。续签合同的事文化局是知道的,怎么一把手局长说变就变呢!未必因为我内退,就要吹掉自己代表单位签的合同不成?

这当儿,王赘贤已冲完澡出来,身上裹着个大毛巾,一脸的妩媚,柔声地对李闪说,忙碌了一天,快洗洗睡吧。“睡”字拖得长长的,李闪明显地感到了她的暗示。老婆比他小七八岁,这方面总是老婆主动些。洗后两口子偎在床上。李闪说,我已经内退了,今天组织部已找我谈了话。老婆说,我知道,退了好,为公家的事少操点心,身体养好了比什么都强。她一边说,一边将柔软的手搭在李闪的胸部上游走。每当关键时刻,她都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安慰丈夫。李闪顿时有了一种冲动。等他脱光衣服,那东西就是起不来。李闪自嘲道,人一退,连它都要下岗了。老婆说,哪跟哪,搭得上吗!突然想起什么,说银桥公司不是说好了,你退后就到他们那儿当副总老总的吗,要真去了,财政工资不少,到那边还享受年薪,吃干的落湿的,多爽!

这银桥公司是本县最大的一家建筑企业,也是县里的纳税大户。前几年,为升一级资质,黄董事长专门请李闪跑省里、跑国家有关部委,因为有了李闪好多首长和战友的帮忙,事情办得很顺利。企业因此冲出了江山,走出了湖北。后来,李闪又发挥笔杆子的优势,在省报上发表了《她,擎起一片蓝天》的报告文学,着实把企业和法人代表黄董事长吹了一通。企业一下声名鹊起,黄董事长也因此当选为市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为感激李闪对企业的贡献,黄董事长许诺李闪退后,聘请他当企业的副总。

老婆说,你快给黄董事长去个电话。李闪将电话拨过去,对方问他想几时上班,他好派

人来接。放下电话,两口子又围绕这个话题谈了许久,李闪的情绪竟上来了。这一夜,两个人缠绵多时,感到了从未有过的销魂。

四

太阳还没有起床的时候李闪就起了床。

他还是部队的老传统,每天五点半钟就起床。他在部队干了快二十年,从战士、班长、排长一直干到副营,就是地方的副科级,典型的台阶式干部。由于在部队干的是政治工作,转业到文化系统算是对口安排。李闪不仅有文化而且为人正派,在同龄人中间,也算是德才兼备的,完全可以当个副局长或局长什么的,但因为写了一篇小小说发表在市报上,就断送了他的仕途。小说的题目曰《狗趣》,讲的是年轻的县长家中养了一条宠物狗,县长夫人宠爱有加。一日狗丢失了,县长夫人非常伤心。不到三天,有人送回三条狗,送的人都说帮夫人找到狗了。实际上都不是原来的那条。狗多了,县长夫人送书记夫人一条,送副书记夫人一条,自家留一条。那一年换届,县长因种种原因落选,恰巧这时县长家的狗又走失了,这次,再无人送狗了。文章寓意很明显,无非是针砭社会抨击现实。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小说不是通讯报道。巧的是,江山县县长在小说发表前下野。这下了得,官场上的人、社会上的人都由此及彼,说李闪这个人是有才,但损人太尖刻,还有影射之嫌。对这样的人只能利用,不能重用。你想,县长该有多少老部下、老同事。还有不少对号入座的。所以李闪在文化局二级单位的负责人位置上一直呆到内退。

李闪晨练回来,扎进自家的书房,一门心思就整理起他的那些宝贝图书来。半个文化人,藏书颇丰,四大名著、小说散文、诗词歌赋在他书架上都能找到踪影。整理完图书,挂上一幅新条幅,“文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这是前不久出差,请省里一位有名的书法家写的,条幅与书房的环境很协调。他端详着,想起昨天宾馆谈话内容,他不免有些怅然。又

想起内退后,再无“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心里又阿Q起来。

手机响了,是黄局打来的。说王瑁住院了。什么病?脑血管。二话没说,换鞋。下楼。往日十五分钟的路程,今天不到七分钟就赶到了。病房前围了一些人,昨天喝酒的几位老兄老弟都到场了。估计是黄局通知的,这人特哥们。也是的,人有了相同的境遇,心就会走得更近。

李闪直接把黄局拉到一边,问病情怎么样,黄局说,大脑有出血点,医生说,不要紧。李闪的一颗心才放下来。李闪说,该不是与昨天喝酒有关吧,黄局说,不完全是,主要是与精神有关,昨天谈话出来,我就发现他神色有些不对头,司机知道了他内退,硬是把车都开跑了。这是其一。另外,我听他老婆说,工商局的安排更是让他生气。老王的住房条件不是很好,二十一世纪了还四世同堂,住七十多平米的单元房,大姑娘二十多岁了还同八十多岁的奶奶住一个房间。今年工商局准备做十套四室二厅的局长楼,身为副局长、局党委成员的老王肯定有份,集资款也交了,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动工。昨天晚上,工商局开会又讨论建房问题,居然把老王杠到了外面,理由是老王已不是领导了,没有资格享受。当时把老王气的。老王听说后,当晚就去找他们一把手老张。你知道,他们两人原来为工作就有些不对付,在这个时候,老张还不趁机治他。这搁在谁头上谁都吃不消,更何况遇上老王的火爆脾气。他原来血压就有点问题,你说这一气一急,还有个好?李闪骂一声,操他妈,太缺德!

骂归骂,你又不是县委书记又不是组织部长,顶什么用!

李闪满怀同情地走近病床,悄悄地往王瑁枕头下塞了五百元钱,握住他的手深情地安慰道,过去讲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现在我们退了,换一种说法,身体是1,什么权、钱都是0,没有好身体,其他再多也没有意义。听医生的话,尽快康复。大家都说了一些宽慰的话,王瑁感动得连连点头。

临走,王瑁拉着李闪的手真诚地说,听说你们原先签定的孔雀歌舞厅的合同有变故?这个时候你不能一根筋啊。李闪说感谢老战友的关心,我会处理好的。说这话的时候,眼中闪过一丝狡黠。

街上早已热闹起来,汽车的喇叭声、小贩的吆喝声、行人的嘈杂声混在一起,成了县城的一景。李闪穿行在人群中。“李局,李局。”李闪循声望去,原来是赵兴。赵兴急急忙忙地走过来,开门见山地说,中午我请您吃饭,再谈谈合同的事。李闪挥挥手,安心搞你的经营去吧。边说边往前走,心里想,我才不信这个邪。

刚进院子,局办公室主任就对他说,李局,县领导来调研,请你参加。进得会议室,里面坐着马副县长、县政府办公室郑主任、文化局辜局长、国资办袁主任和县政府律师顾问团张律师等人。辜局长作完开场白,李闪明白了今天的会议内容。为孔雀歌舞厅承包的事,黄董事长已经把情况反映到了县有关部门,今天明目调研,实际是来否定合同的。轮到李闪发言,他介绍了歌舞厅的基本情况,近年的承包状况、文化局所持的态度以及国资办的委托内容,最后他大声说,明年的承包合同已经同原承包者赵兴续签,续签的合同强化了乙方的安全责任,租金比往年提高了10万元。我认为续签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因为我内退了就否定合同。他越说越激动,最后竟站起来,说你们如果认为我在签订合同中与赵兴有什么苟且,欢迎你们到县纪委部门检举或到司法机关举报。如果将合同作废,我保留行政复议的权利。说完拂袖而去。

在会议室门口,他长舒一口浊气。一会,他同他刚才的一通话,消失在文化局院子里。

回到家,老婆已经下班。显然王赘贤已经知道了合同的事,她满脸不高兴,嘀咕道,人都退了还那么固执。李闪小心地陪着笑脸,问出了什么事?王赘贤没好气地说,刚才银桥公司的袁董秘来电话,说经他们董事会研究,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暂不进入。还顺便给我透露了一

声,昨天来的小刘是黄董事长的亲外甥。老婆说到这里又加了一句,你到银桥上班的事泡了汤。李闪听到这儿,心中波澜不惊,这个结局似乎是他早已预料到的。他坐下来,拿起遥控器,打开了电视机……

五

王瑁走了。带着对新房的渴求,带着对家人的愧疚,带着对工作的遗憾,永远地走了。

他脑血管有点出血,医生嘱他在病床上静养,连大小便都不要下地。点滴打完,服了药,他感觉好了,怕麻烦护士,坚持自己上厕所。结果,蹲下就再也没有起来。

殡仪馆吊唁厅,庄严肃穆,哀乐低回。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花圈摆满了半个吊唁厅。王瑁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因走得突

然,没有受到病痛的折磨,他的面色一如生前。上方挂着他穿制服的遗像,两眼有神,嘴角微微下撇,一副对事物蔑视的神态。他的同学来了,他的战友来了,他的亲戚来了。人们从内心里为他感到惋惜,英年早逝,他走得太匆忙了。他的老婆在旁边哭得死去活来,反复念着一句话,都是内退惹的祸啊!

从不抽烟的李闪点燃一支烟,踱出吊唁厅。

西斜的太阳像一个破西红柿挂在天空,流出的汁液儿似红非橙似橙非黄,把西天涂得一片零乱。

李闪啞的倒吸一口气——像吞了一口西天的汁液,有酸,有甜,亦有一丝难忍的,涩。

责任编辑:召唤



横看成岭侧成峰

邓辉

二〇一六年九月，云南省曲靖市文学笔会在下辖的宣威市召开。会泽县文联派我和另一位文友赶赴相邻的昭通市，去接在昭通市出差的云南省作协副主席胡性能和《诗刊》编辑刘年到曲靖市授课。在昭通市找到胡刘两位老师后，昭通市文联请我们吃早饭，饭后我们四人上车奔赴曲靖。按照本地习惯，客人坐前面副驾驶座位，以示尊重。我们请胡性能前排就坐，但胡老师说，他头天晚上与昭通的文友老乡聊到深夜，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想车上补补觉。他坐在前面呼呼大睡，我们在后排看着他东倒西歪，他觉得不尊重我们。我们还是认为胡老师该坐前排，睡觉又不妨碍什么，太客气了。推辞不过，胡老师干脆不睡了，他说我是写小说的，我们就谈小说。两三个小时的路途，胡老师滔滔不绝地讲故事，讲他对于小说的见解，他说他最大的苦恼就是时间不够用。我能感受得到，一个写小说三十多年的人，对小说仍是初恋般的痴迷，他是恨不得一分钟掰成两半来写小说的。

胡老师还谈到他的一些生活经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与一位外地作家朋友的对话：这位朋友说到省作协选举，“连个省作协副主席也不让我连任，我半夜没睡好。”胡老师纳闷：“我想不通，你精研佛学，怎么还如此耿耿于怀？我也是省作协副主席。如果不让我当，我不会像你这么难过。”朋友回答：“你的天性离佛近，我的天性离佛远。与佛学为伴，我最多难过一个月。如果远离佛学，可能我会难过几个月。”

后来听了胡性能的文学讲座，也听到一位文友私下称赞，胡老师是心里什么都明白，仍然与人为善的人。我对佛学一窍不通，但相信胡老师是实话实说，没有编故事。胡性能这样性情温和宽厚的谦谦君子如今越来越少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作家韩少功在《灵魂的声音》里描绘“我们的一部分现实”：“什么都敢干，但又全都向往着不做事而多捞钱。到处可见浮躁不宁面容紧张的精神流氓。”“尼采早就宣布西方的上帝已经死亡，但西方的上帝还不及在中国死得

这么彻底。”三十年后的今天，“上帝”在中国已死得手脚冰凉。仅仅在食品安全领域，毒奶粉、地沟油、苏丹红鸡蛋、掺杂塑料的米线、四十天出栏的鸡鸭、洒满农药的蔬菜、白蜡大米……就让中国人某种程度上进入互害模式。佛教界也已非净土，有的和尚酒肉穿肠过，穿金戴银，见钱眼开。寺庙里，我曾见过一位谈笑风生的和尚。旁人窃窃私语，他和小姐朝朝暮暮。熙熙攘攘的尘世，不时耳闻目睹一些张牙舞爪，除了不想吃亏，什么都想吃的嘴脸。不相信灵魂的时代，佛性成了一个奢侈的词语。

昭通之行的那顿早饭作家诗人众多，除了胡性能和刘年，还有著名诗人雷平阳，昭通作家朱镛，《边疆文学》编辑、作家雷杰龙。席间谈到某某诗人跑某个奖项，雷杰龙侃侃而谈，见解独特尖刻。以后我们没什么交往，微信也很少互动。2019年，雷杰龙和作家徐兴正到会泽烟厂出差。烟厂一位文友打电话给我，陪雷徐两位老师吃饭。后来我才知道，是雷杰龙叫这位文友约我的。闲谈之际，雷杰龙说到会泽的头天晚上，专门在我微信看了我的几首诗。我的诗自然诚挚，我是他最欣赏的曲靖诗人之一。雷杰龙的话让我有点出乎意料，甚至有点受宠若惊。印象中他的文学标杆高，对人对己的作品傲慢挑剔，当代作家入他法眼的不多。雷杰龙虽然胖了点，但人家背越式跳过的高度，我撑杆跳小腿肚还可能碰杆。很惭愧，我这种不学无术的作者读书少，雷杰龙的小说，我一篇也没认真读，但作为一个诗人，我读过他评论雷平阳、唐果等诗人的几篇诗歌评论。如果说雷杰龙作为一位小说家博览群书是情理之中的话，那么同样值得称道的，是作为一位编辑，他对于诗歌有着敏锐的直觉。因为大量口水诗败坏了读者的胃口，一些报刊杂志的诗歌编辑把口语诗与口水诗混为一谈，有意无意排斥口语诗。而雷杰龙无论对意象诗还是口语诗，都没有偏

见，他奉行好作品主义。他说他曾在滇西某文学内刊读到一位文学新秀的小说，用的是笔名。后来到了此地，他专门去了解打听作者到底是谁。雷杰龙这些话，我深信不疑。后来雷杰龙在《边疆文学》诗歌栏目头条编发了我的一组诗，三百行。我从未享受过如此隆重推出的待遇，这也是我在省级刊物刊发的最多的一组诗歌，大大提升了我的自信心。

与温良恭俭让的胡性能老师不同，雷杰龙当年在大学任教，曾经一言不合就骂娘，还是骂学生。他还在一则微信里不无揶揄地写到，在地州工作的时候，他讨厌昆明作家的自恋、自私自利、虚伪、世故、目空一切等等毛病。到昆明文学圈混了多年，这些弱点他都沾染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雷杰龙没有掩盖自己“皮袍下的小。”（鲁迅语）不像一些作家，马列主义慷慨激昂地装在手电筒里，只照别人，不照自己。作为一个知名人士，雷杰龙一点也不爱惜自己的羽毛，他成了大庭广众之下，说出皇帝是光着身子的那个孩子。他这么秉笔直书口无遮拦，是要得罪人的。其实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雾霾之下，冰山上的雪莲都被污染了，作家自然不能幸免。而在我这个县城作者看来，雷老师笔下省城作家这些缺陷，地州作家也有。也许在乡镇作者眼里，我们县城作者的一些言行也不免让人腹诽。说这些我觉得悲哀，毕竟我也身在其中，对作家这个群体怀着深深的感情。

与雷杰龙会泽同行的徐兴正老师是个幽默风趣的人，我和他也是第二次握手。十年前在昆明某届高黎贡文学节相遇，我们聊过几句。我记得徐老师谈到史铁生，他说他读过史铁生所有的作品。每个作家都有写作上的缺点短板，但史铁生是个例外。从徐兴正一些娓娓道来的读书随笔来看，此人嗜书如命，后宫佳丽三千人，他恨不得把天下的好

书都归为已有。后来《滇池》杂志为他开读书专栏，他当之无愧。

二〇一九年我去昆明办事，请昆明的四五位作家编辑吃饭。几位老师或者要接娃娃，或者出差，或者已有约。不过我也没什么失落感，我与几位老师仅仅是在文学笔会讲座等公开场合见过两三次，谈不上有多少交情。而且在昆明请客吃饭，开车来回至少一两个小时。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一地鸡毛。再说文学尽管式微，仍然有一些执着的文学爱好者。全省十多个地州，一百多个县，都成立了文联和作协，若干文学讲座对他们虚席以待。在众多粉丝眼里，作家诗人头上多少是带着光环的，他们赴得了多少宴席？何况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饭也未必好吃的。

徐兴正电话里迟疑了一下，答应了。我唯一一次邀请昆明的作家老师，就成了我与徐兴正的相看两不厌。徐兴正开着电摩托，接我到云大医院附近美食城的一家餐厅。环境不错，味道也好。徐兴正打开话匣子，他说他写得少了。妻子患病，家庭负担重。女儿读一所民办高中，差分数线十分，交给学校若干万元。“幸运的是，我还有才华，可以写杂七杂八的稿子赚钱”。十多年来，他为诸多单位个人写了上百万字的先进材料，文案，报告文学等等，他根根坚硬的短发白了很多。途中我起身要去付账，徐兴正坚定地说，如果你去付钱，就是在伤害我。话说到这个份上，我只好坐下。这顿饭吃了三百元

左右，看着四十多岁白发丛生，面孔朴实的徐兴正，我忽然有点心痛。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能想象为稻粱谋写了多少万字的奉命之作，徐兴正要吞下多少苦涩、委屈与无奈。三百元的一桌饭菜，他要写多少字，熬白几根头发。

后来与徐兴正也没过多联系，大家都忙，不便打扰。但对于徐兴正曾经的推心置腹，我这个文学中年心存一份感激。我不知他是把我当成值得信赖的朋友，还是习惯了对人敞开心扉。如果是后者，我孔雀开屏自作多情倒没什么关系，只是人心隔肚皮，有些话如果讲错了对象，人家是否会把他当成絮絮叨叨的祥林嫂，甚至背后幸灾乐祸。

也许是我想多了。

与胡性能、雷杰龙和徐兴正三位老师的交流很少，他们是全国全省知名作家，我与他们的文学成就相距十万八千里，他们是我仰视的一道风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三位作家性格迥异，各有风采。至于庐山真面目如何，山峰后面是否有阴影，我这个文坛边缘人不了解，也不太关心。我做不到给予别人多少温暖，也没有资格苛求什么。但我凑合一下也算个文人，至少在潜意识里，仍然希望自己能得到同行的理解与鼓励，能够感受到同路人人性散发的温暖。我在胡性能、雷杰龙和徐兴正身上，看到了文人性情弥足珍贵的率真诚恳的一面，如此足矣。

责任编辑：黄薇



田埂上疯长的太阳

美 桦

床上午休的狗

弟弟唬着脸让我回去的时候，我的头发一下立了起来。

虽然是隆冬时节，南国的太阳一点也不吝啬。风很张狂，大多数聚集在屋檐上，树梢上，张牙舞爪地抱团吼叫着，撕咬着，抓扯着。只有一小部分，鬼鬼祟祟地上地上闲逛，顺便把我们炸的火炮碎屑和瓜子皮清理得一干二净。

寨子里依稀响起了爆竹的声音。不用说，那是早晨吃了汤圆的孩子，穿上干净的衣服，揣着花生瓜子和为数不多的几个糖果，用嘻嘻哈哈的笑声作为铺垫的杰作。他们将整挂鞭炮拆散，偶尔才舍得点一个，但营造出来的氛围，已经为乡下的年味儿下了料。

弟弟已经是第三次来请我了。母亲经常揪着我们的耳朵，对我们说凡事只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母亲虽然不会对我们讲更多的大道理，但如果超越了这个底线，那

是会受到惩戒的。家里那根黄荆条子，长短粗细没有多大变化，但依然有威慑作用。弟弟跟我说这话的时候，还特意加重了语气，学着母亲的样子，说如果我再不回去，妈妈就会背黄荆条来请我。五岁的弟弟，已经把母亲的意思表达得很完整，让我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我已经多次尝试过那根黄荆条子的厉害，可是这个时候，我确实走不开。我的脸上还残留着几分睡意，正和大我两个月的堂哥，趴在桌上打扑克。我们只用两门牌，仍然打得比大人还要投入。我次次占上风，这让堂哥非常不爽，非要和我一决高下。

伯父在很远的矿上当工人，差不多到了年底才回家过春节。每次回来他都会给我们几个小孩，一人三只气球，二十个鞭炮，再发上一角两角的压岁钱，让我们在欢天喜地中迎接年的到来。

伯父一回来，远近的亲戚都会聚在他家里，除了家长里短的龙门阵，很多时候他们都用扑克牌，打发夜里清冷的时光。这种时

候，小孩子是没有机会上场的。我们手痒痒，心也痒痒，也只能望牌兴叹。

对几个小孩拼命地往伯父家跑，母亲老是不屑。各人有自己的家，没事儿，到别家疯什么？无外乎是贪图那三两颗糖果，嗑半把瓜子。母亲老在我们面前唠唠叨叨，小孩子家不知高矮，一个个眼睛饿捞捞的，一上桌抢碗夺筷，让人笑话。

年初一，更是忌讳到别人家去的。母亲不止一次告诫过我们，老祖宗早就定下了规矩，初一到别家去，会把财带给别人的。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我们虽然不敢回嘴，但心里是一万个不服气。想想也是，以自己八岁的身子，两手空空，财在哪儿，又怎么能带得到别家去呢？

隆冬还没有过去，但南高原的天空，早已让焦躁的风擦洗得干干净净。太阳有些矜持，瑟缩着身子，羞羞答答地从东边的山头露出脸来，慷慨地把阳光铺洒在寨子里。生产队大大的晒场，此时成了乡亲们最为理想的欢乐地。打牌的、嗑瓜子的、摆龙门阵的、纳鞋底的，三个一堆，五个一伙，叽叽喳喳，嘻嘻哈哈，用乡下人的狂野，喧嚣着这个传统节日的热闹。

当然也有闲不住的，扳手腕、拧扁担、举石磨，场上的人逼红了脸，看稀奇的人瞪大了眼睛，都屏住呼吸，用时间的厚度来裁决最后的输赢。无论是上场决战的，还是旁边抱膀子的，吆喝的、尖叫的、坏笑的，没有谁是闲人。输赢是次要的，开心最为重要。乡下人有的是憋力，春节期间吃了几天白米饭，在肥猪肉的滋润下，正需要有地方把力气宣泄出来。

青年男女最高兴的是打磨担秋。晒场边的空地上，年前民兵连长就带人竖起一根杆子，杆子顶端的圆洞里套着一根和杆子一样大的秋杆。一边三四个青年男女，呼的飞过去，再呼的飞过来，腾云驾雾一般，好不潇洒。小孩子当然不甘示弱，瞅住空档，从大

人的胯缝下钻出来，死死地抱住秋杆，在大人的叱骂和尖叫声中，寻找飞起来的感觉。

可是，这么热闹的地方，我还不能去。

年前母亲就给我做了一身新衣服，此时还好好地躺在床上。我的个头儿明显长高，此时穿在身上的补巴衣服又短又小，裤子下面露出一截光溜溜脚杆，看上去非常的寒碜。年初一穿着这身补巴衣服，别人会笑话。别人一笑话，妈妈就会生气。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我不怕妈妈用黄荆条子抽我屁股，也不怕妈妈掉眼泪，就怕妈妈不吃饭。妈妈要是生气不吃饭，爸爸就会很焦躁，胡子拉碴地转出来转出去。父亲把那几分彪悍小心翼翼地收敛起来，犹如一头被抽掉脊梁的狮子，时时发出无奈的咆哮。家里就像一个巨大的火药桶，随便一粒火星，就会发出让大地震颤的恐怖。要是年初一妈妈生起气来，我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温暖的阳光，翻晒着乡亲们的好心情。一年苦到头，天大的事儿，今天也要放下来，不就是为了寻开心吗。那边拔河比赛的笑声还没有消停下去，这边老公公背儿媳的比赛开始了。临近两个生产队，每队出十男十女，由男人把女人背过去再返回来，用时最短的为胜。在嬉笑声呐喊声尖叫声中，赛场上憨态百出，男人背着女人在场上飞跑，小孩儿在后面提着裤子，生怕妈妈让人背了去，在震天的笑声中，释放一年辛勤劳作的艰辛。当然，还有说书的，唱山歌的，对野调子的，怡然自得，整个寨子里都弥漫着喜悦，让乡下的年味儿愈加粘稠。

音乐悠悠扬扬的传过来，撩拨着八岁少年的心事。

堂哥不住地催促我赶紧出牌，我的心思却不在这上面。我得想办法尽快脱身，还得想办法不让母亲生气。

往天，我也来伯父家和堂哥打扑克。但都是午后，因为这个时候伯父要午休，这是一个难得的空档。对于伯父午休这个嗜好，

我们脑子里有成百上千个问号，乱麻一样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明明就是睡瞌睡，咋就午休了？明明在家里睡觉，为啥偏偏叫午休？夜里也要睡瞌睡，怎么不叫夜休？最重要的是，瞌睡不是晚上睡的么，中午躺在床上睡大觉，那不是堕落报应的懒汉吗？

对于这样的疑问，我曾经跟父亲做过探讨。父亲愣了一下，笑呵呵地骂道：“你几个龟儿子！哪里是享这种福的命？”对于什么命，才可以天天午休，我确实没有过多的深究。但这个话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了很久。

此时，堂哥和我的战火越演越烈。不仅仅是这样，我们旁边又多了几颗小脑袋，包括我的弟弟。弟弟不知道什么是输赢，但凑热闹是孩子们的天分，显然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职责。

只有我，心里忐忑不安。

母亲一再告诫，年初一不能到别人家去。我脑子里飞快地转动着，紧张地做着摆脱眼前困境的各种假设。看着周围那一圈多出来的脑袋，我的脑海里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

要是有人到我家，把财带回去，妈肯定高兴！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绝好的主意。

“不打了，我要回去看看！”

“出牌！”堂哥不停地催促着我。

“我要回去。我要去看看我家的狗！”

“你家狗怎么啦？”

“嘿，那死不剩的狗，学得一身坏脾气……”

我把手上的牌扔在桌上，随口说着回家的理由。周围的几个小脑袋全凑过来，瞪大了眼睛看着我。他们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么稀奇的事，都嚷着要跟我回去看看。

大家一哄而散。在小伙伴们的欢声雀跃中，我的脑海里渐渐清晰出这样一幅场景：几个孩子一进门，首先扫荡了我家桌上的瓜

子花生，把桌上那盆糖果不住地往包里塞。而母亲呢，笑眯眯地在旁边站着，要他们慢点儿，不要把东西弄撒了……

每年都是这样，年初一吃过早饭，父亲都会带着狗去给爷爷奶奶的坟头压点纸，然后再带我们到生产队的晒场上去。这个时候，只有母亲在家里收拾碗筷。为了保险起见，我懒洋洋地跟在小伙伴们的后面。可是，我恰恰想错了。小伙伴们没有洗劫桌上的花生瓜子，而是直接扑进房间里，把床上的被子枕头掀了个底朝天。年前母亲才给我缝制的新衣服，也没能幸免，让他们随手扔在了床角。

这么多小伙伴来我家，母亲果然没有责怪。母亲一直用笑眯眯的表情，保持着一个女主人的宽容与厚道。但孩子们接下来的举动，却让她大吃一惊。作为一个长辈，她不能容忍孩子这样胡来。

“嗨，你们在找什么呢？”

“你家的狗。”

“狗……怎么会在床上呢？”

“你家的狗，不是要在床上午休吗？骗子——”

“骗子——！”

金黄的阳光透过窗户，簌簌地落在床前，屋子里满是凝重的呼吸。就在小伙伴们脱口骂骗子的时候，不仅我笑了，连母亲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肥硕的蚂蚱

秋分一过，在几场湿漉漉的露水滋润下，稻田里的蚂蚱就肥了。

秋无疑是装扮原野的高手。蛰伏了一个夏天，养足了精神的风变得极有涵养，轻柔得如同一个富态婀娜的少妇，让绿油油的原野一天天变得富丽堂皇。

这样的时节，正是各类昆虫展翅亮嗓炫技的好时光。和夏天躲在树枝上卖弄歌喉的鸣蝉不同，跟鬼精灵一样在空中游弋的蜻蜓

也不一样，蚂蚱有它独特的技巧。抽准时机，两条粗壮的后腿一蹬，簌的一声飞出去，在明媚的阳光下，噗噗噗张开红黄相间的翅膀，悠悠然就划出一道色彩斑斓的彩虹。

肥硕的蚂蚱，煎来吃炸来吃烧来吃，是那个年代难得的美味。

那些躲在草丛里的蚂蚱，体态略显笨拙，一旦有风吹草动，双腿使劲一蹬，拍拍翅膀就飞走了。他们飞行的距离并不远，但要想把它捉到手，说不定摔几个大筋头还是搞不定。

弟弟却不一样。弟弟那时虽然还不到八岁，却是捕捉蚂蚱的高手。弟弟一天天长高，他已经把成天提着裤子的手解放出来，拿根细长的竹棍儿，在田埂上游逛。弟弟那几绺稀疏的黄发，在阳光下显得营养不良，但他在田埂上却矫捷得如一只撒欢的兔子。看见在草丛上养神的蚂蚱，弟弟轻手轻脚走过去，向前一扑，受到惊吓的蚂蚱已经抢先一步，蹬着双腿，擦着他的脸颊噗噗地飞了起来。弟弟收住脚步，抡起手里的竹棍儿，画上一道圆弧，嘴里念叨一声“着——！”照着蚂蚱扑棱棱的翅膀打过去，蚂蚱一筋斗就栽了下来。很多时候，弟弟看见蚂蚱，并不着急去捉，“呔”地一声惊起蚂蚱，再抡起棍子把蚂蚱的翅膀打折，成了他的囊中之物。

其实，这样的拿手好戏，原本属于我。

我有弟弟这么大的时候，经常扛着一根细竹棍，带着家里那只土狗，在田埂上闲逛。昏昏欲睡的午后，正是捕捉蚂蚱的最佳时机。那些大大小小的蚂蚱，在稻草丛里吃饱喝足，正在热辣辣的阳光下打盹。不过，此时的蚂蚱养足了精神，一旦飞起来，飞得又高又远。我手里的竹棍儿，就成了蚂蚱折戟沙场的魔杖。

很多时候，我会用一个细竹篓，把捉住的蚂蚱装起来。几只肥大的，丢进灶堂滚烫

的灶灰里焐上一阵，再用柴棍扒出来，此时已经焐得焦黄无比。把它的头一掐，再把后面粪门一扯，剩下的就是香酥可口的美食了。当然，再好的美味，吃多了味蕾也会发生变化，嘴巴也变得越来越刁，时间一长就不想吃了。

我去捕捉蚂蚱的时候，弟弟经常跟在我的后面。不得不说，他掌握的捕捉蚂蚱的诀窍，都是提着裤子，跟在我后面认真揣摩的结果。我到镇上读书后，不屑于捕捉蚂蚱这样的小事了。放学回家后，用开水泡一碗凉饭，再把家里那两头困了一天的牛，赶到山上去。我个头虽然不高，在家里依然是母亲最喜欢使嘴的劳力。背柴、挑水、烧火、喂猪以及到菜园里整地、除草、施肥、扯猪草……无休无止的农活儿，就像懒婆娘的裹脚一样，琐碎而绵长。到山上放牛，眼不见心不烦，自然就免去了这些婆婆妈妈的家务。

傍晚的太阳温情脉脉，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山谷的每个角落。伴着寨子里的缕缕炊烟，以及弥散在空气中的饭菜香味儿，倦怠的太阳心满意足地从山顶一步一步往下挪。几个和我一起回家的孩子，前前后后把家里的牛吆了出来。几头牛踏着夕阳的余晖，在小虫子的唧唧欢叫中，伸出舌头尽情地觅食。

有了这份难得的空闲，我和几个同样大的玩伴捉特务、跳大马、撵山神、接力赛跑，用开心的嬉戏驱赶山间的幽静。时间就会用它的厚度，在我们欢快的笑声中，检阅着我们童年成长的足迹。不过，这个时候我已经迷上了水浒和西游，对《说岳》一类的读本，更是着魔般痴迷。其实，在寨子里老一辈家常里短的龙门阵中，我已经从他们乐呵呵的话语中，听说过诸葛孔明的神机妙算，听说过鲁智深武松的威名，听说过唐僧紧箍咒的厉害，岳飞精忠报国的忠烈以及瓦岗好汉的神勇。所有这些，我都需要在书里得到印证。趁着这难得的闲暇，我会静静的依偎在大树下，就着山上舒爽的风，遨游于

书海，和传说中的英雄心贴心进行交流。然后，在我的玩伴面前，尽情地演义这些英雄的神勇。

暮色缩短了寨子的距离，模糊了村庄、农田和门前的小河，催促着我们回家的脚步。几头牛已经黯熟回家的路，它们对山上更多的是恋恋不舍，甚至边走边用舌头把路边的嫩草卷进嘴里，磨磨蹭蹭一步步往家里挪。此时，在稍微平坦的斜坡上，我爬上那条牯牛的背脊，在它蹒跚的步履和不耐烦的喘气声中，用越来越浓的夜色渲染我横刀立马的威武。

看着弟弟扛着竹棍在田埂上闲逛的样子，再想想自己的过去，有时候我也想对弟弟说：好小子，你就好好享受吧，再过几年你就疯不成了！

事实上，弟弟又太把这当回事儿了，以至于一顽皮就收不住性子。比如这一天，干爹到家里来，就发生了一件事儿。

我小的时候，怕鬼，莫名的恐惧，经常半夜哭泣，已经很大了还会尿床。这让我的父母很担心。寨子里懂风水的爷爷，掐了半天枯树枝一般的手指，用几截污浊得油墨发亮的木块，占卜我人生的卦象。他们反复研究一个晚上的结果，一个远方的木匠成了我的干爹。有了这一层关系，木匠不仅成了我的干爹，顺理成章也成了弟弟妹妹的干爹。

干爹到我们家的时候正值午后。入秋以后的太阳多了几分温柔，稠密的阳光越过院墙，均匀地铺洒在院子里。有客人来，一家人都很高兴。母亲忙前忙后张罗饭菜，用地里的小瓜茄子白菜以及田埂上的嫩黄豆，维

系农家女人的尊严。父亲呢，把向一群小母鸡献殷勤的那只公鸡宰杀了，脱毛洗整干净后，就不再过问厨房里的闲事。两个男人吸着旱烟，在天南海北的龙门阵中，用朗朗的笑声交流着男人之间的惺惺相惜。当然，父亲还特意让我到寨子里烤酒的冯七公家，打了两斤散装白酒回来。

母亲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弟弟不见了。

这可不是好兆头。这个混小子，往天这个时候老是嚷着肚子饿，巴不得早一点开饭。可是，他到哪里野去了呢？

“小老实——！”

“小老实，吃饭了呀！”

母亲连忙出了大门，大声喊着。连喊几次没有回应，母亲急促的话音里就有了哭腔。

这混小子，会不会到河边疯去了。两个月前，寨子里有家人吃晌午，才发现孩子没回来。当母亲的一路寻过去，在河边深塘处看到孩子脱下的衣服，惊惊咋咋把寨子里的人叫过来，打捞起孩子，就只剩呛天呼地的份了。

父亲听母亲的声音不对，正准备出门看过究竟，门外传来了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回来了——”

“你又去哪里疯去了？嗨，你这个混账东西！”

“喊啥喊啥！”弟弟冒着热汗，一溜小跑进了门，没好气地说：“我去拿几只野味，好给干爹下酒！”

弟弟说着，笑咪咪地从包里掏出了十几只肥硕的蚂蚱。

责任编辑：黄薇



落日 (外一篇)

张鑫吉

假如在龙门的话,傍晚的时候,“卖包子馒头”“酸辣粉凉面”的叫喊声会从大喇叭里传出来,伴随着小三轮的来去逐渐响亮又逐渐淡去,那是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候,夕阳朦胧黯淡,放学的学生背着书包在路上追赶,提着菜的阿姨不慌不忙返回家中,我站在空无一人的阳台,等待一天的日子落下去。

那一天天的日子就真的落下去了。

站在那样喧闹得恰好温柔的黄昏里,一种所有的事物都在随着落日西沉而消逝的悲痛感让人无法自拔。

伫立于二〇二一年夏季中的某个夕阳里,我为那个头脑中的落日虚构了一个又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说天空上方密集的归燕、楼下的母亲的谈笑声、某家客厅里电视机闪烁的灯光……这些突然涌进脑海的画面让我迷失了回忆的方向,我开始意识到令我着迷的也许不是那个黄昏,而是由那个黄昏勾起的汹涌而来的寂寞。

是刚刚的事情,楼下突兀地响起一阵刺耳的喇叭声,收二手家电的小广告顺着窗口聒噪

地飘进来,我放下手里的活计,立地竖起耳朵去听,突然一阵细软的风吹进来,漫不经心地将窗帘的一角扬起,一片斜阳就那样猝不及防地扑到我的身上。——刹那之间,我在一阵恍惚中迷失了时间的边界。遥远的过去和我愣在狭窄的阳台上,这一个瞬间就这么毫无关系地连在了一起,我猛然回忆起自己曾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回忆起另一个狭小世界里的喜怒哀乐,回忆起在过去的无数个落日中的抬头仰望。

龙门的落日总是走得那样沉闷,平淡且乏味,我们往往是在打闹奔逐的间隙里停下,站在街道的一头,向地平线的方向眺望,日光很快地暗淡下去,钴蓝色的天幕一寸寸地拉上来,老旧的路灯开始一丛丛地点燃黑夜,路灯下行人的身影也是一粒粒的,影子拉得半条街那么长,像人心深处的寂寞,在浓稠的夜里野蛮生长。

落日多像具象的死亡。

念高三的时候,隔壁班一个女生因肺炎去世,校园里一时暗流涌动,那一天的落日格外

昏黄,我和同桌牵着手在校园里散步,死亡的概念一点点在心里变得清晰分明。——对于大部分人而言,一个人的离去,不过就像出现在生命中无数个普通的一天中,你甚至不曾注意到的某一场落日。

后来我突然想到,所谓的日薄西山,一定不是长河落日圆那种壮阔磅礴的落日,也一定不是夕阳无限好的落日,甚至不是龙门沱边上洒落江流的落日——总之,任何金碧辉煌光鲜美丽的落日都不属于日薄西山这个词所指涉的范围,属于这个词的,是无数个你生命中无法回想起来的夕阳,是无数个像一片轻薄的云一样被吹走的记忆,是用最不引人注目的方式悄然落幕的生活场景,一如我们生命中绝大部分的光景,庸常、平凡、寡味、落寞。

这真是一个悲凉的词汇。时间的筛子抖来抖去,我晚熟的、沉默的、内敛的童年,剩下那么多沉默的、内敛的、一言不发的黄昏。

当我从外婆家的小小院坝投射出远眺的目光时,我没有任何对于黄昏的想象和思索,山峦重重,雾霭沉沉,四川盆地的落日在大坪山里毫无新意地重复上演,狗吠的回声在山间四面回荡,荡得我的一颗心空空如也。那时候的我坐在小小的木凳上,听着时间的尾音悠悠然落下去,以为星辰万古,时间静止,那一天的日子会永远重复。

去年腊月,我认识的、不认识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聚在了这个小小的院坝里,记得薄云蔼蔼,日头依旧很不明朗地垂在半空,外婆的黑白照片低低地挂在堂屋的桌头——我才一时领悟物是人非的含义。

夕阳落下,星辰缓缓升起时,外婆总会熏起一堆草烟,我就坐在那个小小的院坝里,摇着双脚等着热水到来。天上一红一绿两粒光点一闪一闪地飞过去。我问外婆,那个星星为什么会动,外婆说,那是直升机在飞,直升机是不是可以直接飞到家里?对啊,那我以后长大了,也要给外婆买一个直升机,想见你的时候,就直接开到这个院坝里停好。

外婆一直笑了好久。

一直到我毕业工作,外婆都还是逢人便要讲述一遍这个笑话。什么好玩的笑话足以让人记得几十年?那自然是没有的事情。她不过是爱她那个寡言呆笨的小孙女、词不达意的小孙女,轻轻巧巧吐出来那样一句美好的未来许诺罢了。小人儿的爱多么清澈热烈,多么蛮不讲理,一句话让人念想半辈子。

后来我看着一铲又一铲的土扑哒哒落在棺材上——以后再没有人给我念那样的陈年旧事了。

和家人从山上送完葬下来,看表,是凌晨五点,群山仍被雾霭缭绕,一轮弯月却分外明朗,我黯淡的童年落日,我闪闪发光的天方夜谭般的星夜,竟然是结束在一片寒意砭骨的月色里。

那日子是真的一天天地落下去了。

文字的意象

偏惊物候新

所谓文学的心,其实是对生活的敏锐;所谓对生活的敏锐,其实落在一个“惊”字上。杜甫言诗云:“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就算是诗人,为“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蘋”陡然心惊这样的事情,好像也要独独在宦游的时刻才尤为瞩目——远离了平日的热闹,独处就成了语言的催吐剂。

热闹汹涌的人群中,“惊”是不容易的,就算“惊”了,往往也要好好隐藏起来,以免让伤春悲秋的自己显得大题小作,从而陷入不合群的境地中。而那些在繁华热闹中被淹没的转瞬即逝的情思,只有在独处寂寞的时刻,才能被好好安放、整理,去细细回味起那一天的大风是如何吹面、层云如何翻滚、落霞又是如何猛烈地燃烧。

也是在独处中,我们对事物的感知变得加倍敏锐,正如同动人的诗篇总是去国怀乡,总

是他乡游子,总是边关落日,总是登楼凭栏,我们的感情总是在一个“惊”字里定格:人间故土,小雨他乡,秋风落叶,长沙落日,灞桥折柳,白雨轻舟荡,荡的也是说不尽的莲子清如水,寂寞相思愁。

在孤独里无限放大的纤细感知中,为世界呈现的磅礴的神秘惊心动魄的一刻、潸然泪下的一刻,都是极大极大的寂寞。那一瞬间内心翻卷的天风,将你永远地隔绝在世界的铁壁之外,你惊诧了、狂喜了、迟疑了,但是无人知晓,表达的通道被完全切断,在浩瀚宇宙中的某个时间和空间里,只剩下你只身一人,和被隔绝在那一刹那中无法出口的语言。

花楹

第一次把“花楹”这个名词和冠盖蓝紫的“花楹树”结合起来,已经是大学的事情了。

毕业季的招聘会场人头攒动,到处是不合身的西服套裙迈得刷刷生风,左脚焦虑右脚豪情,一步一步踏出青春的终止线。巨大的蓝花楹树静默伫立一旁,然后毫无预兆地盛开。古老遒劲的枝干张开数十米的伞盖,以极尽铺张的姿态展现出应该存在于梦境中的遮天的蓝紫色。——鲜花的紫或许确是容易给人以美到失真的错觉,青春无限的人踩在满地的迷离梦幻上,变换着姿势拍照留恋,总给人一种时间不真切的痛感。

因为四运的蓝花楹,从此,我所见到的蓝花楹便都成为了一种“意象”——离别、毕业、或者伤感,或者说肆无忌惮的青春完结。

如今炳三区的街道两旁种满了蓝花楹,这

是大学时代时代的我从未料想到的。——因为那株巨大的蓝花楹曾经如此独特,代表着百年沧桑的时间,和8000亩土地上独一无二的珍贵。今天我再看到蓝花楹花瓣盈盈地飘落,总想起重庆炎热的毕业季,想起匆匆而过的欲望焦渴的青春。于是我转身向前,却总是撞上反复出现的过去;扭头向后,又看到无法被珍惜的当下;最后只好低头向下,终于看到镜中水月,照见把玩琐碎哀愁的人充满可悲。张枣有一句漂亮的诗:每当想起,一生中遗憾的事,梅花就落满了南山。这样一想,或许蓝花楹就是我落满了南山的梅花。

说到“意象”,真是很美的词,让我想起在公选课上初次登台试讲《再别康桥》中的意象时的紧张,也让我想起狐狸眼里风吹麦浪一样的金黄头发,想起独一无二的玫瑰,和日迟慵起的美人画蛾眉。所谓意象,用语文的说法,是赋予了主观情感的客观事物,比如壮阔的朝日、萧瑟的秋风、悲哀的黄昏、离别的画船。其实你听听、看看,假使没有和他共同看过那场别离的蓝花楹,谁能知道你凝视别处的花瓣时,心中裹挟着怎样的天风海雨呢?——所谓意象,其实是人和世界在讲暗语。

我们用情感结成与世界独立的纽带,倾诉着无法被共情的感受,试图用语言去还原和找寻那些,已然失落的、在过去中消散的某一个瞬间。我想要讲述的那一场烟花,那一场飞扬的飘絮,那在山风中失落的果实,如何能确切无差地表达呢?那些你失去的怀念的一个个瞬间,真的能在话语的窠臼中被感受被认可吗?

责任编辑:黄薇



梦回马鹿寨

谭明发

曾经为一段梦想，你仗剑走天涯，走过千山和万水，最美的美景仍是故乡，马鹿寨，就是那故乡中最美的梦。

从米易出发，沿安宁河顺流而下，一路青山相伴入得石的二滩库区，逆水而上，行十余里山路，跃上葱茏三千丈，更是美妙神奇的高山明珠，帝王牧场——马鹿寨，马鹿寨海拔二千六百米，集高山草甸、石林、天坑、溶洞、星空、天池、史迹于一寨。

梦幻草甸

蓝天下，白云里，万顷碧绿散落人间，八月的马鹿寨如一块碧玉翡翠静静地躺在二滩湖的身边，站在群山的怀抱里，高低起伏的绿色天际伴着黄的、红的、紫的、蓝的野花……草地野花精灵般地闪耀在你左右，你会惊叹于上苍的神奇与造化，在纷繁的社会里，这绿色多彩的草甸如一簇簇温柔的故乡之梦，簇拥着你的内心和肉体，让你忘情于世俗的烦恼，宠辱皆忘。早晨醒来，一碧万顷的宁静裹挟淡淡的花香，在微风的吹送

下，脚下小草戴着七彩的珍珠。

小声低语，你可以明眸微闭，展开双臂，一头扑向自然的怀里……这里有日出千山的辉煌，这里有午后美玉的宽广，这里有黄昏落霞的绚丽，这里有入夜万籁俱妙的星空，碧色无言，草色入魂，相信在这万顷碧海中，你会拾回你曾经遗落的梦。

如歌石林

神奇的石头会唱歌，马鹿寨的石林就是一曲大合唱，他们从梦中亮出褐色的嗓音，高八度地吟唱出一曲曲高山流水，奇花争鸣，百鸟朝凤……马鹿寨的石林高如巨人，低如牛羊，或站立或卧伏于草地之上，或成群结队，组成百人团千人团万人团的阵容，你走到哪儿，哪儿就有它的跟随和吟唱，在碧绿与白云之间，马鹿寨的石林无疑是大自然伟大的站立，他硬朗而不失亲切，冷峻的面容下有着温柔的呈现。

你可以亲近地拥抱它，抚摸它，或者躺在它的身上，感受亿万年前自然的成长，在

高低错落的音符里，马鹿寨是一曲梦幻的旅途，温婉的乡音，于清晨，于午后，于黄昏，于星夜你都可以身临其中享受那一首古老又美妙，神奇而柔情的天籁之歌。

魔幻天坑

自然无私的馈赠，使马鹿寨更具有魔幻神秘的色彩，分布于高山草甸中的无数天坑让美丽中又多出许多神奇，天坑这一魔幻的大自然产物是上苍遗落人间的魔迹，它们有的三五成群，有的一坑独秀，有的浅而易见，有的深不可测。阴阳无迹，左右逢源。天坑是一种地质运动的结果，是地下水体切割山体使局部石灰岩山体塌陷而形成的一种喀斯特地貌。站立天坑之沿，你会惊奇于大地的鬼斧神工，天造万物而不语，坦荡中不失神秘，如果你是一个勇敢者，马鹿寨的天坑无疑是你的挑战者。

神奇溶洞

马鹿寨有一溶洞，又叫蛮王洞，世人称其为蛮王所居，传说是有限的而洞中的世界是无限的，洞高约三十米，洞口巨大，仿佛要一口吞掉这漫山神奇。蛮王洞是水体冲陷而成，地表水进入洞里而成地下水，据当地人讲此洞幽

长，无人能贯通，洞前是一个起伏的山陵，山沟里是奇石、玛瑙，草坪中有药材、古树，漫步其间你可以寻宝采药，问道天然。

进得洞来，门口巨石相候，侧身而入，仰头间，便有一洞通天，名通天斗。下探数十米，入洞底，见水流，沿溪行，洞入黑暗中。由于马鹿寨尚处在开发中，此洞还未照明，不能深入。但洞中岁月肯定是你无法想象的世界，于未来，等候你的到访。

牛郎的天池

在马鹿寨山之巅，一池碧水镶在白云里，池方圆约二十余亩，呈弦月状，深浅有度，四季不涸。

传说牛郎放牛至此，每天放牛入池，为戏水沐牛之用。又传说天帝颛顼牧马至此，为洗尘之用。无论何种传说，高山之巅，草甸四野，一池碧水如珠泪，如梦幻镶嵌其间，都不失游人必去的景点。

走出马鹿寨的俊秀清美，石峰残亘，天坑地漏甚至朗朗星空，漫漫草绿。登岩四望，群山如黛，一池碧海安静地泻在它的额下。马鹿寨这上天的恩赐如沧海遗珠，仙女滴泪，瑶台琼花点缀在攀西裂谷，静美而璀璨，温婉而俊秀。

责任编辑：黄薇

“传承三线魂·奋进攀枝花·献礼党的二十大”专辑

绿叶的记忆

沈国凡

前些日子,在老伴的动员下,每当晚饭之后我们就拉上窗帘,将路灯昏暗惨淡的光线关闭在窗外。然后坐在一起,一边吃着花生、瓜子,一边观看央视播放的电视连续剧《人世间》。

那些花生瓜子都是过年时买的,由于女儿全家今年没有回来过年,我们老两口吃不完,现在正好拿出来享受——那清脆剥开皮壳的声音是多么动听!

我们看得很投入,很激动,因为我们同剧中的人物,有一段相似的人生。

我在二〇一九年曾出版过一本书——《情系大三线》,沉沉的四十万字。这本被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的图书,是我青春的记忆,更是当年理想的放飞。书中写了近两百个参加“大三线”建设的人物,他们都是我的家人、领导、同事和工友,出版后曾产生一定的反响。

有一天晚上,我们正看《人世间》,看到周志刚在“大三线”建设的崇山峻岭中,背着一只背篓去贵州看他的女儿的情景时,我的手机突然响了。

打开一看,是《情系大三线》的责任编辑发来的:“电视剧《人世间》里那个支援大三线建设的父亲周志刚,让我突然想到你在《情系大三线》中写到的你的岳父——那个支援大三线建设的‘超龄青年’曹国宽,两个人的性格还真

有点像。”

我将责任编辑的这段话读给老伴听,她说:“哎呀,真的像呀!”

这样一来,我们观看这部电视剧的劲头更足了,常常是看完之后,还坐在那里久久不愿离开,脑子里不断回想着刚看过的剧情。

疫情之下,“囚笼”之中,夜不能寐,那就谈谈刚看过的电视剧的情节和人物,谈谈家里的那些人和事,谈谈当年轰轰烈烈的“大三线”建设吧!

老伴经常跟我谈起她的父亲,那个与电视里的周志刚有着相似外貌、相似经历、相似性格的父亲。

我与岳父的初次见面是在他工作的“大三线”某机车车辆厂的车间里。

那时,老伴在“大三线”的一所子弟学校当老师,住在我们机关办公楼四楼的单身女职工宿舍。这是一座四层楼的小楼,将一座小山推平后盖的。一楼二楼为机关办公楼,三楼为机关单身男职工宿舍。

有一天她跑下楼来对我说,要带我去见她父亲。

我一听就有些紧张,心想,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头,见面后他对我是否满意呢?

一个周日,老伴带着我出发了。

那时的“大三线”是多么荒凉啊!

我们顺着这座小楼绕了一个小弯就开始爬坡。

山坡上全是光秃秃的石头，一块块闪着深褐色的光。一道水沟从山顶顺着流下来，那水也变成了褐色，散发出一股铁锈的味道。水花飞溅到我们的鞋袜和衣服上，立刻就会浸下一个褐色的斑点——那是留给我们的青春的纪念。

爬上山坡，前面就是一条铁道，我们顺着铁道往前走。

铁道两边有些风景了，就是那些零零星星地长在岩石缝里的芭蕉树。它们东一棵，西一棵，从岩石的重压下顽强地长出来了，从细小的嫩芽一直长成了粗壮的大树，那宽大的叶片如同巨大的羽毛，在亚热带强烈的阳光下张开着，在风中不停地挥舞，不时还发出阵阵欢快的笑声。

看，有的芭蕉树已经开始结果了。

从这些叶片茂密的顶端，竟神奇地长出了一根粗壮的绿色枝干，嫩绿色的芭蕉，如同一只只小船，笑嘻嘻地悬挂在这根柔嫩而又坚韧的枝条上，亚热带强烈的阳光照在上面，“小船”绿幽幽的，可爱极了。

我很奇怪，这布满光秃秃的石头的小山坡上，别的植物都很难生长，可它们是如何扎下根来，并且长得如此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呢？

老伴当时花一样的年龄，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眼睛晶亮晶亮，见了人还有些害羞，脸微微一红，更让人觉得动人、可爱。那时的女孩子，都争着穿的确良衬衫，作为一种时髦，而她总是穿一件单位上发的蓝色工作服，洗得干干净净的，那是另外一种与众不同的审美选择。有人说她长得像日本电影《望乡》里的女记者山谷圭子，质朴而淡雅。

铁道线一直伸进了位于大山里的机车车辆厂。

老伴的父亲穿一件工作服，正在一台机器面前干活，手上满是机油。见到我抬起头来，看着我笑了笑，又只顾和几个徒弟一起埋头干活

去了。

未来的岳父中等身材，四肢强健，双手如扇，十指粗壮，握力稳健。他有一张国字型的脸，宽阔的下巴，整齐而白净的牙齿总是喜欢紧紧地咬着。

本来，他刚过了厂里规定的支援“大三线”建设的年龄，加之爱人生病，全家八口人，基本上就靠他一个人每月八十三块八元的工资生活，可是，当知道“大三线”迫切需要修理机车的技术工人去带徒弟时，却毅然决定“打起背包就出发”——他始终没有忘记当年日本鬼子进村，将全村人召集起来，让一只狼狗硬是将村里的一个青年人活活咬死的惨剧。

每当谈起这件事，他的牙齿就咬得更紧。

他不能再让别人到故乡的土地上来撒野，来杀人放火，他要用自己的努力，让孩子们的生活过得更好。当然，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同时，他也有自己小算盘，“大三线”属于艰苦地区，到那里去每月可以多发二十四元的补贴，这二十四元钱，对于他和家庭真是太重要了，这些钱可以用来为他下乡的儿子买一床厚一点的棉被，可以为他的女儿们做一件花棉袄，可以给正在上学的老（小）儿子买几支铅笔和大字本。

家里找遍了也没有一只可以用来装零散物品的口袋，家人只得用厂里发的毛巾给他缝了一只袋子。临出门，听说“大三线”的山沟天气比东北要热得多，四弟就从身上脱下自己的白衬衫送给他：“哥，带上吧，到了大三线用得着。”

就这样，他背上背包，挥手与亲人们告别，然后独自前往集合地点——鞍山火车站。

春节刚过，天空飘着雪花，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大地。

故乡无垠的雪原上，留下了他深深的脚印……

我坐在沙发上，听老伴回忆往事，我看见她的眼睛闪着泪花。

因为那不仅是他的父亲，更代表着那一代

周志刚似的英雄的人民。

每晚,我们都定时坐在电视机前看《人世间》,看英雄的父辈和我们自己的人生。

处于金沙江畔万山丛中的“大三线”钢铁基地,建设时由于交通不便,蔬菜水果等物资无法运进去,有时连酱油都没有,生活的困难是当代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父亲经常同建设者们一起,用那口坚硬的牙齿,啃吃着硬如石块的干馒头充饥,还要顶着烈日在工地上干活,从来都没有叫过苦,喊过累。

谈起父亲,老伴有说不完的话。

她说:“有一次工地出现事故,在来不及使用工具的情况下,父亲硬是用那口坚硬的牙齿,将一段麻绳咬断,使无数建设者脱险。他那口坚硬的牙齿很快就出了名。直到在一片荒原上用双手为祖国托起一座现代化的钢城后才回到家乡。父亲一手托着儿女,一手托着祖国,我为他自豪!”

老伴说,在参加“大三线”建设的艰苦日子里面,他同周志刚一样抱回了一条小狗,那是他的老伴带着老(小)儿子来“大三线”探亲时,花两元钱从当地老乡手中买的,他和工友们用自己省下来的饭菜,一点一点地将这条小狗养大。他们同小狗成了要好的朋友,上班以后,小狗就为他们守护家院。有一次,她在学校里参加活动后回家,山路弯弯,陡峭而险峻,亚热带强烈的阳光照着大地,地上的石头都发烫,她实在走累了,爬不动了,就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不一会儿,那条小狗就从山上跑下来,在她身边走来走去着,不时用鼻子嗅着她的衣服的鞋,亲昵得很。

就这样,他在“大三线”一干就是十多年,

这些年来,他钻山沟,住席棚,在金沙江畔的那片荒山野岭中棚居浊饮,硬是用那双粗糙坚实的大手,用那赤子一样的情怀,同他的工友以及千千万万的建设者们,在这片野狼出没的荒野上,迎来铁水奔流,钢花怒放,为祖国托起了一座现代化的钢城。

离开这片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已经十多年个年头了,岁月在时光的隧道中匆匆飞驰,转瞬他已霜染青丝,雪盖鬓发,当年奔赴“大三线”时交给他带徒弟的任务已经完成,一个个徒弟早已成长为机车车辆厂的顶梁柱,他可以放心地回家养老了。辽阔的东北大平原伸出热情的手臂,拥抱这个从远方归来的儿子。

然而,没回家时想回家,真正回到家里,他又时刻惦记着“大三线”。与电视剧中的周志刚不同的是,他还有三个儿女留在了“大三线”。那颗做父亲的心啊,自从去“大三线”后就被分成了两半:一半在故乡;一半在山沟。他和妻子如同两个领队,各自带着一群儿女,天各一方生活着。

于是,他每年都会从家乡跑到“大三线”来住几个月,看看那条熟悉的金沙江,爬一爬那些熟悉的山,会一会那些难忘的同事和朋友,当然,与三个留在深山中的儿女团聚也是一件乐事。

父亲是在黎明到来的时候去世的。

我曾在书里对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他一生做工,勤劳善良,远离名利,无论是在鞍钢还是在“大三线”,都在机车车间埋头做工,用自己的汗水和心血,推动着中国的机车向前奔驰,却连小汽车也没有坐过。

一个平凡的灵魂,从此走进了天国……

风雨矿区路

马晓燕

一

在我记忆的端头,三四十年前的矿区人,很少有穿浅色衣服的。那时,每到天干物燥的风季,坑洼不平的公路上拉煤车散落着厚厚的煤尘,风起尘扬,恣意扑在脸上、扬进眼里。那些年,矿区公路是矿区人心中的痛,弯窄路急,到处坑坑洼洼,汽车行走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如同跳摇摆舞一样,人坐在车里,也被颠得兔子般一蹦一蹦的。路上不是煤灰就是煤泥,没有路灯,一到晚上黢黑一片。

矿区人上下班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逢周末没打紧的事儿,一家人连门儿都不想出。

矿区人到市区办事或游玩,也得早早地乘坐公交车返回,否则过了公交车点,就得走上十里八里路回家。而居住再远一些的,比如大宝顶煤矿干巴塘、烂泥箐和太平矿大村这些地方的矿区人,就得步行差不多两三个小时路程方能到家。晚上,出租车司机一听到矿区都直摇头,即使多加些钱,也不愿意进入矿区。说,你们矿务局的公路十里八里连盏路灯都没有,充满了危险性和不确定性,到处都是“陷阱”,司机戏谑地说,进入矿区就如同进入“黑社会”。司机说得没错,不仅如此,如果车堵在沿江吊桥上,靠跑出租挣钱吃饭的司机就更

亏了。

由于没有出租车愿意驶入矿区,好些没有正式职业的矿工子弟便瞅准商机,买来面包车和摩托车从事客运营生,倒也养活了不少家庭。我认识一姓杨的下岗职工,妻子没有工作,他就长年累月地在矿区内跑出租,把儿子供到念医学院,日子过得平凡却不失从容。

那会儿,我爱人所在的企业也破产了,没有了收入来源,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爱人便买了辆二手面包车在矿区内跑出租,起早贪黑,很是辛苦,却也缓解了家里经济窘境。矿区内的出租车分很多条线,各自遵守着约定俗成的线路规则,既方便了矿工家属出行,也繁荣了矿区市场。后来,随着矿区公交线路逐步增多,路政部门便开始整顿矿区内出租客运市场,矿区面包车一部分加入合法化的运政公司,一部分改行从事其它营生。

二

矿区公路受攀枝花地理条件的限制,一面依山、一面临江(金沙江),路很窄,没有自行车道,偶尔看到骑自行车的,大家会像看稀奇一样侧身歪头多看上几眼。

那时,矿区通往外界的公路有两条,这两条公路分别是横跨金沙江的宝鼎大桥和位

于金沙江北岸巴关河与南岸陶家渡处的沿江吊桥。宝鼎大桥是宝鼎矿区连接河门口、格里坪地区的重要枢纽。但从宝鼎大桥通往外界要绕行几公里，且不通公交车，绝大多数车辆选择从沿江吊桥外出。如果这两座桥都断道，矿区就成为了一座孤岛。

但两座桥同时畅行的情况并不多。

宝鼎大桥不是今天检修，就是明天封路，还时常贴出告示，说宝鼎大桥是危桥，正在检修，通行时间另行通知云云。一年的大部分时光，宝鼎大桥都处于封闭状态。矿区成立了一个类似于路政处的机构，从各单位抽调人员天天把守着那座桥。我们单位工会一个五大三粗的小伙子就被抽调去路政处担任一个小头目，后来还提了干。宝鼎大桥的两端都打上了厚厚的水泥墩，上方安放着一根极其粗大的铁管，铁管的一头焊一个硕大的铁筐，里面放一块硕大的石头，再加上锁，防止车辆冲关。

另一座桥，就是横跨金沙江的沿江吊桥，吊桥北岸是矿区巴关河洗煤厂，南岸就是矿区中心腹地。吊桥是攀枝花早期建设的几座桥梁之一，于一九六八年五月竣工通车。吊桥的建造很是独特，单链加劲桁结构，单行车道，桥两边有仅供一人通行的人行道。由于桥梁某个时段只能一个方向通行，时常造成两个方向的车辆互不相让而堵塞。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沿江吊桥南岸每逢雨季，就会造成山体大面积塌方，将吊桥南岸一段约零点五公里的公路完全掩埋，清淤工作常常要耗时近一周。每逢此时，沿江吊桥自然断道，公交车只能从动力站绕道河门口，沿金沙水泥厂，最后从宝鼎大桥驶入矿区。

后来，矿区加大环境治理力度，进行生态修复，开展植树造林等工作，这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但事在人为，经过多年努力，该片区树木植被终于丰茂，那座老是塌方的山体

稳固了，山的另一侧还修建了四五栋矿区安置房。

三

我那会上班的单位要经过吊桥，每次坐在公交车上，都要祈祷千万不要堵车。为了上班不迟到，我时常六点半就出门，那时公交车班次极少，有时要等上半小时甚至一个小时也不见公交车，很是焦人。那时的老式公交车，最多只能乘坐三四十人，但司机常常将车挤成了“人肉饼”才关上车门，被挤在中间的根本不用担心停车或刹车时被摔倒，前后左右都把你围得紧紧的。尤其到了夏天，这种情况让女乘客很是尴尬。我时常听到有女人嚷嚷着“站过去点”“把你的手拿开点”“少给我耍流氓”之类的话，有时还免不了一翻唇枪舌剑。最可气最担心的，公交车还老是出现故障，停在路中间等待维修。一旦车抛锚了，车上的乘客就要下车，再换乘另一辆公交车。我时常是起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好在单位的领导知道这种状况，对上班时间也没太较真儿。

我所在的单位离公交车站较远，下车后还要步行约二十分钟。那会儿公路上拉煤的大卡车很多，和我关系好的一个小姐妹问我敢不敢去搭拉煤车到公交站。我说不敢，如果招手，人家不停车，得多丢脸啊！她说你跟着我就行，我来招手搭车。绝大多数情况，我们都能成功搭上车，有时运气好，还能直接搭到家。我归结为她长得漂亮，纯粹是借了她的光。

能挤上公交车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儿，多数情况下等车的人只能挤上三分之一，能成为这三分之一者，蛮劲和巧劲都得用上。但凡跑通勤的，几乎都得乘坐公交车上班，也有个别经济状况好的，会偶尔打个“摩的”（摩托车）或“面的”（面包车），但每月工资就百十元钱，首选还是公交车。

公交车上小偷盛行，矿区和社会上有些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蹭吃骗喝、没有工作的二流子把小偷当成职业，时常混迹于公交车、商场、

菜市场等人员集中的地方,趁着人多拥挤偷钱包,或将长长的捏子伸进他人的裤兜,或是用锋利的小刀划开他人身后的背包,动作极为娴熟。

母亲卖菜的钱就不止一次被这些二流子偷。我也遇到过一次,头天下午单位发的四十五元奖金,忘记从包里取出来放家里,第二天早晨坐公交车就被偷了,气得大哭一场。那时经常听到有人在车上喊钱包被偷了,司机、售票员、乘客大多不敢理会,只管把自己的包紧紧地护在胸前。这些人是团伙,有的穷凶极恶,还会持刀伤人,也有身强力壮胆子大的,会狠狠地“修理”小偷一顿,或是揪到派出所去。如今想来,那个时期的矿区治安的确不太好。二流子不仅偷钱包,还偷矿工家属饲养的猪、鸡、鸭和地里种的瓜果蔬菜。那些年,家里穷,母亲在“五七连”上班挣的工资少,为了贴补家用,家里便养了几头猪和鸡、鸭、兔子,还种了很多菜。父母生怕辛苦饲养的猪和家禽被偷,便紧挨着猪圈旁搭了张床,挂上蚊帐,轮番看守。

四

吊桥自打通车后,长期超负荷运行,使得这座桥出现不少问题。要么是钢架拉裂了,要么是钢架支座螺栓拉断了,要么桥面预拱从弧形变成折线形了。每次桥上堵车,整座桥便来回摇晃,坐在车上的人难免心里七上八下,生怕吊顶垮塌。吊桥时常处于检修状态,每次检修少则一月,多则数月。逢吊桥检修,另一座宝

鼎大桥则开放通行。矿区人都说,这两座桥似乎商量好的,你检修我就通行,我检修你就通行,配合很是默契。那些年,我时常从吊桥的这头步行至那头赶调头的公交车。几乎每天都要堵车,如果没有交警,堵的时间会很长。堵车大多是人为的,桥两岸第一辆车的司机都想加脚油门第一个冲上桥,后面的车看着第一辆车冲上桥,也加着油往前开,双方要么“会师”在桥的中段,要么“会师”在桥的三分之二处,时常就这样僵持着。有脾气暴躁的司机会直接跳下车,指着对面的车辆摆手让人家后退,但很多时候是双方互不相让,如果对方也是个火爆脾气,免不了要干上一仗,最后的结局是交警来处理。公交车司机似乎也达成一种默契,只要堵车超过一定时间,就让乘客下车步行至另一头赶调头的公交车,也不用再买票。

二〇〇五年,沿江吊桥结束“服役”被拆除,退出了连接矿区到市区的舞台,一座漂亮的双向四车道“法拉大桥”随之建成通车。矿区人说,沿江吊桥如果封存起来,作为一个时代和历史的见证,会更有意义。只可惜这座桥就这样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只留在矿区人的记忆中。

倏忽间已近四十载,矿区行路难、出门难、乘车难早已成为历史。高速公路通到了家门口,高铁近在咫尺,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起来的矿区人,大多拥有了私家车,周末或是逢年过节,手握方向盘,带着一家老小尽览祖国的壮丽山河,演绎着新时代矿山火热生活的壮丽诗篇。

碗盘往事

李刚花

在我家的橱柜里,存放着一口老式的黑色砂锅,那是几年前搬家时母亲扔掉的。我舍不得,又捡了回来。

砂锅极其乖巧,大小适宜,长着两只大大的耳朵,端放起来很是听话。用它炖出的肉软糯可口,煲出的汤鲜香味美,就连熬出的稀饭都有一股特殊的香味。它承载着我儿时美好的回忆,装着我们全家的欢笑。这样好一口砂锅,母亲却要将它扔掉。母亲扔掉砂锅的理由是,家里煲汤的锅太多,没有地方放置。看着这么好一口砂锅,就这样被扔掉,痛惜之余,不禁让我想起儿时那些关于碗盘的往事。

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盛装饭菜的碗都是用一种叫“土碗”的什物,土碗色泽灰暗,表面粗糙,看起来很结实,只需几分钱一个。一桌碗,用几角钱就可以买到。可那时候,家里穷,几分钱一个土碗也爱惜得很。每家都用一个竹编的碗兜子,高高挂在墙上。但总有摔坏的时候,大人还要为此怄一场。

特别是爷爷,要是你不小心摔坏了一个碗,那眼神要把你吃掉,紧接着就会拿着他的大烟杆给你打过来。然后嘴里一边责骂道:“你这个不中用的娃”,一边捡拾起摔破的碗,左看看,又看看,一副很心疼的样子。摔破的土碗,还舍不得扔掉,拿来当猫碗、狗碗或者用泥巴补一补,做泡菜坛的盖子。我是极害怕摔坏碗

的,每次吃饭都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碗就从手中滑落。

我的玩伴阿德,因摔坏了一只碗,他老汉操起手里的扁担就朝他扔了去,阿德躲闪未及,扁担落在脚上,痛得直叫娘。很长一段时间,阿德走路脚都是跛的。那时候,家贫,孩子摔坏碗挨揍是常事。

有一次,母亲盛好饭后,让我端到堂屋的饭桌上。灶房到堂屋,有一道高高的门槛,端着饭碗的我在跨越门槛时不慎摔倒,饭打洒了,碗摔坏了。母亲听见响声从厨房里跑过来,一把抓起从地上爬起的我,狠狠地给了我两巴掌。良久,我忍着疼痛,蹲下身捡拾躺在地上摔坏的土碗,瞬间觉得那根本不是土碗,分明就是一只“金碗”,超越了我在母亲心中地位置。

那天,打了我的母亲在厨房里伤心地落泪。母亲是打了我心疼难过而哭。那副碗是母亲背五十斤包谷,走了十里远的山路,去集市卖了换回的。

一九八五年,我们随父亲来到攀枝花宝鼎矿区,住在父亲用板皮和泥土混搭而建的棚屋里。父亲工资低,尽管母亲精打细算,日子过得仍是捉襟见肘。家里很少添置新碗,好些碗有了缺口和裂痕还一直在用。

一九九二年,我考上中专,父母拿出所有的积蓄,还管亲朋好友借了些,东拼西凑,总算为

我凑足了学费,再没钱为我购买住校用的生活用品了。水壶是家里那个老掉牙的铁皮水壶,那是父亲参加工作时买的,陈旧得可以进博物馆。没有饭盒,父母左思右想,最后还是父亲将他下井带保健的,有些变形的盖缝里还有些洗不掉的煤垢的特大铝饭盒给了我。到了学校,看着同寝室的女生饭碗都是漂亮带盖的花瓷钵,那些花瓷钵整齐划一地摆放在寝室的生活台上,唯独我的特大铝饭盒是那样的碍眼。

开学不久,学校要进行班级寝室标准化检查。检查的基本要求是:必须做到“五个”一条线。毛巾晾晒一条线,鞋子摆放一条线,牙膏牙刷摆放一条线,水杯摆放一条线,饭碗摆放一条线。每个同学都希望自己的寝室能检查过关,不为班级拉后腿,晚上回到寝室,大家都七手八脚忙碌起来,当整理到生活台上的饭碗时,目光都齐刷刷地扫向我的特大铝饭盒。良久,没人说一句话,就这样静默了一阵子。所幸,很快熄灯铃响了,大家都纷纷上床睡觉了。钻进被窝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像决了堤的洪水喷涌而出。

周末回家,我没对母亲说学校要标准化检查的事,只是说我想买个新饭钵。那天,母亲看了看我,什么话也没说。礼拜天下午返校,我两手空空回到寝室,室友们在寝室里欢快地说着自己周末在家的开心事,没人知道我心里的忧伤和难过。

上晚自习时,班主任老师说,下周五就要进行标准化检查了,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老师的话音刚落,同学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准备好了。”只有我不敢抬头看老师,更不敢看周围的同学。那次检查,我们寝室被扣掉了两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我的缘故。

第二个周末回家,我正想对母亲说饭盒的事,母亲拿出一个盒子,从里面取出一个漂亮的花瓷钵递给我。花瓷钵和同学们的一样好看,当我从母亲手里接过花瓷钵时,我看见母亲的手指缝里黑黑的,像是未洗净的煤灰。为了给我买这个饭钵,母亲天没亮就到离家很远的翻渣场捡拾煤块,天黑了才回家。积攒了近一个月,才买了这个饭钵。

那个周末返校,母亲一直将我送到车站。临上车时,母亲将花瓷钵递给我说:“儿啊,到学校一定要好好读书,穷不可怕,不努力才可怕”。到了学校,我丝毫不敢懈怠,母亲的话时时萦绕在耳边。“不努力才可怕”。四年来,我在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的同时,还抽出时间阅读课外书籍。每一学期我都获得了班里的奖学金,还时常在校报校刊上发表文章。

一九九六年,我参加工作后,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拿了一部分给母亲贴补家用,剩下的那部分,为家里添置了新的碗盘,将那些带有缺口和裂痕的碗盘彻底退居二线。买回新碗盘那天,我特意买了好菜,将父母安坐在上位,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畅谈往事,其乐融融。

后来,家中经济条件好了。母亲也总爱添置碗盘,特别是逢年过节或父亲生日,母亲总会买回些形状各一,花色喜庆的碗盘。“这个盘子形状好看,那个碗花色素净”母亲笑盈盈地说道。看着母亲眉开眼笑地分享她的喜悦,幸福顿时溢满心间。今年春节,母亲做了一大桌子菜,那些菜分别盛装在各种漂亮的碗盘里,看着丰盛的饭菜和那些漂亮的碗盘,儿时那些关于碗盘的往事又浮现在眼前,那些往事,是向贫穷生活的告别,也是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开始。

中国梦，你怎么这样蓝

单素奎

天是天蓝，海是海蓝
中国梦，你是纯蓝
你把我渴望净化，渴望激发的心
洗礼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激荡的向上、向阳、向光、向暖
你是梦的大写，是好梦的总和
凝聚了龙的民族的本能反应
容合了炎黄子孙最美好的意愿

你蓝给我看，总是蓝给我看
你刷一下神州大地的二维码
五千年积蓄的正能量空前爆发
掀起壮阔东方潮，惊涛拍岸
托起海量的美景，在阳光下灿烂
这蓝孵化现代传奇一排排一串串
这蓝澎湃着东方巨轮扬帆的浩瀚

读你的蓝，我像鱼儿一般
一次又一次冲上潮头浪尖
读你的蓝，展开心与梦的翅膀
我和鸟儿一起，一飞冲天

海阔天空，越飞越高，越飞越远
这蓝在下载一张张骄人的成绩单
国外友人频频喝彩，大声点赞
在地球每个角落都能听见

蓝色星球最抒情的蓝
这蓝装备最强动力、动能系统
泱泱大国领潮争先，勇往直前
南湖到天安门，一路多么艰险
特殊材料打造的红船行驶了28年
建党百年，驶入世界舞台中间
问大地，问长天，问过红旗漫卷
抵达中国梦实现那天，不再遥远

中国梦，你怎么这样蓝
鲲鹏展翅，巨龙腾飞舞动的蓝
牡丹花开中国美，扮亮的蓝
国家有力量人民有信仰追逐的蓝
操生花妙笔，画啊画啊画你的蓝
和最美歌谣，唱啊唱啊唱你的蓝
这蓝，抒写美丽中国美丽新诗篇
这蓝，展开人类文明新画卷

无限(外一首)

乔光伟

我拥有很多的无限
 比如婴儿的无限新芽乍现蓓蕾初绽的
 无限
 少男少女无限青春的无限“不负韶华,砥
 砺前行”的无限
 秋日里硕果累累,满枝收获的无限

我有白雪皑皑银装素裹的无限
 我有火树银花璀璨绽放辉耀世界的无限
 我有春风吹送,千家万户瞳瞳日
 鲲鹏展翅九万里的无限
 我有梅花桃花梨花樱花蔷薇花牡丹花紫
 荆花茉莉花月季花……
 花团锦簇香满园的无限

我有五千年生生不息华夏文明的无限
 我有老庄墨荀孟孔先哲的无限
 我有苏武诸葛亮岳飞于谦文天祥忠心报
 国楷模的无限
 我有以孙家栋、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等
 23位“两弹一星”元勋们为
 代表的“国家荣誉勋章”获得者们丹心
 映山河的无限
 我有大国“天眼”“墨子号”“蛟龙号”“山东
 舰”的无限
 我有大国盛世繁华伟大复兴彪炳史册的
 无限

我的内心充满力量希望无限
 再次的神示的春天来临
 而我拥有着这众多的无限

我这众多的无限属于中国,母亲的国
 所以我母亲的中国因这无限而昌盛蓬勃
 所以,我母亲的国是无限的

祝福您中国——母亲的国
 您拥有春天的无限,您拥有无限的春天
 您拥有无限春天的永远昌盛蓬勃……

春天词

我相信,一些词不会陈旧,一些词
 每时每刻都是新的,永远都是新的
 因为它们指向春天
 因为春天都是新的

因为春天都是新的
 因为我们热爱春天的崭新
 因为我们要赞美
 因为我们的赞美来自
 热切的内心和灵魂

所以所有赞美春天的词是新的
 所以所有的赞美也都是新的
 所以每一个春天也必定是新的

金沙江畔(组诗)

凡 羊

苦麻菜

清晨,囿于金沙江边的苦麻菜
轻轻拍醒身上的潮湿
望一眼灌丛里空着的鸟巢
此刻,正被温热的谷风盛满

草木有心,这些酷似《六金花》
《花木兰割草班》里的姐妹
紧贴青春火热的这片土地
宁心静气的凝视
银江大坝截流后
改善城市水域景观和取水条件
曾经暴露的江石
藏进波光微澜的鳞片下
如同她们,静静的
藏在历史里

钒钛

钒钛,授神的旨意
置于峡谷。这种铿锵的元素
抱紧火焰的汉字
将攀枝花燃成钢铁的国度

现在,我在矿山
看见钒钛睡在石头里

不分性别
岁月像一条河流
隐匿在它们的体内

我一次次的相信
这一粒一粒微小的元素
对祖国的爱无可比拟
用来承载
一种叫民族梦的复兴

以花之名

工人文化宫前这片绿化景观
大棕榈、夹竹桃、木槿、红花羊蹄甲
紫薇、天竺葵、悬铃木……
各自将名字别在腰间
渴望被人们认识。这片人造的风景
可以确定的是,所有花木都朝着
“花是一座城,城市一朵花”的风景
——绽放

点上有花,线上有景
“一心”“一环”“二带”“多岛”
春夏秋冬花开不歇
初心里是信念,使命里出画卷
这些争奇斗艳的花木
像一个个花篮

——呈现在峡谷的画布上

阳光与康养

攀枝花,又名“太阳城”,年平均气温19—21度,一个没有冬天的城市,百花常开,四季如春。

——题记

攀枝花,将一种暖暖的物种
饲养在峡谷。对于老人
攀枝花的冬天最美,他们说晒太阳
就像毛毛虫钻进领口
痒痒的,一棵树在心里生长
汪永兴老人形容,晒着太阳
就好像父亲将自己又一次举向天空
来自西安的唐忠义觉得
这种热乎乎的东西像包扎伤口的棉纱
此刻,他坐在椅子上已经睡着了
脸上的皱纹像一朵菊花

天空,几缕白云好像晒化了
这些来自各地的老人,僵硬的身体
像一壶凉水坐在炉子上
温暖的太阳,内外兼顾
向体内灌注万吨阳光
把老病的晚年变成快乐的康养
如今,他们正努力地将体内的词语煮沸
用最简单的方法
化瘀、疏寒、大道至简
他们的健康
——始终拍打着阳光的翅膀

参观三线建设博物馆

日出,像峡谷上空的一面锣
被脚步声敲响
鱼贯而入的人们
以敬畏的心情走进历史

一万余件文物
两万余张图片
不断串起人们回望历史的思绪
人群中,一对当年来自吉林的建设者
手里拿着国旗
追忆那段艰苦创业的岁月
不忘初心
在亓伟书记的塑像前
一名年青的姑娘久久不肯离去
我猜她是攀三代
知道亓伟爷爷的故事
“此件很好”的柜台里
《加强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报告》上
1965年3月5日
定格为这座城市永久的纪念日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
也是忠实的见证者
这一幅幅一件件
浸润着历史感的文物
充分展示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和波澜壮阔的历史
给攀枝花留下
丰富而又珍贵的文化遗产

徜徉在博物馆里
就是走在历史封存的时光里

静态时光

徐海涛

静态的夜里 群鸟飞过了夜空
她们 逆河滑行而匆忙
像极热衷的人 因疫情静控
一次次 渴求奔向宽阔的河床
顺着水纹的走向 秋深里
仰望蒹葭苍苍
就像白露栖息在大河
定格住静美时光

按下暂停键 一切皆静态
既使面对大片温柔 我也摒止呼吸
静候时间缓慢如流
等待城市解封的消息
于月落时分 梦醒
一道人间烟火和灯光阑珊
最美时光 停滞了多年
宽阔的街道上
一任秋风纵情狂舞
我看到 枫叶瞬间变得黄熟
伊人的秋眸 丈量
不仅一座桥的时空阻隔
却任月升 又月落

电话粥

静态三日 又三日
如隔三秋不能相见
你在下游 我在上游
岂止一条大河的阻隔

沿着江流的走向 想念如鹭群
白露时节 瞬间缈入烟云

静态下的生活
瞬间万物停滞 一层纸也能阻断万水
千山
电话如粥煮温暖 任时光煲暖而缠绵
重逢间的岁月馨香
从这头奔向那头
剩下来 想念
静待一道春暖花开

解封正遇白露节

清晨 阳光带着我上路
大片的金光冲破了阴云
以及云影下的霾影
昨夜解封的消息及时
如一只惊飞的云雀
穿越飞过金光万丈
喜悦的啾鸣声里 掩饰不住开心的快乐
秋色 因此通透了一些
白露时节 秋天好高鹭远
果实在枝叶间偷偷张望
疫来疫去 静态时光
爱情突然热烈而奔放
接下来的日子
可以纵酒 可以放歌
或者 让秋色留住静美的时光
醉你 醉我

大白(组诗)

温馨

静态管理

所有奔突的动词
都停了下来

静,一种明智的选择

渡口桥封控了
密地桥也封控了

班组群里的消息一直在滚动播放着
我不再恐惧,在家里
伺弄着花草

抬眼,窗外的公路上
川流不息的车流,也空出了道路

把树木交给了树木
把鸟鸣交给了鸟鸣

志愿者

志愿红在各个社区里穿梭着
协助核酸检测、卡口执勤、交通维护、防疫
宣传

他们就是一根根火柴头
只要不被雨淋湿
他们就会闪光,就会献身

而美团组成的二十六名骑手
飞驰在道路上
于一种速度和激情中
为社区运送物资
一种磅礴的气势,一身的豪迈

他们就是一捆火柴头,一束火焰
能冲出疫情坑道的火焰

大白

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连续工作六小时
不喝水不上厕所

“我的手抬不起来了”

“我的腰没了”……

他们依然选择坚持
用一种白抵御一座城市的疫情
用一种白守护万千百姓的健康

“老人家,靠近窗户一点,张嘴!啊……
大白”进了居民楼

“小朋友,不用怕,阿姨抹一下就好了”
大白坚守在小区的采样点位上

大白,极平凡的白
很轻很轻,也
很重很重

小区(散文诗)

——致共度时艰的所有人

普光泉

1

小区门口的体温计，“正常，正常”；一个个口罩有序进出。

小区里的树林，沐浴秋风与阳光。

静默的柚子和芒果枝繁叶茂；三个柚子两个芒果，相约走向成熟。

2

天气尚好。

那几棵香樟，静悄悄，抬头仰望。我站在树的旁边，以树的姿势矗立，呼吸一阵阵清香。

我细心揣摩树丛——与我同样，相信云白天蓝，相信瘟疫会被秋风扫落叶一样，早日一扫而光。

我相信，天佑子民——天有天文，地有地理，秩序恢复井然；

我相信小区的高楼基础牢实，像一座山望着另一座山；

我相信那些灰褐的低沉，也相信那些镇定的大白。这本身，是一种合理的搭配，坚定而稳固，仿佛树林的根系，在泥土中摸索，也在泥土中盘绕、相帮。

3

我毫不迟疑，选择相信。

相信众多树叶犹如芸芸众生，有模有样，所谓的绿树成荫，本就属于庞大的中国情境——绿水青山，鸟语花香。

相信气势，那里面，蕴藏着无穷的正能量，所有的蓄势待发，都与我和你，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服从与付出息息相关。

4

毋庸置疑，那些逆行的身影，那些志愿者，那些警察蓝，那些天使白……他们，定是悄悄把决心书写在了心上；

他们举起自己的心，风轻云淡，随一枚太阳，由初升走到偏西，却依然是那样，鼓起每一条经络的干劲，“防控，防控”，一如既往。

5

我相信有一种庄严，会使这秋日的夜晚保持宁静而安详。

我愿——小区温馨如常；

我愿——在小区里遇见他们时，彼此用手势致意，以眼睛问好；微笑间，带着无尽的暖。

而我，所遇见的都是最好的，在平和的心绪里，俨然遇见一个我自己——脚步轻盈，满怀希望。

抗疫律诗四首

居家抗疫

刘余嘉

疫情突发小区封,控级划分敲警钟。
邻里休教频觑面,亲朋相约对屏逢。
不愁生活物资断,早有专人戮力供。
各自居家功自现,认真对待莫疏松。

全民抗疫

张喜全

疫踏钢城万庶惊,筛查固守碧天呈。
一庭大白知君意,满苑秋花动子情。
市运昌隆驱疫病,党魂聚力救民生。
浮云散尽阳光丽,再谱新歌伟绩迎。

中心广场做核酸致敬白衣战士

杨少波

静默行来不避难,家山岂得任凋残?
白衣习习风中立,凤目盈盈镜后看。
且阻疫魔成放浪,但将微信报平安。
收兵解甲自归去,灯火长街未觉寒。

因疫情静态管理闲居家中有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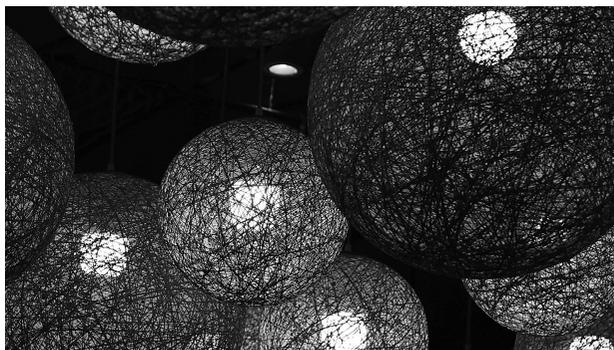
起万斌

疫情肆虐宅家中,且把寒庐当上宫。
砚墨诗书生雅韵,瓢盆锅碗乐秋风。
手扶文竹剪枯叶,身向阳台望昊穹。
华发盈头心未老,闲来提笔赋英雄。

本栏责编: 黄薇

繁体字

曾蒙



祁连山的雪

祁连山的雪，与乞力马扎罗的雪
高黎贡山的雪
是一样的雪。站在山顶
一动不动。

七月酷暑。途经祁连山
寒冷刺骨。对面的山峰
在雪的映照下，
闪闪发光。

而河谷就是深渊，
依稀可见一两个帐篷，
一两个牧羊人，在河的两边
生火做饭。

几柱炊烟
在谷底飘散。人世间，
仿佛迎接来了黎明，
持续陷入的傍晚。

黑与白

那跳动的灯火，将波纹重新梳理。
河边的船更加冷静，
风从旁边吹开了裂纹，
州河停在河中央，静止不动。
夜里的河水抽打着桥墩，

朴素的声音延伸出小城的水泥路，
当它转身，我并没有分辨出
黑与白、白与黑之间的差距。

其实这就是河水给予的回馈。
冬天寒风凛冽，呼啸呜咽，
倒是春风一吹，路边的人
仿佛大病初愈。

那腾空的草地，朝着迎面而来的
河流，先后都投入了
过多的力气，震耳欲聋的雷声撕开了
无数面孔，看起来有些着急。

穿堂风

我侍候的不止是穿堂风，从走廊来的
树叶悄然落下，
带着芒果的清香。
背后，我没有注意的墙壁
依然有着夏天燥热的气质。
这是我忘记的国土，
这是冰雪遗忘的角落。

我还侍候了缤纷而至的光线，
飘摇而至的光线，
从枝叶缝隙中间，渗透了出来，
晶莹、明亮，
凌乱、温暖。我从这些光线中间

穿行，仿佛穿越了春夏秋冬，
何乐而不为。

既然爱上了这偏僻的一隅，
这花果飘香的果园，
重新点燃了活下去的力量。
是什么，让一片荒芜之地，
有了无法逾越的围墙，那走廊
尽头，病人纷纷起身，加入到了
天使的合唱。

路牌

这些路牌炙手可热，
每一块都见证了商业里的经济学。
夏天的热度
让一座城市有了方向感，
让一条江与另一条相遇并深度融合。
来自小县城的人民与制度
当真能成为另外的故事会。
天真的峡谷，
总想成为咆哮的海洋，
绝壁般的人情，汇聚更多
燃烧的热情。
这一次，将解冻街道的界限，
中心广场与大梯道之间
互相致敬。
来自他者的世界
和石阶，能整齐地滑入夜晚的胸脯。
来自他者的会议记录，
将成为老师
讲述江山和财富。只有我
还在窗棂边，聆听淅淅沥沥的雨声
暗自神伤，我的那些兄弟
自绝于群众，在凉快的地方喝夜啤酒。

救赎

这不同寻常的一天从门缝开始，
我预测到了不朽的神灵。

从来没有胜利，
只有瓦蓝的天空拖住了乌云，
只有更大的洪流从河谷经过，
那更彻底的牵挂，
那不着边际的屋前屋后，
都被惦记，都被遗忘。
那寺庙，依然有隐士的风范，
那石堆，依然有群峰的肃穆。
只要坚持，夕阳一样会遇见彩虹，
只要坚持，朝霞一样会包围
晴朗的河谷和山峰。
我站起来了，
那后面的背影重叠了
更多的记忆。我停靠在公益性质的墙上，
我看不见更阔大的喜马拉雅，
看不见飘舞的哈达，经幡，雪
颤抖着送往朝圣的路上。
像一个古老的仪式，
熠熠闪光，此时
灵魂得到了救赎和安慰。

藏区

那是一次堪称奇迹的偶遇。
风信守承诺，将简洁的承诺
还给了风。忧郁的楼阁
响起了脚步声。
七月的海拔一样不会变，
谷底就是香格里拉，
一个镇子守候住了一块巨石。
即使感冒，也没有让雪山
沉寂下来。
即使夜晚，也有闪烁的灯光
让藏区变成白昼。
那蜿蜒的石头，要么耸立
在半山腰，要么与公路平齐。
那一半的寺庙，
扬尘而去。河水合拢处
显示出人人平等。
我甚至没有怀疑，是什么样的

人，才配得上这样的神圣
和安宁。
只有一种可能，
只有藏区，才能拥有这样辽阔的
福祉。只有藏人
才能越过海拔五千米的雪山
去讨要生活。

清澈

这是我熟悉的门庭，
一堵墙挡住了去处。
后面，是楼梯，转角处是厕所，
这是伟大的去处。
五月的阳光明显好于十月，
街边被不断扩张的市镇
挤压。我看见了
彝族的图腾，电线杆
漆上了三种标志性颜色。
这个名叫平地的小镇
仿佛支撑起了我的异乡梦
我的异乡梦有很多麻雀和蝙蝠，
属于清晨和傍晚，也属于植物
更加透明的支架。
远方的风车
带动了神的呼唤，远山的呼唤。
我一直描绘不出这样的节日
这样的色彩。
走出去又退回来，
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又一次目睹
金沙江的辽阔和神秘。
以前的浑浊，换成了现在的清澈。
仿佛我的青春，
翻滚出更加深刻的硝烟。

色达

空气中散发出色达的气味。秃鹫
飞了过来。天葬台迎来了
巨型轰炸机。
这是人间和天上的区别，

盘旋而下，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它可能不知道生死的意义，
但绝对以最大的赤诚
用最简单和直接的仪式，
表达对人类的尊敬。
经幡在山顶飞舞，
使劲吼出的那些音符，
只有在蓝天中翱翔的秃鹫
才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狂风暴雨后，一切又归于平静。
甚至连脚下的泥泞
也能感受到刺骨的寒冷
色达正午阳光的寒冷。

看见

我也有无花果的忧伤。这棵树
沿着自己的朝向
平行于住院部二楼。
站在三角地带的要道里，
毫无表情地伫立，
仿佛与医院结为一体，
仿佛成为病人的家属。
它命令了风，也听命于风，
在疼痛和疾病的世界里，
独自成为收割机。
站在树下，看着来来往往的
病人，
门诊与住院部之间
能不能达成协议，
互相吸收彼此，吞并彼此。
这些粗壮的树干，各自经历了
多少次雷击，我不得而知。
每次从身边穿过，
就像穿过邻居、岁月与风雪的
展览厅。最突出的
往往就是不经意看见的。

拖乌山

拖乌山也有自己的隧道，
也有不折不扣的山峰，那红叶
在半山腰燃烧，即使是十一月
依然拥有不可争辩的激情
与好强的性格。
我们穿行在拖乌山洁白的
谷底，大凉山显得渺茫
没人理会，身边的
野草做出小鸟依人的模样。
这无尽的典藏，延绵的群峰
与孤独的鸟群，
构成了拖乌山的血脉，
如此的巨大与纤细。
那倔强的阿咪子，用背影
展示了曲线与美。
这是拖乌山的风格，
也是拖乌山的深刻，
山水与魂灵
皆是大地秘密与馈赠。

繁体字

我自学了雪的知识和意境，
那雪也变得轻盈了。
我自学了人情世故，
阶梯也变得圆满。
而风并没有教会我开门的技术，
雨也没有教会我水滴石穿的
窍门。
只有迎着风吹，
我才体会风的坚持；
只有在雨中漫步，我才相信
雨也能泪流成河。
万物都有其伤心事，

人间没有更多的亭子，供你歇息。
一次醉酒，便能看破红尘，
拉黑不该结识的人。
你虽然做着减法，
人家一样写满了繁体字。
我在大凉山的隔壁，
望尽天涯路。
听一曲血洗的江河，
渐入梦境。

范围

我得到了更加纯粹的
离别之情，
绝大多数的石头表示不惋惜，
绝大多数的鸟群已不依恋群山。
那离别的号角吹响了山谷，
柳树与松柏
是这片坡地的主要植物。
正如它们的安静，
阐释了小河的流向和归途。
我不能用家乡的山坡来代替
这里低矮的峡谷。
这里的海拔完全能丈量我的身高
与体重。
我不会依靠在一座山
梦想光荣与未来。
我蔚蓝的前程是不是微澜涟漪，
这与我没有多少关系。
我能记住的前辈更少，
我能依靠的墙壁也被移出了
自己的范围。
我建立不了自己的帝国，
我却万分骄傲，我属于自己
的一片破碎山河。



我是一只再也飞不回去的青鸟(组诗)

荀永菊

青鸟

风推了一下，门前的拐枣树就绿了
我一回头，正好与
池塘边的栀子花撞了个满怀

稻禾总是在这个季节最潮湿
把清晨的露水怀揽在夏季

那些沾满晨露的豇豆，黄瓜，苦瓜
母亲摘了一大筐
此时，我看见
她把朝霞也摘回了家

多想长留故乡啊
可我在夜色降临之前
就要回到喧嚣的城市
没有翅膀，我是
那只再也飞不回去的青鸟

认领

我熟悉你褐黄而深厚的土壤
熟悉你天空里每一片祥云

熟悉炊烟下晚归的牛哞声
以及各家各户的开门声关门声

熟悉沟梁里、田野上
每一种植物
从瘦小到饱满的生命

一粒麦子从未想过
要成为最大的麦场，更没想过
会成为饥荒年的最大功臣

一粒被生活认领的种子
在雨水中发芽，在闪电中破土
我们认领它，土地也认领它

瓦檐

瓦的任务就是遮风挡雨
黑夜降临时
它盖住母亲的疲惫

清晨

母亲做了一个梦
父亲一直站着在门外

醒来时，雨正敲打着瓦檐

风的凛冽吹着村庄
瓦檐悬在沉默中

潮湿里，瓦檐咬破黑夜的嘴唇
老屋带着母亲的温度与湿度
在故乡的青山里，偏安一隅

棉花嘴

一块坡地，一个地名。来自
川东的一个符号，与棉花无关

我的童年在此逗留
饮下清晨沸腾的井水
把书包挂在村口的柳枝上
一个割草的女孩
常在拐枣树下写字

斜阳三分
铺上一地的碎金
路途很短，放牧的人
从山腰背回青草

黄昏切割疲惫。瓦檐下
是面带微尘的人
一生劳作，大多低眉垂手

一生行走的人
必念着一个地名
站在自家的门前
仰望父亲生前栽下的
拐枣树，泪流满面

深谙

拐枣树撑进云天里
这些年它和老屋深谙的话
直到今天有些许明白

时间的蛛网编织了多少年的梦
父亲就睡在故乡多少年的空虚里

母亲坐在父亲坐过的凉椅上
仿佛在倾听父亲生前
说过的话：死后，不烧纸
不要花圈，也不要唢呐
白事简办
母亲，笑而不答

突破

门前的池塘，因为
浮萍，荡漾的
水面已失去了诗意

堤上的草不停地
向水下推去
一张无形的网在水里蔓延

谁在乎这些
挣扎在淤积的沉腐的
网里拚命的鱼虾

仿佛此刻，谁关心
一个迷茫之人，在无助的
世界里寻找突破生活的
一块禁锢之地

坡地

在高空，仰望太阳是幸福的
丝毛草单薄，结出的草籽
供养瘦鸟。最好的花朵
不是红叶，但更像一场爱情
山峦与云朵接壤
使湖水更绿

最好的湖，必有莲花来映衬
最美的波纹，必是风弹奏的
碧水让脚步变轻

倒挂的山峦像水中的乳房
高根鞋在石头上写诗
那短暂的回眸
仿佛一束玫瑰

遇见绣球

青草连绵，众多的苦蒿
留不住一只蝴蝶
还有更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草
牛羊未见踪迹

往高处走，一点的白
一点的绿逐一呈现
山峦、云朵、树冠，在阳光的
聚焦下，一个个坐在坡地
它们都是被绣球仙子吸引了

粉红，淡紫，浅蓝的花仙子
草坡上没有缝隙
蚂蚁，甲壳虫搬不动这些欢喜

大片的绣球倾斜在山坡
风不轻弹胭脂的粉羽
骨髓里的血液蓬勃

它们的爱情自带烈酒

腾出身体的花蕊
试图打开娇羞、含蓄、别离
仿佛出嫁时温柔的新娘

玻璃桥

如果没有连接的索桥
空山飞渡的翅膀
只有鸟鸣才能穿过

站在桥头，恍若隔世
这座桥，左边悬崖，右边荆棘

此时，我看到了云雾，辽阔
看到了河流，叠嶂的山峦
这一生，我一直在寻找
一座能到达彼岸的桥

行走其上，我们都是恐高的人
对面女孩搂紧男孩
步步胆颤。仿佛我们的
一生，每走一步
都在摇摇晃晃



芳菲落人间(组诗)

陈 建

盛放的洋桔梗

很多时候,一些事物不带任何修饰
就能泛起涟漪,比如盛放的洋桔梗。
从花园走进书房,她学会了安身立命。

土地曾是她续命的良药,天空的蓝
是她眼底的清澈。南方的南是披风
任她美丽的裙摆踮起脚尖在暖阳下婀娜

没有什么天生就带着光,人和花一样。
懂爱的风,将种豆得豆种花得花交给时间
世事斑斓,每个生命都值得尊重和热爱

如今她将青春交给名不经传的诗人,这是
信任,更是赴汤蹈火的一生。诗人回到
桌前
靠耕耘一片诗田,把人间芳菲落在薄薄的
纸上

玫瑰时光

她从未提起来看我的一路艰辛
每想我一次,骨头就疼得揪心
后来她修长的身体无法回到原形
春风越来越低,人间越来越窄

热烈着,像河流一样持续。
带着奔跑的香气,在每一个清凉的夜色
眼睛里流出的爱恋,蜜一样的浓

隐忍沉静的她,用春天的温柔轻拂我的
哀愁

她执着于她的爱。我在时光的悬崖上
看见了她,将自己一片一片撕得粉碎
满山遍野的风,在低低呜咽
不知是在哭她,还是在哭自己

水仙花开

与春风一起抵达故乡,把宿命交给
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一朵朵白骨的火焰
与世无争,仿佛被爱着的人已经瘦如西湖
春风敲过所有事物的门。梨花落,桃花残
种下如大蒜的你成了这个末春的主题
有付出总会有些收获。美好如你,盈盈盛开
想探索身后绽放的秘密,却又隔着说不清
的距离

你有你的端庄和纯洁,明澈的眼神让人望
而却步
那么多人爱你,你只把芳香的忠贞留给你
爱的人

对待某些事从未弱不禁风,叶片的每一
点绿

都不敢让人怠慢,那是你厚积薄发的风雨
不蹉跎青春不负岁月,小小茎干撑起涅槃
那位青丝已白的种花人,再一次顺从了这
波澜

落满斑驳的宣纸,把这些都刻成了离别的
音符

昙花吟

总有一些事物在夜晚噬心而来,清风明月是画板背景,但主题生离是鲜明的你握紧仅有的时间,厚积薄发煽动书房里所有的词语。李清照的黄花瘦晏殊怜取眼前人,还有博尔赫斯老虎的

金黄

时间长出丛林,抽刀见骨或火中取栗残阳落山证明着生与死的分界线你悲情着你的端庄,阻挡夜在风里跑你不需要人世的甜言蜜语,有些痛已成

肉身

把伞留给需要的书籍、法则和寸草不生的

人心

只要没心旌摇荡,了无痕迹是无法抗拒的

轮回

虫鸣风响,饱满了你清冷孤傲的脉络没有一种绽放是永远,凋零即再生寡淡的夜接纳了你不可一世的清高只有我,把你的忧伤挂在月亮上

莲韵

多年前我也有含苞待放的青春人世的风一吹,就败了。它依然每年都是欢颜的模样,怜爱又羡慕

这片大地,现在是奔向绽放的星辰风在湖面缓缓长大,蛙声这根火柴点燃池塘。莲叶抚摸着另一片莲叶

每一朵拧开小浪花的声音,锁骨装满晶莹的珍珠,婀娜洒下光来

绾发髻对镜贴花,多想学它那样不管庭院疏茂,开得坦坦荡荡

荷喧

众荷展示它们的耻骨和天鹅颈彼此相望着,才不会觉得孤独这朵和那朵的寂静,风声来填满光照在它们脸上,亭亭玉立的骄傲不受尘俗约束的它们,唱出天使的嗓音天空蓝色的耳朵,到处流淌着荷喧的音符荷塘忘记了庄端的矜持,癫颠地歌唱着一处涟漪,经过赏荷的人拐了两道弯儿心一软,众荷嗓子眼里的香顿时细软荷由心生,每一朵荷都有独一无二的声音风声涌进荷塘,荷叶海浪般驶上岸来有些人看的不是荷,而是人生无法回到的

原形

本栏责编:黄薇

人生的长河总在破浪前行

——长篇小说《安宁秋水》的时代与地方叙事

李明泉 唐浩源

当代题材由于与读者所处时空相近，甚至人们都感同身受地经历过刚刚过去的境况，要抒写出既有同感又出乎意外的当代长篇小说，非常考验作家的认知水平和把握故事的叙事能力。这种“陌生化”的稀释和“距离感”的切近，使得不少作家望而却步。这也是我们呼唤更多现实题材、记录时代的根本原因。

记录和反映时代，有多种抒写方式。或从一个时代标志性事件入手，或站在社会发展山峰俯瞰形制变化，或选取具有引爆性的某一人物事件推及时代变革，或从某一地域全方位的变迁浓缩时代影像，深刻而细微地揭示时代走势和表达时代情绪，从而为时代造像、为时代抒怀。文学的这种时代使命感是值得人们礼敬的。

攀枝花作家李吉顺的《安宁秋水》

（四川民族出版社），是一部具有鲜明时代和地方特色的长篇小说，全书分为三部九卷约一百五十万字，以川西南民众生活为背景，主要反映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1986—2006年）中国改革开放浪潮的艰难发展和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

情节环环相扣，事件发展真实曲折

《安宁秋水》主要以张家四兄弟——张清明、张清泉、张清河、张清阳的成长经历与不同人生历程为线索，穿插他们对人生的选择，对爱情的思索，对命运的抗争。一九八六至二〇〇六年这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故事的起始就是家境艰难的张清明与糖坊老板女儿李晓雪倾心相爱，随着糖坊的破产，本来相爱的恋人不得不分开，饱尝生活的辛劳与家庭的困顿，甚至不得

不面临生命的无常。张清泉为了分担家里的经济压力,选择进入县城学习裁缝技术,经历了茶馆卖艺补贴生活、裁缝师傅被捕入狱、选入铁路护路连的一系列事件,同时穿插他与三位爱慕他的女子的曲折故事。张家其他兄弟从苍龙镇白龙村纷纷走出,在新的生活天地活出自己精彩的人生。

小说在故事的演进中,作者并没有试图让主人公张家四兄弟的人生一帆风顺,恰恰相反,作者更加追求事件的真实再现与曲折发展。比如当张清泉以精湛的军事技能获得军区比武第一名后,随之而来的并不是领导赏识、提拔以及与喜欢的女子长相厮守,而是在一场与车匪路霸的交战中牺牲,精彩生活似乎才开始就戛然而止,令人唏嘘不已,也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命运的无常与生命的残酷。此外,在故事的创作上前后呼应,后来成为苍龙镇镇长的张清明与养殖户张清河因为防疫工作闹得兄弟反目,直到经历接踵而至的风风雨雨,终于在张清河带人救出落水的张清明之后,兄弟二人才冰释前嫌。

人物刻画细微,形象塑造立体丰满

李吉顺深谙艺术辩证法之道,注重在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中去表现人物行为,从人物行为中反映人物性格。如李志豪的出场,是在张清河走投无路的时候施以援手,并且独具慧眼地发现其才干予以提拔重用,让读者不觉感叹其为人仗义做事公道,然而随着故事展开,慢慢他暴露其“笑面虎”的本质:为追求利益甚至妄图指使杀手、篡改医疗报

告、瞒报矿难伤亡、私吞入股红利,将张清河作为“替罪羊”送进了监狱。这样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

小说中浓墨重彩的人物是第二、三部的主人公——张清明。他从农技员,勤勤恳恳一步一步走到镇长、县长的位置,他造福一方,为官讲究原则、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也并非千篇一律。如有关土地缺少灌溉的问题,就积极提升基建水平,积极争取上级政府资金分配,亲自跑到帮扶单位寻求援助,以及号召属地政府的义务劳动等。在解决教育水平落后问题上,他敢于担责锐意改革,顶着教育系统的种种压力,落实教育考核制与教师下派,加大农村教育支配力度,稳步提升农村教育水平。但是作者也并非只说他的好话,在肯定他的政绩的同时,也写他的家庭问题——由于工作的繁忙,他忽略了妻子的下岗感受,也没有考虑当前家庭需要,最后导致家庭悲剧的发生,妻子因为食品安全事故离家出走留下女儿,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立体的人物塑造,不仅让读者感受到作者高超的角色勾勒水平,也为故事中人物的命运扼腕叹息。

紧扣时代脉搏,地方书写耳目一新

李吉顺在《安宁秋水》中将时代和地域融合的写作理念注入文本,并且从明暗、隐显处加以重点呈现。在明处,可从“国企改革”“商品粮”“两免一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具有时代特色的历史词汇中,让读者感受到时代的鲜明印记,与主人公一起感受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瞬

间；而在暗处，作家擅长从事物本身反映时代特色，如张清明、李清河、李清阳的座驾，从早期的永久牌自行车、嘉陵70摩托车，到后来的嘉陵125型、五羊125型，甚至是丰田越野车，都标志着科技的迭代与社会的变化，而这些车的品牌与型号，虽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却已深深埋进一代中国人的记忆里。

在对地方特色的描绘中，作者并没有坐在云端高高在上审视人间，而是俯身在大地上贯彻自己“在泥土中”的写作理念。一方面他在人物对话时不时会爆出四川方言俚语，让读者心生亲切，拉近与书中人物的距离；另一方面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把故事真正舞台的地理位置缓缓揭晓，这样精心安排的半遮半掩写作，既方便了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也提升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彰显抒写价值，深情表达精神风貌

李吉顺对故事中主人公的描绘与勾勒，既像他的孩子，深情脉脉极富期待，也是他作为一代人的感同身受，尽全力倾情书写属于他们一代人的“长征历程”。

在阅读《安宁秋水》“三部曲”时，我们会惊异地感觉，只要主人公日子稍有起色，那么一定会遭遇到变故，似乎多灾

多难的故事就跟四兄弟没完没了。也许，这正是作家借助《安宁秋水》所表达的真实情感，除了第一部中张清泉不幸牺牲，其他的兄弟们执着生活的态度与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如同野草一般坚忍不拔，有的兴办产业振兴乡村，有的为官一任造富一方，在社会飞速发展的不同时期，用自己的智慧与辛劳，写就属于自己的中国故事，体现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矜矜奋斗的精神风貌。

在整部小说中，李吉顺非常喜欢使用“天空”“天气”“长河”，来表达主人公或者主要人物的感受与心路历程，如张清泉在离开家乡，前往其他地方发展时，作者就说他的心情如同他眼前的河水缓缓向前，这既是作者洞悉人物心路历程的高度概括与归纳总结，也是作者对于相关人物在这二十年的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真实记录与深刻感受。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如同一条条中国故事的个人支流，相互交错相互辉映，最终汇聚成当代中国发展的长河，波涛汹涌呼啸向前。

李吉顺的《安宁秋水》通过时代与地方融合的叙事，给我们带来了审美“陌生化”效应和没有“距离感”的亲近，为当代文学画廊贡献了值得我们阅读鉴赏的人物形象。

责任编辑：黄薇

· 散文 ·

岭上王

罗无烟（广东惠州）

老剪家有一只白狗子。

一天早上，上莞山人才起床，还没有出门。白狗子就出去了，朝水井边方向。

忽然，凄厉一声短吠。

老剪家人闻声赶出去，再无响动。前后不到一分钟，只见一地雪白的霜，那只白狗子没踪没影了。

山中有老虎，上莞山人都知道。山路上大个大的脚迹，时不时的一堆粪便，都不是传说，是亲眼看得见的。

但那只老虎真正的样子，从来没有人见过，只能想象。

那天早上，是上莞山人离那只老虎最近的一次。

大家都想看看，看看那只老虎到底是什么样子。但又不敢出去，只能困在院子里想象。想象一只老虎趴在屋角头，或者后山哪个地方，撕咬那只白狗子。

他就像一阵风，人们看到了树叶子落下来，却看不到他。

直到一九六四年的一个下午，上莞山人才看到那只老虎真正的样子。

日头落山边子，上莞山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回到了自家院落。男子吵闲天，妇娘子做工夫，细伢子跑进跑出。

就在这时，长坞的半山腰——荒山和油

茶山交界的地方，一只黄斑虎走在横道上，“慢慢子走，慢慢子走。”

两三米长，一米多高，拖一条长长的尾巴。

他是从寒尾出来的，路过长坞，去塘尾的后山。

这是他第一次现形。

整个上莞山，一片寂静，鸡也不叫一声。各人家的狗都缩在院子里，两股战战。观音生家的一只乌狗子，直接吓出尿来了。

家家户户就这么一直看着，竖起两只耳朵，屏息凝神。

他自顾走他的路，慢慢子走，一脚一脚，慢慢子往前走。

走到山尖上，那块巨大的黑石头那里，再过去就是塘尾的后山了。

这时，有人喊起来，“打——老虎，打——老虎。”其他人也跟到喊起来。

当然不是真的要去打老虎，没有人敢去打老虎，只是想用喊声吓唬一下他，好让他走快一点。

但就在喊声传到山尖的一刹那，他突然停下来——不走了。

也几乎在他停下来的一刹那，整个上莞山一下子悄静悄静，再也没有人敢开声。

都直直地盯着，一动不动。

他微微转过头，往下看了看，只看了一下子，继续之前的步伐，慢慢子走，一脚一脚。

“老虎是岭上的王，哪里会怕人。”说到这里，父亲看着长坞半山上，那块巨大的黑石头，若有所思。

少年时，我去过上面砍柴，也曾在那块黑石头上玩耍。但我没有想到，从前的一天下午，一只两三米长的黄斑虎，在那里看了一眼上莞山人。

那是上莞山人第一次见到那只老虎，也是最后一次。

两年后，六岁的父亲，跟我祖父去长排

劈柴。

在一道堤坝一般宽阔的山麓上，老虎的脚迹清晰可见。一堆粪便拉在路中间，祖父摸了摸，还是热的。他抬头看前路，说了一句，“那只老虎进去了。”

但父亲放眼望去，一片老虎的影子也没有。

当时的长排，杉树有水桶那么大，树皮都起一层青白色。苍苍莽莽，“就像原始社会一样。”

那只老虎再也没有出来了。上芫山人找不到他的任何行迹，“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圆涵有一个李本芳，他会装置一种用线触发的机关，叫老虎弩子。射出的刀子涂了药。受伤要出血，老虎去舔伤口，然后，毒发身亡。

李本芳毒杀了四五只老虎，县上还专门派人来表彰他。不过，都是在一九六零年以前。之后，李本芳的弩子再也没有射到老虎。

父亲说的那只老虎，一九六六年依然出现在长排。

在一道堤坝一般宽阔的山麓上，那只老虎踩出一串醒目的脚迹，拉下一堆粪便，走进莽莽的杉树林。从此，他失踪了。

“不知道他去了哪里。”父亲重复了一遍。

“饿死了，”我说。我了解过野生华南虎得以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捉襟见肘，我只好打开百度给父亲念。

“这不可能，老虎是岭上的王。”父亲看着长坞半山上，那块巨大的黑石头，两眼出了神。

父亲对华南虎的强大，或者对赣南山区的广大，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自信。岭上的王，怎么可能饿死呢。饿死，是一个王者

——何其卑微的死法。

在父亲幽深的瞳孔里，我仿佛看见一只两三尺长的黄斑虎，拖一条长长的尾巴，踞在长坞半山的巨石上，俯瞰整个小村落。

吃晚饭的时候，我又问起那只老虎，想了解更多细节。

“其实，我没有见过那只老虎，都是你奶奶给我们讲的，当时我才四岁，太矮了，看不见。”父亲说。

“我也是在赣州动物园，才看到真正的老虎——你才生下来的那一年。”

点评：

惊心动魄开始，失落遗憾结束。散文《岭上王》讲述了上芫山几代人与兽中之王的恩怨情仇，文章脉络清晰，主题鲜明。透过文字可见人们在躲避着寻找，恐惧之中似乎又有着丝丝企盼，人类的色厉内荏在“悠闲”的老虎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当“李本芳的弩子再也没有射到老虎”，当“父亲看着长坞半山上，那块巨大的黑石头，两眼出了神”，“岭上王”的消失也预示着一个时代的消逝，这其中有人欣慰、有人失落。

作者的这篇文章成功之处在于引发读者的深度的思考——当人类用自己的恐惧与贪欲侵占自然界其他物种的生存资源时，是否也会想到自己同样会失去某些宝贵的东西。老虎的绝迹没有让“父亲”如释重负，反而带来一种深沉的失落。“王者”的消失是人类文明强大的明证，也是人类某些记忆消逝的哀曲。全文虽然字数不多，引发的思考更甚。

（四川省彭州中学教师 邹琳）

此心安处

张天爱（攀枝花市大河中学高一19班）

子夜时分，看到窗外灯火寥寥无几的高楼，我移开了眼，打开微信，发现表哥又发了一条有关乡村振兴的朋友圈，我只是嗤笑一声。

几年前，表哥大学毕业却放弃高薪工作，回乡考了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亲戚朋友都连连称赞，说这是铁饭碗，可我认为年纪轻轻就应该努力奋斗。后来县城里推行了什么政策，将几个小镇合并，表哥在那担任副镇长后，我才开始慢慢正视他。

几个月后，我离开了家乡来到攀枝花上学，临走前偶然见到了表哥。

那个山静日长的下午，妈妈带着我去邻镇拜访老友。一路上，青山妩媚，花溪潺潺，马路边稀疏点缀着几户人家，偶尔遇到一个小便利店，有良辰美景如此。我却叹了一口气——我深知这是经济落后地区的专属。

儿时无知，长大后愈发感受到乡村与城市的明显差距。于是拼命学习，希望有一天离开这里，去往更广阔的天地。

蓦地，思绪一下子被拉回现实——有两三个工人在前方桥段施工，车子被迫停下来。可是，我们竟在前方那群身影中看到了表哥！

我们下了车朝他走去。他一见到我们，又惊又喜又热情地打起招呼来。原来，是政府修整路段，他过来视察情况。表哥戴着黄色安全帽，工作服上面满是泥点子，脸和脖子被太阳晒得通红了，模样说不出的狼狈，短暂寒暄，约定好一起吃晚饭后，我们便继续前行。

车子启动了，妈妈非常开心地将表哥夸奖

了一番，我也被妈妈的情绪感染了，不由得展露笑颜。我们明白，表哥真的踏踏实实在为家乡做事。

“你表哥年纪轻轻就这么能干，你以后想干什么啊？”妈妈眼中含笑地望着我，语气里是掩不住的期待，

“我……”我低下头，竟是被问住了，半晌，像是做了个重大决定一般。我回答了母亲。

没错，我很想努力考个好学校，读研，然后趁年轻干出一番事业，然后带着家人去一线城市定居。

起先，妈妈面露自豪，可在听到后面时，她眼中却藏了点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微微发慌，以为妈妈不满意我的回答。一阵沉默后，妈妈叹了口气，说：“这里经济确实落后，可我们世代都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我只希望你以后能过好日子，这样妈妈就心满意足了。”

我沉默着，低下头，不敢看她。

很多年了，我过分看重家乡的落后，可我忘记了，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我渴望去到精彩纷呈的世界，殊不知，接受教育是为了摆脱家乡的贫困，而不是摆脱贫困的家乡。人，如果抛弃家乡，那他又该扎根何方？

匆匆拜访，又匆匆离去，来到了跟表哥约定的地方，远远地，我就看见他站在日暮里，露出一口大白牙，笑得温暖，耀眼，灿烂。

迷茫的心似乎安定了。我的眼睛被灼得只想流泪。就在那一刻，我终于看懂了妈妈的眼神。我想起亲戚提到表哥时满面骄傲，想起表哥头戴安全帽的模样，想起过往种种；我终于理解了表哥的选择。

我知道，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大学生，他们放弃高薪回乡建设，努力发光发热。如果人人像我，内陆人想迁居沿海城市，沿海人又要移民海外，那还会有谁来建设新中国？所谓乡愁情怀又何去何从？

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这片暮色寒凉中，泪水将我的心头灼得滚烫。

点评:

此篇短文，将表哥的形象鲜活地呈现出来，同时也将作者的内心世界进行了表达。文字清晰、流畅自然，没有“编造”的痕迹，让读者既能感受到国家乡村振兴政策给农村生活风貌带来的变化，也能体悟到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更能看到我国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所取得的巨大成果。

(攀枝花市作家 胡跃宁)

霸道的妹妹

阳俊辰(仁和区东风小学六年级三班)

指导教师:秦英

在大家眼里，我妹妹是一个活泼、开朗、可爱、天真、善良的小女孩，可是在我眼里，妹妹却是一个霸道、自私、自以为是的“大小姐”，她认为一切都应该听从她的，就好比整个世界都是她的一样。

记得有一次，我刚回到家，看到沙发上多了一个新玩具，我顺手就拿起来看看，妹妹看到我正在玩她的玩具，便大声吼叫：“那是妈妈给我买的玩具，不是你的！”我赶忙说到：“就让哥哥看一眼好不好？”她大声叫到：“不行，不行！它们不想跟你玩儿。”我说她：“你这么这么小气。”她居然反驳我：“你才小气呢！”还不忘冲我做了个鬼脸。

我生气地走出了客厅，走下楼梯回到了我的房间里，正当我准备写作业时，她忽然

跑了过来，打开房门，看到我桌上字典旁边的小汽车，眼疾手快抓住就往门外跑，我冲出去一把揪住她说：“这是我的小汽车，快还给我！”妹妹居然生气地说：“这是妈妈给我的！”我无比愤怒的告诉她：“这个小汽车在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就是我的了！”……

“哼！这是我先拿到的！”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她一把将小汽车的车轮给掰了下来，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反身跑回房间又抓起一支笔就在我的作文本上涂画，我使劲儿把她的笔抢了过来，狠狠地打了她一下，她便哇哇大哭，奶奶寻声赶忙过来护着她，嘴里还碎碎念叨：“一个玩具车车和一篇作文纸有啥稀奇的，又把妹妹惹得惊叫唤……”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霸道的妹妹还不许我上桌子，还对我说这是大家的又不是你的！我盛好米饭正准备吃，她又夺过我手中的饭碗说道：“这个碗是妈妈给我的！”如此蛮不讲理的妹妹，奶奶居然对我说：“你是哥哥，让着妹妹点儿，一会儿哭起来她又不吃饭。”

唉！这就是我的霸道妹妹。

点评:

初读此文感觉生活味十足，文字朴实又充满着童真童趣，特别是人物的对话十分生动、可信。文章开篇点题，小作者通过描写自己和妹妹之间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抢玩具、砸小汽车、画作文本、不许我上桌吃饭”，紧紧抓住妹妹的语言、动作和神态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把妹妹“霸道”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一个淘气又不失可爱的妹妹跃然纸上。文章结尾照应开头，篇末点题，一气呵成，值得一读。

(仁和区东风小学教师 秦英)

本栏责编:黄德俊

轱辘诗五首

中 秋

(轱辘体，嵌辛弃疾“一轮秋影转金波”)

刘余嘉

一

一轮秋影转金波，三五清辉映涧阿。
绮梦丝丝连广宇，诗情缕缕问嫦娥。
世人争说东坡月，吾辈常讴太白歌。
把盏凭栏邀玉兔，仰观蟾桂影婆娑。

二

佳节楼头凭望眼，一轮秋影转金波。
银蟾绰约看浮动，桂魄依稀由揣摩。
缥缈功名花落去，无情岁月水流过。
于今槛外看尘世，何必忧心感慨多。

三

团圆之夜煦愉多，楼外笙弦齐放歌。
满地晴光来玉镜，一轮秋影转金波。
饼香四溢犹堪品，酒醉三分兀自哦。
灯火辉煌连天上，凭栏尽览好山河。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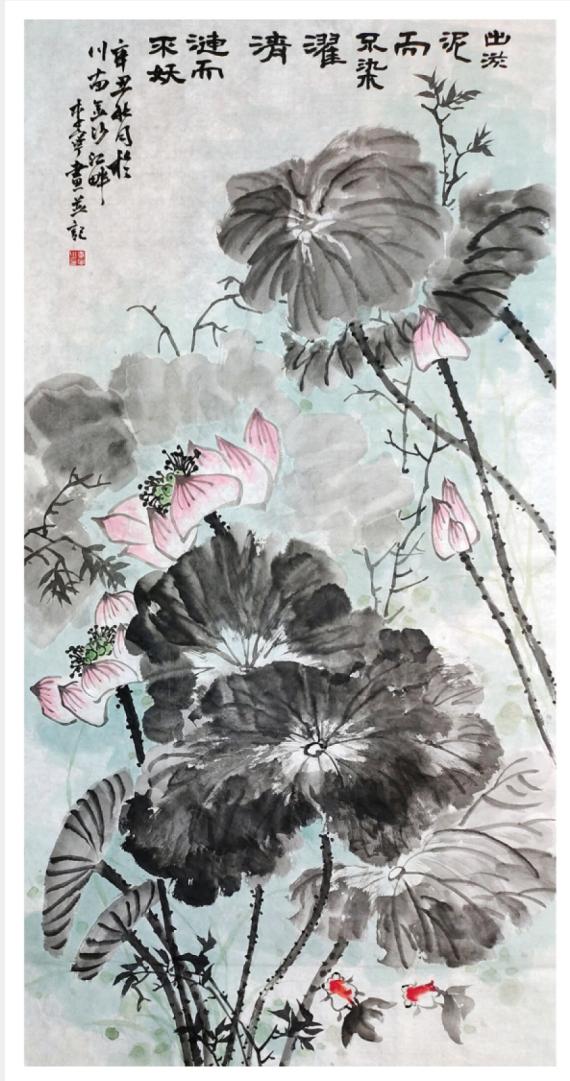
把盏庭中抚鬓皤，南飞数度雁经过。
荷残西浦枝犹挺，菊放东篱香溢多。
无那寒声垂碧汉，一轮秋影转金波。
年年岁岁此时月，深靚足供骚客歌。

五

时光如水日如梭，又到吴刚息斧柯。
丹桂花开香袅袅，青山翠敛郁峨峨。
不知谁遣太虚亮，试问怎将飞镜磨？
瑞气充盈圆月朗，一轮秋影转金波。

[诗词小常识] “轱辘体诗”，又叫“轱辘体诗”，是诗体的一种，杂体诗名。因诗的韵律如水井之轱辘架旋转而下，故名轱辘体。

责任编辑：黄德俊



▲ 《出淤泥而不染》 纸本 68×136cm

攀枝花文学

PANZHIHUA LITERATURE

主 管：中共攀枝花市委宣传部

编 辑：《攀枝花文学》杂志社

本刊地址：攀枝花市东区公园路6号

电子信箱：pzhhzazhi@163.com

出版日期：逢单月20日

主 办：攀枝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准 印 证：四川省刊内资第05—008号

电话号码：0812—3324435

邮 编：617000

印 刷：攀枝花日报社

(内部刊物 免费交流)